**目** **录**

[短剧八题 李龙云(1)](#bookmark1)

[土地无边 曾纪鑫(50)](#bookmark2)

[办公室秘闻(雕像的呼吸) 卫中(90)](#bookmark3)

[生命线 李乔(136)](#bookmark4)

[梦想的故事 郝国忱(166)](#bookmark5)

[强盗与经理 姜诚(183)](#bookmark6)

[非常麻将 李六乙(207)](#bookmark7)

**短剧八题**

-

**李龙云**

**大嘴儿〔儿童短剧〕**

时 间：正晌午。

地点：大嘴儿的下嘴唇。

人物：大嘴儿、黑蚂蚁、白蚂蚁。

场景：整个舞台如同两片巨大的嘴唇：垂挂在半空中的 大幕是大嘴儿的上唇，椭圆形的台唇是它的下 唇。上唇——半卷着的幕布经过稍加修饰，上面 布满褶皱，使人感到龟裂的嘴唇像一片古庙斑驳 的墙皮；而椭圆形的台唇伸出台口，像是松弛的 下唇耷拉到人间。两片嘴唇沉重古老，透着一股 以不变应万变的气势。

〔幕启。正午的太阳洒进剧场。

〔两只蚂蚁倚靠在大嘴儿左侧的嘴角，正在打盹

儿。它们的呼噜声异常细小，像两只蚊子在轻轻 哼唱。而弥漫在整个剧场里的，或说笼罩着人间 的，是大嘴儿那均匀的、充满自信的、带有几分骄 横的鼾声。这鼾声是那么强大，透过鼾声观众甚 至能感受到大嘴儿冷漠的微笑。

**黑蚂蚁** (扬起胳膊打个哈欠)呵呵 (身上的关节抻得咔 吧咔吧直响)呵—— (睁开眼)大晌午头的，犯困。 (抹抹下巴上的口水，裂开休闲装的领口，露出里面 脏糊糊的小褂，嘴唇嚅动着从口袋里摸出盒烟)白大 哥!白大哥!(用胳膊肘碰碰白蚂蚁)来一颗?(举 过烟)“希尔顿”。

白蚂蚁 (睁开眼)来 一颗?(抹抹口水)来 一颗就来 一颗。 (接过，也打了个哈欠，顺手从兜里摸出自己的烟，扔 到黑蚂蚁面前)您抽我这个!“三五”。

**黑蚂蚁** (用脚把烟拨拉回去)“三五”太硬。

**白蚂蚁** 这是我们老二从外边带回来的。飞机上卖免税烟， 八个半美金一条。(举过打火机，点烟)

**黑** **蚂** **蚁** (边嗫烟边算钱)八的八、六八四十八、五八四十，按 黑市价换美金，也才合五十来块钱一条。合适。

白蚂蚁 烟涨得厉害。听管理员说，市场上买条“红梅”,还得 搭烟呢。(又打了个哈欠)今儿没喝多少啊?我们姑 爷呀，我托人给挪饭店去了，昨儿给我弄来了几瓶 “西凤” … …

黑蚂蚁 白大哥，看起来我得劝您两句了!您要是老这么吃了 睡、睡了吃啊，慢慢的您这体形就完啦!我说您，您别 不爱听，您瞧您那肚子，老跟捆着个干粮袋似的……

白蚂蚁 就说是呢!别处不长，光长肚子。平时还不觉得怎 么样，一进舞场，我就打怵。跳舞的时候，手还没够 着人家肩膀，肚子先碰上人家了!打礼拜一开始，我 是又喝减肥茶，又练迪斯科，到今儿四天了，(瞅着自 己的肚子)不见下。啧!什么时候才能练得像您那 么苗条!您现在腰肥多少?

黑蚂蚁 照说也不算太瘦，也得二尺八、九。想瘦得常活动， 得坚持。我现在连霹雳舞都弄起来了!钓鱼呀，练 气功，书法呀……那都是长肉的活儿!(猛然想到) 白大哥，闲着也是闲着，咱们俩呀，赛赛跑得了!

**白蚂蚊** (笑了)别的不敢说，赛跑您可不是个儿!我是出了 名的飞毛腿。

黑蚂蚁 (吃力地站起身)咱们这么着吧：咱俩呀，从大嘴儿这 个嘴角出发，(指着台唇)捋着它的下嘴唇，爬到那个 嘴角。谁落后边谁输半斤小肚，怎么样?

**白蚂蚁** (同样吃力地站起身)半斤小肚?行!一碗炒肝，四 两包子，半斤小肚!

〔剧场里似乎已被人们遗忘的那种目空一切的鼾声 重新响了起来。

〔两只蚂蚁停住嘻笑，站住了。

**黑蚂蚁** 听听这呼噜!多霸道!这么大的毛病，愣没人敢碰

它!

**白蚂蚊** 社会这么活泛，就它这儿是个死角。今儿咱们哥儿 俩试试!人，总得找点事儿干。

**黑蚂蚊** 瞧它这劲头儿，行市大了!也难怪，呱唧一下嘴，你 就全白忙活。(卷起袖子)逗逗它!

**白蚂蚁** 逗逗它!什么事都一样，办不好，还办不坏吗?论文

化，不敢瞎说；论胆子，谁我都不怵。甭说逗逗它，就 是派我上联合国，今儿晚上通知我，明儿早上我就敢 动身!怎么样?准备好了不?半斤小肚!

**黑蚂蚁** 说话不算数是小狗子。我喊一、二、三，咱们就上道。

**白蚂蚁** 君子无戏言。(把“希尔顿”在鞋底子上蹭灭)你喊

吧!(往远处瞅了瞅)哎!道儿可不近 ……

〔黑蚂蚁从口袋里摸出个铜哨，哨声响了!白蚂蚁急 如星火马不停蹄沿着台唇往舞台右侧赶去。黑蚂蚁 则转身往侧幕走去。

〔舞台开始旋转，黑蚂蚁得意地晃起了太空步，跳起 了霹雳舞。

〔白蚂蚁终于赶到了终点，但立刻惊呆了——它发现 黑蚂蚁早已到了终点，并且已经在终点睡着了。

白蚂蚁 咝!哎?(抹抹脑门子上的汗)邪门儿啊!我道儿上 没闲着啊?(推推黑蚂蚁)黑大哥!黑大哥!您怎么 到得这么快呢?

黑蚂蚁 (睁开眼狡猾地一笑)白大哥，您是只懂埋头拉车，不 管抬头看向啊!您忘了，这儿是大嘴儿，它嘴大，我 抄了点近儿，我是从它脖子后边绕过来的，当然道儿 近多啦!哈哈哈哈 ……

白蚂蚁 嗯?(恍然大悟)噢!从脖子后边过来的?敢情!哈 哈哈哈!它嘴大，大嘴儿!哈，哈哈哈它是大嘴儿



〔两只蚂蚁兴奋得手舞足蹈。

〔大嘴儿觉得嘴角有点儿痒痒，打了个哈欠， 一注混 浊的口水顺着嘴角淌了下去。

〔口水有如决了堤的黄河 ……

〔半卷着的大幕—上唇垂了下来，两只蚂蚁跌落进 乐池中。

〔蚂蚁惊叫声迅速消失了，世界变得死一样的静。

〔天地人间重新响起大嘴儿那充满自信的均匀的鼾

*声……*

〔 剧 终 。

**执法如山〔讽刺短剧〕**

时 间：1989年2月。隆冬三九。 地 点：北京某地铁车站站外。

人物：小环子——男，三十来岁。

中年人——某出版社编辑，男，四十来岁。

司 机——“红旗”轿车司机，男，三十出头，有点 儿“三青子”。

场 景：地铁车站。进站口上方，覆盖着通往地下通道的 长方形的单调建筑。明亮的玻璃窗，窗台上戳着 一个半导体喇叭， 一只暖瓶， 一张通俗小报。小 报上，一个半裸女人插图占了少半版，通栏大标 题赫然醒目 — — “警惕!拐卖少女风，风靡全 国!”小报边上， 一个旧的黑色人造革方包。路 边，一个自动投币电话亭。

〔幕启。临时交通安全检查员小环子正在打电 话。他身穿一件棉大衣——那种很容易让人想 起1976年“我英勇的首都工人民兵”的蓝布棉大 衣，大衣领子支楞着，很长的两只棉布袖子空荡 荡的。为了耍飘儿，半尺宽的红箍不是戴在胳膊 上，而是套在袖口，冷眼一瞅，左胳膊的袖子像是

长出一截。天冷，他右手抓住耳机，左手褪在袄 袖子里。

小环子 (嘴里叼着烟卷，说话呜噜呜噜的)喂!是我。我说 刘头儿，优化组合，你们把我组到大马路上来，可他 妈够损的。我瞅了，发到这儿来的，净他妈“折箩”。 五块钱?十块钱我也不卖给你!明儿说什么我也不 来了，大冷天在这儿戳着，还不如上刑呢!真要是上 刑，咱们给人家都招喽，事情就过去了——这倒好， 挤对不着别人也挨不着别人挤对，连点儿乐子都找 不着 ……

〔马路中间， 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正匆匆忙忙地过马 路。他右手提了个篮子，正笨手笨脚地翻跨隔离栅 栏 。

小环子 (眼睛唰地亮了起来)嘿!说着说着就来了!有一位 公子在跳花墙!(搁下电话，不紧不慢地抄起半导体

喇叭，揪了揪袖口上的红箍迎了上去) 〔中年人翻过了栅栏。

小环子 (试着吹了吹喇叭)咐!咐!还挺灵!(举起喇叭) 嗨!嗨!那边那位!马路中间那位!穿处理夹克那 位!够矫健的你!往哪儿瞧?叫的就是你!

〔中年人躲过疾驶的汽车，惊魂未定地左顾右盼着， 听到喊声，开始寻找。

小环子 别犹豫啦!叫的就是你!(伸出食指往怀里勾动着)

过来!过来!对!对!好孩子，听话，过来!

〔中年人匆匆走上马路牙子。

小环子 (上下打量着中年人)行啊你!够忙的!连蹿带蹦

的，打了鸡血了你?又跳栏杆，又不走人行横道线： 跟头把式的，你可找着宽绰地方了!家里等你换煤 气哪怎么着?外边处理夹克，里边该洗的小褂 ……

**中年人** (压低嗓门)请您别嚷!一嚷围观的人会多起来 …… **小环子** 噢，不嚷?就咱俩?在这儿嘀嘀咕咕?知道的，是我

在教育你；不知道的，以为我给你介绍对象呢! **中年人** 师傅，我确实是有急事 ……

小环子 有急事就跳栏杆?汽车还有急事呢——娶媳妇的， 上火葬场的，都是一辈子就一回的事!再说，这又到 了月底了，大伙儿都缺钱，赶上一个手艺不好的— 啪!撞你身上了，你牺牲了，家里孩子大人都不会太

高兴。(停了停)你们夫妻平常感情怎么样? **中年人** (频频点头)那是!那是!

**小环子** 说说吧!跳栏杆五毛，不走人行横道线一块，五毛加

一块是多少?

中年人 对不起，我到火车站去接人，赶地铁。五毛加一块， 一共是一块五，我这就给您拿。(匆匆掏出钱)这是 两块，您不用找了……

**小环子** 那合适吗?(佯做认真)我还真没有五毛，找你四两 粮票得了?

**中年人** 不用了，不用了!(匆匆要走)

**小环子** 你给我站住!(学着中年人的口吻)“不用了，不用 了!”交完钱就走?我大冷天戳在这儿就图给你们办 这点儿手续?你把钱收起来!(一抬头，发现了远处 违章的一辆“红旗”)嘿!今儿活儿还真忙!(抄起半 导体喇叭)嗨!往哪儿停?那辆“红旗”!说你哪! 你还倒?倒?(迎了过去)

**中年人** 师傅!您看我这事儿 … …

小环子 (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人书)你呀，先站在这儿，把这 本小人书上的字儿都给我背下来!我先处理那辆 “红旗”,腾出功夫，我再来处理你!(奔向轿车)

中年人 ( 接过书)《城市交通规则学龄前儿童普及读物》?

(翻看着)“大马路，宽又宽，人行道，在两边，警察叔 叔当中站，汽车马车都不乱……”(又翻回前边)“大 马路，宽又宽 …… "这是儿歌呀?三十年前就念过。 (听到争吵声，抬眼，往远处望去)

〔听得出来，是小环子与司机发生了争执。司机满不 在乎地坐在车里。小环子从口袋里掏出螺丝刀，到 车尾起下了车牌子。

**小环子** (忿忿然走了回来，胳肢窝里夹着喇叭，右手提拉着 轿车的车牌子)我叫你横!我叫你跟我横!(走到地 铁站边的窗台边，抄起黑人造革包，哗啦拽开拉锁， 像扔砖头似的把牌子扔进方包里)

〔司机叼着烟卷，双手抱着肩，满不在乎地跟在小环 子身后。

司 机 (口音有点河北定兴味儿)知道这是谁的车吗?(大 拇指往肩上一翘)杜科长!认识我们杜科长不?全 县的粮油肉蛋实际他个人儿说了算!你是买点儿 “咯窝儿”,买点儿猪耳朵大肠头，买点儿五花儿肉， 非他批条不中!

**小环子** 杜科长?杜科长他爸爸的车我也敢给你扣下!你唬 我?小环子蒙人的时候你还他妈吃奶呢!

**司** **机** (大拇指又往肩上一翘)你看清了这是什么牌子的车 不?(一字一顿)这是“红旗”!

小环子 (口音马上也成了定兴味儿)“红旗”!甭说你是红 旗，你就是绿旗儿今儿也得顺着我这股风飘!(又回 到北京话)开着个破“红旗”你还真事儿似的!告诉 你，“红旗”落价了你知道不?你这是九寸电视啦! 有头有脸的早改“奔驰”啦!你不是跟我横吗?(抓 住司机的胳膊，把对方拽到马路牙子边)你站这儿! 站这儿!多会儿你替我抓住一个像你这么横的，多 会儿我放你走!

司 机 (硬的不行改软的)那您也别摘我的牌子呀!车再 破，好赖不济它是“红旗”不?(掏出烟)我们杜科长 这人哪，好交!嘱咐我们咧，出门儿，见了谁，都是过 年话儿!谁不爱听溜须的话儿?官儿不打送礼的，

您先抽根烟，消消气……

**小环子** 你躲我远点儿!(抹了抹脸上的唾沫星子)瞧他妈喷 我这一脸，一嘴大蒜臭!

司 机 那你说猪肉扁豆饺子没点儿大蒜有什么吃头?抽根 烟，点上!

小环子 一根烟就收买了我?告诉你，我搞的是你们的精神 文明!(从兜里摸出个小脏本)像你这样的，我这两 下子不一定治得好，我呀，给你挪个地方：咱们这么 办，我给你开个介绍信，你去上上学习班!

司 机 师傅，您怎么罚我都成，就是千万别送我进学习班，

我搭不起那功夫。

小环子 (头都不抬，在小脏本上匆匆记着什么)功夫不算长， 拢共五个钟头，就是分的零散点儿，半个钟头一堂 课，一共分十回上；地方也不算太远，出东城，过怀 柔，奔慕田峪，出了长城你再细打听，骑车也就三四

个钟头的道儿。记住喽，从这个礼拜起，每礼拜日早 晨五点半到学习班报到。(唰，撕下一张纸，递了过 去)

司 机 (真急了)师傅!师傅!你这不是要了我的饭碗了 吗?咱们中国人，就是该较真儿的事儿不较真儿，不 该较真儿的事儿忒认真。你说这点事儿，要是在人 家外国，"OK"一下子就过去了……

**小环子** 外国?就你这路傻帽儿，到了外国直接就送火葬场 了 !

**司** **机** 看你说的吧!

**小环子** (从兜里掏出一张小报)看清楚喽!《报刊文摘》!国 家出的报纸。《国外处罚违章司机妙法》,美国-  美国去过不?知道美国在哪儿吗?

**司** **机** 我们杜科长去过，就起这儿，一直往西……

**小环子** (指着小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司机违章，被罚去医 院的太平间 停死人的地方，参观因交通事故遇 难死者的尸体。瞧见了不?是我蒙你吗?不听我 的，早晚你得躺到那里头去!

**司** **机** 美国人……他妈的美国人不地道!

**小环子** 德国人怎么样?(指着小报)西德，违犯交通规则的 司机，警察用警车把他们带到荒郊野外，让司机退着 走回城里。咱们怎么着?是按美国治法还是按德国 治法?送你到学习班你还嫌麻烦!小子，托生在中 国，知足吧!(把学习班介绍信塞到司机手里，转对 中年人)你怎么着?背下来了不?

**中年人** ( 合上小人书，轻声)“大马路，宽又宽，人行道，在两 边，警察叔叔当中站……"

**小环子** 别!(手摇了摇)谁也不是谁的叔叔，甭跟我套近乎。

**中年人** 师傅，您把我放了得了，大马路这段儿，三岁我就会 背。

小环子 告诉你，背小人书，不是我的主意!(指着小报)巴 西，圣保罗市，违犯交通规则的人，一律送托儿所。 托儿所的孩子们在地板上画上交通标志线，表演游 戏。像你们这样的，站在边上瞅着，什么时候烦得脑 瓜顶上蹿了火星子，什么时候才算毕业。怎么样? 来趟巴西吧?

**中年人** (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不!不不!家里有急事，巴

西今天实在去不了啦，要是赶在月初嘛……

**小环子** 你有工作证吗?

**中年人** 有，有工作证。(递过证件)

**小环子** (翻开证件)体育出版社，文艺编车室? **中年人**“ 编车”?不不!是编辑!

**小环子** 噢!编辑!编辑是知识分子呀?还是个不算特别小 的知识分子，够得上副教授不?够不上?副教授也 就一百多块钱，没卖烤白薯的挣得多，知识分子，不 易。(望着不断围拢来的人群，感到一种满足)当着 这么多的人，别嫌寒确，我们的战术就是杀一儆百， 你们受教育，周围的人也受教育。我看你们俩，今儿 这精神文明都见长，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往后， 什么时候想犯错误，先想想我。

〔中年人和司机不断给小环子说着小话儿。

〔小环子把证件还给中年人。中年人连连感谢。

**小环子** (把轿车的车牌子举到司机面前，看看手表，转对中 年人)看来你是确实晚了。这么着吧，我给你派个

车!(转对司机)你!先把他送到火车站，完了事，再 去给你们杜科长办事。

司 机 哎呀，那么着我就来不及了!

**小环子** 怎么着?(掏出小脏本)你再说一遍!

**司** **机** 我这就去。不就是火车站吗?几分钟的事儿。 〔中年人跟在司机身后走下舞台。

〔 人 群 散 了 。

**小环子** (点起根烟，眯缝着眼睛望着远去的人们背影，走到 电话间抄起电话)喂，我说刘头儿!明儿我再在这儿

待一天得了! 〔 剧 终 。

**货卖识家〔幽默短剧〕**

时 间：1988年夏。早半天。

地 点：北京郊区某粮库所属“茂源粮栈”。 人物：乔脖子——男，粮栈司秤。

马会计——男，四十岁，近视眼。 买主甲——男，四十多岁。

小环子——男。

场 景：舞台上方横悬着一块木牌子，上书：“茂源粮栈”。 舞台正中， 一袋打开的大米立着戳在那里。拆开 的麻袋口往四周翻卷着，露出麻袋中央小山似的 米堆。米袋旁边戳着个小号麻袋，毫不掩饰，里 边放着的是整齐细碎的石英砂。砂粒雪白，与大 米相比有乱真的架势。粮袋后边，散乱地放着地 秤、空麻袋、铁撮子和一条长板凳。舞台左侧， 一 张旧办公桌，桌上立着一块屋脊型的纸牌儿，上 书：“马会计”。天幕上一条标语：“仓库吸烟等于 放火”。

〔幕启。乔脖子坐在太阳地里的长板凳上。他有 三十来岁，脖子细长，职务是司秤。此刻取粮的 人不多，他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搁在凳子面上。

成天捣腾大米，他习惯地光着脚。至于脚脏不 脏，会不会把大米串了味儿，那就管不了那么多 喽!职业习惯，都是别人求他，因此他的表情老 是严肃的——他用不着给谁哈着。眼下，他双手 抱肩，眼睛盯着指头上的烟头，时不时地吹吹烟 灰，谁也不看。

〔办公桌后坐着的那位身材瘦长的近视眼，就是 马会计。

〔买主甲拿着一张批好的条子走了过来。

乔脖子 (接过条子，顺手抄起挖米的短把铁铲)听好喽!一 百斤大米，二斤砂子。把钱预备齐喽!(连看都不看 买主)

**买主甲** 掺砂子?

**乔脖子** 没错儿，掺砂子。职工的奖金、粮库的损耗——这儿 耗子可多啦， 一帮一帮的。我们这儿的耗子都是蒙 古种，长得跟小山羊似的，比你饭量都大……大伙儿 都得帮点儿忙。

**买主甲** 我这条子是你们杜主任亲自批的。

**乔脖子** 掺砂子这主意也是我们杜主任亲自批的。

**买主甲** (掏出烟)您先抽根烟 ……

**乔脖子** (大拇指往肩上一翘)瞧见没有?仓库吸烟等于放 火!一根烟就想把我腐蚀喽?你也太小看国家干部 啦!我们这儿正在搞廉政建设。(看买主甲还在犹 豫)你怎么着?是我给你掺好喽，还是你自个儿带回 去掺?(说着挖起一铲细砂)

**买主甲** (到底是长年跑外的老江湖)哪能让您掺呢!当然是

我带回去自个儿掺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百斤 大米二斤砂子，那才合几个钱?不算多。

**乔脖子** 好!痛快!(搬过两包大米)点清楚喽!两包三百 六。一百斤掺二斤，三百六合七斤二两!(手脚麻利 地在磅砰上约出七斤二两砂子，指着砂子)瞅好喽! 高高的!决没少分量!(拎起装砂子的纸袋)留神， 别洒喽!(转身冲办公室嚷了一嗓子)马会计!水暖 厂这份齐啦!大米三百六十七斤二两整。

〔小环子搭讪搭讪走上舞台。他没到办公室方向去

批条子，而是从舞台右侧上场，径直奔粮堆蹈哒了过 来。他嘴里嗑着瓜子，下身穿件牛仔裤，耳朵上扛着 根烟卷，胳肢窝下夹着条旧麻袋，一看就不是个善碴 子 。

小环子 (蹈哒到砂袋旁边，用三个手指捏起一小撮砂子碾了 碾，旁若无人，谁也不看，仿佛在自言自语)这砂子碾 得也不怎么样啊!(嘴里有瓜子，说话呜噜呜噜的) 会做买卖的哪能掺这路砂子?好砂子讲究齐刷刷 的，跟大米粒儿一般大。掂在手里，小金豆子似的， 真出分量!那才叫玩意儿哪!这叫什么呀!活儿太 糙。哎!有没有再细和点儿的?

**乔脖子** (轻轻地把小环子的手从砂袋上拨拉开)您慢着碰! 您把砂子擢楞脏喽我不好卖。

**小环子** 伙计，给你根烟抽?

**乔脖子** (瞧出对方是要叫“碴巴”,哗啦，推过身边一个小纸 箱子——纸箱里各色香烟品种齐全)您抽我的吧?

**小环子** (瞧瞧箱子)哎!你够阔的!(啐掉瓜子皮儿，又抓起 把砂子)都得掺吗?

**乔脖子** 对不起，西哈努克来买，也得掺。

**小环子** 好!买卖嘛!讲究的是信誉!打听一下：自个儿掺 怎么掺法?你给掺怎么掺法?

乔脖子 我给你掺，一是保质保量，掺得匀实，砂子不吃到嘴 里，择不出来；二是价钱便宜，一斤砂子收一斤米钱。 你自个儿掺，一是你得受点儿累，二是砂子价钱要高 出五成。(手一指不远处)瞧见了吗?那两包是样 品，我亲自掺的，搁了四十多天了，没人买。买主都 是心疼我们，怕我们受累，自个儿回去掺。(开始不 耐烦)你怎么着?说痛快的!

**小环子** (微微 一 笑)我?我想两样都尝尝。

〔买主甲坐在不远的地方一直在运气，听到动静和马 会计都凑了过来。

乔脖子 怎么着?跟我斗咳嗽?货卖识家，今儿我这买卖不 做了，专门侍候侍候你!(抄起小铲)说话!一样来

*多少?*

小环子 (掸掸手上的砂子，又改变了主意)照说这么齐齐的 砂子，一斤粮票四毛钱，便宜!光工钱也值。再打听 一句：光买砂子，卖吗?

**马会计** (实在看不愤儿了)你这人怎么回事儿?不买东西， 跑这儿裹什么乱?

乔脖子 (用手一挡马会计，对小环子)光买砂子可不成!我 这是粮栈。买砂子?私自扩大销售项目，工商局非 摘我的牌子不可。再说，票儿也没法开呀!不是大 米，开成大米?那叫为人民服务吗?

**小环子** 谁吃不是吃啊?一斤一两的掺?掺到几儿才能掺进 这一袋子?我替你急得慌。

**乔脖子** 你打算要多少?

**小环子** 帮忙帮到底，买我就包圆儿，这一袋子我全扛走!

**乔脖子** 你一人都扛走?你敢情合适了，晚来的同志没得可

掺了，人家非提意见不可。没砂子的米饭有什么吃 头儿?这得请示我们杜主任了。

**小环子** 我出高点价儿!一块钱一斤，怎么样?

**乔脖子** 你这人，有点儿意思。我出一主意，咱们这么着得 啦：我呀，我给你倒着掺!五斤米，掺上九十五斤砂 子，你看怎么样?咱们俩都让一步。

**小环子** 哎!这倒是个主意!你呀，够朋友的话，那五斤米最 好给我换成江米。

**乔脖子** 没问题!我交你这个朋友啦!

**马会计** (松了口气)货卖识家，还有专买砂子的。 〔买主甲更加疑惑了。

〔乔脖子约出九十五斤砂子，从不远处的米袋里挖来 五斤江米倒在砂子里，脱下小褂儿，用米铲在砂袋里 拼命翻搅着、掺和着，潜台词似乎在说：“小子!我今 儿要能让你找得出米粒儿来，我这乔字倒着写!”

小环子 (点上 一根烟)对!大搅搅!越匀实越好!(把砂袋 拖到粮栈门口，坐在袋子旁边往外择东西——择出 去的不是砂子，而是江米。看神态不慌不忙，似乎是 择一择固然好；不择，也没关系)

**买主甲** (凑了过来)这位大哥，您是个有学问的人。(指指砂 子)您这个，怎么吃啊?

小环子 您坐这儿。我瞧出来了，您一直在替我着急。我一 说，您就明白了。我呀，跟他们，一来是斗斗咳嗽，没 听说买粮食生给买主搭砂子的；再一说呢，我还真缺

这点儿砂子。我是“五建”的，在西边给一家当头儿 的装厕所，厕所里要安马赛克，需要点儿砂子。(又 择出一粒江米)

**买主甲** 噢 !那，这里边这江米……

**小环子** 有点儿不要紧，泥瓦活儿掺上点儿江米更结实。 **买主甲** 怎么呢?

**小环子** 朱元璋修南京城，就是用糯米汤灌的城墙缝儿。糯 米到咱们北方就是江米。

**买主甲** 噢噢!(发现小环子择的是江米)您怎么又把江米往 外择呢?

**小环子** 古书上说，一百斤泥砂兑四斤的米汤，择出点儿正 好，不择也将就。

**买主甲** 噢噢!真有您的!您这学问，了不得呀!可是， 一块 钱一斤砂子，太贵啦!

**小环子** 贵是贵点儿，主人有钱。再说，东西地道啊! **买主甲** 您这是给谁家铺马赛克?

**小环子** (手一指粮栈)就是这里边的人!粮栈主任!好像是 姓杜 ……

**买主甲** 得，有您的。回头见。 **小环子** 回头见。

〔 剧 终 。

**小偷与义士〔讽刺短剧〕**

时 间：年三十，后半夜。 地点：锅炉房。

人 物：大牛子 男，锅炉工。 石增福——男，锅炉工。

小 偷——男，自以为聪明。 老太太 — — 无依无靠。

〔幕启。台上挂着一张纸，潦潦草草地涂着几行 毛笔字：“春节临时防火值班表”—一

|  |  |
| --- | --- |
| …… | …… |
| 三十下半夜 | 石增福、大牛子 |
| …… | …… |
|  |  |

〔幕外断断续续传来二踢脚、闪光雷的爆炸声。

〔石增福耳朵根上夹根烟卷，嘴唇上耷拉着一根 烟卷，盘腿坐在一个破木箱子上，正在一个人玩 “敲三家”。他一边机械地捣腾着面前的六堆纸 牌，嘴里一边哼哼唧唧地小声唱着。唱词是电视 广告《禾大壮》的广告词：

“我们是害虫!

我们是害虫!

正义的来福灵!

正义的来福灵! ……"

**石增福** (用力甩下一张牌的同时)要把它们全部杀死!(又 甩下一张牌)杀死!

〔纸牌四周是被拨拉到一边的吃剩下的酒菜：一对熏 鸡子儿、两片猪头肉、几粒花生仁儿……

〔大牛子左手一瓶二锅头，右手攥着把筒锹，满面红 光地走进屋里。

大牛子 (嗓门像大喇叭似的)老二!老二!醒醒!醒醒嗨! (兴奋得声音有点儿发颤)你瞅我给你带什么玩意儿 来了!新鲜东西!我逮他妈一个小偷!

石增福 小偷?真的?哈哈!好!太好了!我这儿正愁今儿 晚上不好过呢!(身上像打了鸡血，噗，啐掉嘴角的 烟头；哗啦把扑克牌扒拉到地下)今儿这夜班可让咱 哥们儿来着了!(兴奋得两手直搓)在哪儿呢?牵过 来!牵过来!逗逗小偷!逗逗小偷比吃涮羊肉解乏 …… (自言自语)奖金多两个少两个能怎么的?抓一 小偷，这算来了正经年货!

大牛子 (向门外招呼着)你进来!进来呀!啧!这儿没人打 你，我今儿身上不得劲儿。(态度异常和蔼)听话! 乖!哎!这才是好孩子呢!到了这儿，你就算进了 解放区了。

〔小偷身穿一件旧军大衣，左手一斤羊肉馅，右手二 斤柿子椒，一进门就佯做镇静，像逛庙会似的四处打

量 着 。

小偷(仿佛是情不自禁)嘿!瞧人家这锅炉房!一进屋就 觉得豁亮利索 …… (嗅嗅鼻子)这股味儿也好!像六

必居。哪儿像我们厂那锅炉房，没下脚的地方…… **石增福** 那边去，别他妈演了!

**大牛子** (坐木箱上，举举手里的筒锹)你估摸着，你偷的这点 儿东西得值多少钱?

小偷要是新的，没开刃的，也就十来块钱。(走过去指指 点点，像在谈工作)这东西还得看钢口，像这种八成 新的，角度又差点儿事……

**石增福** 那边去!

**大牛子** 十来块?(一晃筒锹)这是什么?

**小** **偷** 铁锹啊!

**大牛子** 铁锹?这是他妈军火!军用物资!当年董存瑞要是 背着这么个玩意儿，他就用不着拿自个儿的身子去 支炸药包，就能为国家省下一个功臣。十来块?一 把筒锹换一个董存瑞，你算算……

**小** **偷** 二位!二位师傅!咱们这账可不能这么算 ……

**石增福** 说说吧!说说怎么处理你!瞧见没有?我这屁股后 头就是个电话。抄起电话，就是保卫组。好歹一拨 拉，你就得进去。像你这样的，就跟《茶馆》里说的似 的，进去准得锁在尿桶上。你信不信吧?

小 偷 那还用说吗?(斩钉截铁)肯定是锁在尿桶上!像我 这样的，锁在尿桶上就已经是领导照顾了。二位，二 位!咱们可千万不能那么办!我这个人 ……

**石增福** 我们这个地方，别的不讲，就讲民主。两条道儿，你 自个儿挑：一条呢，我们受点儿累，打个电话；另一条

呢，你听我们的……

小偷(急得有点儿结巴)二位，二位!甭犹豫啦!当然是 听你们的了!(奔过去按住石增福的电话)您受那累 干吗?我知道你们二位多么心疼我 ……

**大牛子** 那好。老二，你看，咱们怎么疼疼他呢?

**石增福** (用下巴额一指屋门口的手推车)先让他把那六车炉 灰推出去!

小 偷 不就六车炉灰吗?(脱下大衣)这点儿活儿，唱着歌 儿就干了。完了呢?

**大牛子** 完了?(用下巴颏指指屋门口的自行车)完了你把我

们哥儿俩的车擦喽!中轴、瓦圈卸了擦! **小** **偷** (脸上的汗下来了)再完了呢?

**石增福** 再完喽?再完喽我们哥儿俩研究研究再说!

〔小偷脸上那种装出来的轻松全部消失，太阳穴上的 青筋开始蹦。

大牛子 (见小偷面露不悦，开始不耐烦)老二!算了，算了 吧!(抄起电话)教育失足青年是个细活儿，咱们干 不了!

小偷( 一 把按住电话)别价!别价呀!二位!我好教育



**石增福** (一拨拉小偷的手)那边去!你是哪个厂子的? **小** **偷** 自行车厂的。

**石增福** 你们厂子出不出瓷器? **小** **偷** 瓷器?

**大牛子** 对!瓷器!

**小** **偷** 自行车厂，您想想，怎么会……(猛然醒悟了过来，手

用力拍打着脑门子)哎哟!瞎!出啊!出!您看我

这记性!出瓷器。刚试制成功的，唐山牌的、景德镇 牌的 ……

**石增福** 胡说!自行车厂怎么会出瓷器?

**小** **偷** 啧!您看，您怎么不相信呢?您想想，您现在需要什

么,我们厂子它自然就能出什么 ……

**石增福** 需要什么出什么?我他妈需要原子弹!

**小** **偷** (被问得乱了套)那，那那那可不好!那东西不好做。 再说，您这儿离锅炉这么近，那东西老烤着，弄不好，

再响喽 ……

**大牛子** 你先干活去吧!

〔小偷扔下大衣，推着车下。

〔石增福、大牛子兴奋到了极点，望着小偷的背影不 知怎样表达心里的痛快。

**大牛子** (双手握住石增福的手)老二，祝贺你! **石增福** (同样抓住大牛子的手)为人民服务!

**大牛子** 这他妈傻小子!哈哈哈哈 ……

〔两人笑得前仰后合。

〔天亮了。小偷出现在屋门口，从神色上看已十分疲 乏 。

石增福 (眼盯着小偷)今儿就到这儿吧!(指了指小偷拎来 的网兜)你这个，羊肉馅、柿子椒，是不是也是偷来 的?

小偷跟您二位说，这半年咱们没说过瞎话，这两样东西， 它要是偷来的，出门我就让汽车撞死!

**大牛子** 那好吧，既然不是偷来的，我们就留下了。我们哥儿 俩从来不吃脏东西。

小偷(咽了口唾沫)那还用说吗? 一看你们二位就是好干

净的主儿。再说，脏东西我也不会给你们留下。得， 明儿见!(出口长气，抄起大衣走出锅炉房)

**大牛子** 老二，你拿着这斤羊肉馅，我来二斤柿子椒。(把东 西分开)

〔大牛子、石增福走出锅炉房，一出门，碰上一个老太 太 。

老太太 (自言自语，唠唠叨叨)这年头儿，养什么也别养儿子。 俩儿子，到出院的日子口儿，没人接我。人上了岁数， 就成了“折箩”。养儿子干什么?瞎耽误功夫……

**大牛子** 老太太，您别这么说呀，我们也是当儿子的主儿。

**石增福** 大妈，您拿着这斤羊肉馅。(递过去)

**大牛子** 这儿还有点儿柿子椒。回去呀，先踏踏实实过个年。 有什么话，过了年再说。

**老太太** 这，合适吗?(实在辞不掉，接过东西)得，那就谢谢 啦!(转身走去)

大牛子 (望着远去的老太太的背影，突然想起了什么,像丢 了东西似的把上下衣的口袋翻了个遍)老二，你身上 带着钱呢吗?

**石增福** 干什么?(摸摸口袋)就 一 张五块的。

**大牛子** 嘖!少点儿。五块就五块。(接过钱追上老太太)大 妈，您拿着这五块钱。

**老太太** 这是干什么呀?你们给的东西不少啦!

**石增福** 大妈，您就是不拿这羊肉馅也得拿着这五块钱 …… 〔老太太茫然地把钱收下了。

**大牛子** 东西多少，是我们这点儿意思 ……

〔下雪了。天地世界一片银白。

*〔* *剧终。*

**艺无止境〔象征短剧〕**

时间：1988年春夏之交。晚半天。 地 点：某工厂单身男宿舍的窗外。 人物：石增福——男，修理工。

大牛子——男，石增福的徒弟。

场 景：舞台正中戳着一扇长方形的玻璃窗。窗台距地 面高一米左右。窗户顶端的两块玻璃，像被流弹 击中过似的，每块上面有一个拳头大的圆窟窿。 窟窿四周，细密的碎纹呈放射状往四外延伸着， 冷眼一看，像是有人在玻璃上贴了两轮小太阳。 窗户下方的四块玻璃完好无损。舞台上并不存 在的这间屋子，历史上曾经做过实验室，窗户上 装的都是毛玻璃。现在沦落成了库房兼单身男 宿舍。靠窗台一张旧桌子， 一台老式电话；墙根 儿放着一个自制的小蜂窝煤炉，炉子上蹴着个中 号铝锅，锅里用文火煤着鱼汤。

〔幕启。石增福和大牛子搭讪搭讪走来。石增福 有四十来岁，耳朵上夹根烟卷，嘴角衔根烟卷，神 态漠然，一看就让人觉得懒沓沓的，对什么都提 不起精神来。春困，加上过午的太阳那么暖和，

弄得人真是不想动弹。师徒如父子，大牛子也是 嘴里叼根烟卷，耳朵夹根烟卷。不同的是，师傅 倒背着双手，大牛子夹着两块玻璃。

〔两人跚跚来到屋子跟前，站定。

**石增福** (好像是不得不说话了)是这儿吗? **大牛子** (根本没往脑子里去)是吧?

**石增福** 啧!(有点不耐烦)不会瞅瞅派工单吗?

**大牛子** 是这儿不是这儿怕什么,哪儿有碎玻璃，撑咕上得 了 。

**石增福** (瞅瞅高处的碎玻璃，眉头子皱了起来，仿佛在自言 自语)这么老高?这也够不着啊!

**大牛子** (抬头瞅瞅上边)这也不好够啊!这么老高!

**石增福** (信心不大地把手往窗户上方够了够，够不着；然后 往四周瞅了瞅，好像要找个凳子、梯子类的东西，本 来信心就不大，好歹一瞅，也就算瞅过了；转回头，凑 到窗前，眼睛盯住了最下边的两块玻璃，功夫不大， 开始自言自语)这窗户，有年头儿了。(弓起中指，敲 了敲底下那两块好玻璃)这两块，也不怎么结实了。 听动静，酥。(从上场到现在，烟卷始终不离嘴，扭过 头，用下巴额指指大牛子怀里的玻璃)你老抱着它干 什么?先把玻璃搁下。(用拇指无目的地按了按玻 璃，冲大牛子伸过去一只手)铆头!

〔大牛子递过铈头。

〔石增福脸上带着那种敲打碎玻璃的漫不经心，把底 下两块好玻璃敲掉了。接着，他认真地把框子四周 的碎玻璃碴子有条不紊地逐个打净，放下铆头，掸了

掸手。大牛子看着石增福。

**石增福** 老二!把窗户框上这些干腻子抢喽!(然后懒沓沓 地蹲到墙角的太阳地里，又点上根烟)

〔大牛子走到窗前。他戴上手套，用刮板好歹刮了刮 窗框，接着把一块裁好的玻璃推进框里，从口袋里摸 出几枚小钉衔在唇间，然后从屁股后头抽出钳子。

**石增福** 那样就钉?(翻了翻眼皮，发了话)干腻子得抢净喽!

你不弄干净了，新腻子挂不住，压不严实。下雨的时 候往里渗水。(手一扶墙站起身走了过去，瞅了瞅新 玻璃，脸上漾起不满，噗，啐掉烟头)再说你这玻璃也 安反了!把玻璃拿下来吧!

〔大牛子重新抱住玻璃。

**石增福** (从腰后摸出块破布，不紧不慢地抽打着窗户框上的

尘土和干腻子渣儿。抽打几下，用刮板刮几下，再抽 打几下，再刮几下。如是者三，开始指教)老二!毛 玻璃分正反面儿。(放下破布，拿过玻璃)瞧见没有? 一面儿是光滑的， 一面有花纹儿。按规矩，平面朝 里，花纹朝外。(把玻璃推进窗框)装毛玻璃不光是 挡风、好看，也是防备人往里瞅。太阳一照，花面儿 反光，谁往里瞅晃谁眼睛!

〔石增福拿过一枚小钉，大牛子顺手递过去钳子。

石增福 钉玻璃，不能使钳子。光图省事儿，出不了好活儿!

把小锤递我!瞧见没有?干活儿，不干是不干，干就 把它干好喽!旧社会学徒，递错一样家伙，掌柜的就 把铺盖卷给你戳起来了!(边示范边讲)瞧见没有? 钉小钉得把小锤放躺下，借着玻璃这股滑溜劲儿，慢 慢的， 一下一下往里磕。老二!那年头儿讲， 一着

鲜，吃遍天；老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用学生 们的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手艺，是 自个儿的。明儿自费留学到了外国，实在没饭辙的 时候，把这点儿手艺拿出来，备不住就能挡一气。别 看安块玻璃，这里边学问大啦!(发现大牛子又要打 盹儿，提高了嗓门儿)知道玻璃是什么做的吗?生石 灰、细砂子、碳酸钠，几样东西掺到一块儿，架上硬 火，烧!(似乎完全进入了自己的艺术领域，更没想 到这块玻璃应该安到哪儿，脸上泛起红光，眼睛亮了 起来)老二!玻璃不光有反正面儿，还有横丝顺丝! 顶大一块玻璃砖，不留神“啪”碰了玻璃角，哗啦!粉 碎!不信你把玻璃端起来，端平喽你再瞅瞅。怎么 样?

〔桌子上的破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石增福 (抄起电话)喂!你找谁?大点儿声!找谁?找石增 福?你等会儿!(搁下电话，转对远处，喊)石增福! 石增福!不在。(重新抄起电话)石增福不在!(仍

沉浸在玻璃学问中)老二!瞧清楚了不? **大牛子** 师傅!您不就叫石增福吗?

石增福 (顿悟)噢!对了，我他妈就是石增福。(把刚放下的 电话迅速抄起)喂!喂!操，干起活儿来什么都忘 了，我就是石增福!喂!你谁呀?有事儿吗?猜什 么!我这儿正忙着哪!是来顺吧?知道他妈是你! (看着窗户里)瞧你们这窝!弄的这份脏!有话快 说!什么?鱼汤?噢噢，瞧见啦!你们他妈活得够 滋润的!怪不得净撞电线杆子，干着活儿还惦记着 吃!什么?中午喝点儿?行!不成就“临邛”呗!

行!什么?汤里没搁盐?没问题!别的不会，搁盐 我还不会!行啦!我手里有活儿!像你们开车的那 么自在?行了，就这么着吧!(挂上电话，转对大牛 子)是来顺，中午要喝点儿。刚才我说到哪儿啦?老 二，照我说的，把这圈小钉钳上。(递过工具，瞧着大 牛子干活儿)哎!这就对啦!对!劲头儿使匀喽! 手别把那么死，这是腕子上的功夫!对!好!那块 你自个儿钉吧，瞧好了反正面儿。

〔大牛子干活。

〔石增福掸掸手上的土走到炉子边，掀开了锅盖，接 着从窗台边拿过个盐罐子，左手拿起个大汤勺，猛了 半勺汤端到嘴边吹了吹，尝了尝。

石增福 淡!(右手拿起盐罐中的小勺摇上半勺盐，顺手在锅 里搅了搅，又尝了一口左手端着的大汤勺)淡!(右 手的盐勺又提锅里一勺盐，第三次尝了尝左手的汤， 右手的盐勺又挺锅里一勺盐)

**大牛子** (一直发呆地看着石增福，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师 傅!您干吗哪?您老尝那一个勺里的汤，没个不淡!

**石增福** (突然明白了)哟!(泼掉勺里的汤，重新从锅里歪了 一勺，尝了尝，吐在了地上)操，这汤不能要了!一心 不能二用，一干活我这脑子就搁不下别的东西。那 什么,玻璃安好了没有?

**大牛子** 安好了。

石增福 (退身站到远处，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似的看了看)行! 今儿这活儿干得不错!把家伙收拾收拾，咱们回去 了 。

〔石增福师徒二人像来时那样，不紧不慢地走了。

〔舞台上只留下他们刚装修过的玻璃窗。最下边的 两块新玻璃异常明亮，最上边的两块情况如故，“两 轮小太阳”仍旧贴在那里。

〔墙角锅里的鱼汤冒着蒸气 … … 〔 剧 终 。

**外币专家〔讽刺短剧〕**

时 间：1988年冬天。早半天。

地点：出国人员购物商店附近。

人物：小环子——男，三十来岁。 胖 子——中年，河南人。

知识分子甲、乙——都是男的。 老职工、年轻人等。

场景：舞台一侧竖着一块路标，这是那种很时髦的人手 形状的蓝色搪瓷路标。路标上，伸直了的食指与

中指上写着一串白色宋体字：“出国人员服务中 心 ” 。

〔幕启。小环子站在路标前。他身穿一件旧军大 衣，大衣的栽绒领子直立着，身背一个马桶挎包， 笑容可掬地和过往的素不相识的人小声打着招 呼 。

**小环子** 师傅，有美金吗?师傅，有东西卖吗?

〔手提各种家电产品的出国人员陆陆续续走过舞台， 大都带有几分警惕地回答一声：“对不起，没有。”然 后匆匆走出舞台。

〔胖子提着一台松下录像机上，看装束像个外地人。 小环子 (眼睛唰地 一 亮，在鞋底上蹭灭烟头)师傅!师傅!

(跑跑颠颠跟了过去，边走边煞有其事地喊叫着)师 傅!您那绳子松啦!录像机上那绳子松啦!捆捆! 重捆捆!远道无轻载，录像机这东西娇气!(走过去 拉开了要帮忙的架势)

胖 子 (警惕地打量着小环子，躲着对方，把录像机由左手 挪到右手)谢谢!(脚下始终没停步)

**小环子** (紧追不放)师傅，有美金吗? 胖 子 对不起，没有。

**小环子** 有日元吗?

胖 子 对不起，没有。 **小环子** 有港币吗?

**胖** **子** (始终没有停过脚，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没有!没 有!

**小环子** (停住了，脸耷拉下来，嘴角挂起冷笑)有人民币吗? 胖 子 没有!

小环子 (脚站成丁字步，冲着胖子的后脊梁)你他妈见过钱 吗?瞧他妈长那相儿!像个信筒子!你会干什么? 出国你能上哪儿?大不了是他妈劳工!帮蒙古杀几 匹骆驼，替南也门砌个鸡窝，到坦桑尼亚扛两根枕木



胖 子 哎?你这人怎这么说话?

**小环子** 跑这儿他妈人五人六来了!好地方轮得着你?法 国、西欧，去得了吗?谁在八仙桌上搁个痰桶啊?真 有能耐，办访问学者!华罗庚，满世界请，上趟日本 如同上趟西四，出国都出烦了，还得说人家知识分

子!(学着胖子的口吻)“没有，没有”,你他妈跑什

么?长得跟酱肘子似的，我还能吃了你? 胖 子 你比吃了我不差啥啦!(匆匆下)

〔小环子见胖子已走远，感到一种满足，点起烟。

〔远处走来两位瘦高的男人。两人两鬓见霜，鼻子上 架着度数很深的近视镜，看样子像知识分子，边走边 端详着手里的一张票子—一张面值一百的美金!

甲 听杜所长说，国内流通的外币有不少是假的。 乙 是吗?真的假的怎么鉴别呢?

小环子 (再次蹭灭烟头，三步两步跟了过去)我给您瞧瞧! (劈手夺过钞票)这东西好认!您这张是美金， 一百 块的美金。一百美金上边有三样记号：您瞅这上边， 这一大串英文字母，它是鼓出来的。您摸摸!是吧? (把钱又抓了过来)美金美金，不是两口子一高兴就 给孩子起个名字，它确实含金!这串字母里它有金 子!我告诉您：(凑到甲的耳边)您要是偷着往外带， 过海关的时候，您得特别留神，三张两张还凑合，真 要是挺厚的一沓子，海关那小喇叭就叫唤!(真事似

的)我那回就差点儿让他们抓住 …… **甲** 噢!噢!这里边还真有学问!

**小环子** 学问大啦!您再看这边儿!(把钱翻了个过儿)一百 美金的后脊梁上犄角旮旯拢共藏着十二个A 字，小 写的英文字母a 。这儿!这个铁栅栏缝里，这儿就有 一个，这是华盛顿他们家后院的后山墙。您这眼看 不清。再有啊，反正这两面，凡是没字的空白地方， 都有头发丝似的这种小道道，曲里拐弯，像沾上的蓝 线头子。

乙 噢!真的嘿!(拿过钱，用指甲抠抠)哟，还抠不下 来!

**小环子** (赶紧把钱又抓了回去)拿指甲抠?您使小刀都刮哧 不下来!人家这钱，是真叫地道!

〔甲、乙两人瞠目结舌，完全被小环子的学问征服了。

小环子 这是一百块的。五块钱的美金，正面是林肯的相片 儿，背面是林肯纪念堂。那是美国人给他们的皇上 修的坟，如同咱们的十三陵，一个挺老大的方方正正

的石头屋子。那里边，估计得挺冷。 甲 看来您对外币很有研究。

小环子 我这就是业余爱好，谈不上研究。南斯拉夫五块钱 票子上印的是铁托，苏联卢布上是列宁。您赶到了 欧洲的西边就不这样了，票子上不印当家的，印有学 问的人——像你们二位这样的。比方法国，纸票上 印的都是画画的、鼓捣音乐的，像什么德拉克罗瓦、

德西彪—— 乙 德彪西吧?

小环子 啊，对，德彪西。丹麦克郎上不印别的，专印老娘儿 们；瑞士法郎 …… (突然停住)您把这张票子换给我 吧?

甲 (一愣，迅即明白了过来，从小环子手里抓回外币) 那，那可不行。对不起，我们还得用呢!(对乙)咱们 走吧!

**小环子** 嗬?合着说走就走?我教你们这么多学问，就算收

你们点儿学费还不成吗?我出高点儿价儿?

甲 出多少钱我们也不能换。这是违法的。

**小环子** 我跟你们说，老鼓捣外国钱， 一不留神就能染上脏

病!你想想，外国人使的钱，能没艾滋病吗?不是吓

唬你们，上个月我们胡同死了俩了!换给我得了! 乙 对不起，实在不能换给你。

〔甲、乙像躲瘟疫似的绕过小环子，匆匆上了路。

小环子 真他妈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啊!(望着甲、乙离 开的背影)一辈子横就出他妈这么一回国!这么大 岁数了，不定他妈怎么挖门子走的呢!俩名额，三十 五个人分，人脑子打成狗脑子。到纽约，连地铁都他 妈不敢坐!进美国头一句英语就得学“靠力靠”— 打电话叫对家付钱。这种国出不出有他妈什么用? 一群花子帮!别看你们俩那包挺漂亮，那里头不是 手纸就是方便面，没什么好东西!我他妈看到你们 骨头里!

〔甲乙敢怒不敢言，匆匆走了。

〔小环子惆怅地站在路标下，目光中充满气愤、嫉妒、 美慕、悲凉，仿佛在思考。

〔一位收废品的老职工拉着一辆手推车走过。

小环子 大叔!把这个卖给我吧?(顺手从车上抄下 一 个录

像机的包装盒，然后扔到车上五毛钱) 〔老职工下。

〔小环子走到马路边，打开包装盒，塞进去两块砖头， 然后找了根塑料绳，把包装盒子认认真真地捆扎好； 脱下身上的旧军衣，露出里边的一身西装。西装皱 皱巴巴，像是一捆咸菜。他提了提精神，运了运气， 拎着装上砖头的包装盒走上了通往出国人员服务公 司的马路。

〔一位年轻人拦住小环子。

**年轻人** (小声问)师傅，有美金吗? **小环子** (目不斜视)对不起，没有。

〔另一个年轻人跟了过来。 **年轻人** 师傅，有日元吗?

**小环子** (神态谦和)对不起，没有。 〔年轻人悻悻地下。

〔小环子在马路上走了一个来回，感到一种惬意，但 也感到几分疲劳。

〔行人拎着一台真的录像机上。

**小环子** (忘掉了自己的“身份”,身不由己地向提录像机的行

人凑了过去，轻声问)师傅，有美金吗? 行 人 对不起，没有。(下)

小环子 (望着正在远去的行人的背影，怒火在心里阴燃，猛 然间把手中的包装盒向远处的垃圾站愤愤地扔了过 去，边扔边狠狠地骂)妈的，孙子才能出国呢!(用手 指头指点着观众席中的人们)下回再搞“文化大革

命”,全他妈给你们打成特务! 〔 剧 终 。

**新戏剧观〔幽默短剧〕**

时 间：1972年。戏剧文学凋蔽萧条时期。 地点：落马湖荒原，地头。

人物：戏剧家——男，山东老赶。

队 长——男，身高不到一米六，外号于大个子。 傻 子——男。

站 长——男， 一只眼大， 一只眼小。 一副学者 风 范 。

〔幕启。舞台上空荡荡的。

〔傻子双手握拳，双臂仿效转动的火车车轮，口里 不断鸣叫着退着走入舞台。

傻 子 鸣——喊里哐啷、喊里哐啷——呜—

〔戏剧家手里牵着一只猴子、 一条大狗跟在傻子身 后。他身披一件黑布棉袍，腰上拴着一面铜锣，脑袋 上扣着一顶皱皱巴巴的国防绿帽子，两只眼睛对对 着。狗脖子上系着个黄铜马铃，猴子身上箍着个脏 糊糊的小绿褂子。

**傻** **子** (停止模仿火车鸣叫，迎上去)不大离就开始吧?啊? **戏剧家** (神情严肃，往四周瞅瞅，一口山东话)哎呀，这个气

(去)处可是不大宽绰。好吧!(唰地撩起大襟，披在 腰带上，抡起锣锤敲起大锣，功夫不大在人群中筛出 个场子，接着两个脚后跟一碰，撞出个轻响，突然扯 着山东口音喊了起来)大榆树公社革命样板戏宣传 队，现在开始战斗!(话音未落，用锣锤在大狗面前 一挥，眼珠子一瞪发了令)伙计们，出发!

〔随着喊声锣声，大狗唰地蹿了出去。它以戏剧家的 身子为圆心，哗哗地跑开了圆场。狗越跑越快，狗脖 子上的马铃越晃越响 ……

**戏剧家** (猛然间对着猴子一跺脚，又是一声高喊)二伙计，看 你的啦!

〔猴子唰地蹿了出去，三蹿两蹿撵到狗身边，前爪抓 住狗脖子上的皮带，一踹腿跨上了狗背。

**戏剧家** (几乎与猴子的动作同时，扯开破锣似的嗓子唱了起 来)“穿林海，跨雪原—— ”

〔围观的人群哗地笑了起来。傻子笑得前仰后合。

戏剧家 (目不斜视，手挽狗缰，神情一丝不苟地唱)“气冲霄

汉 哪 — ”

〔当戏剧家唱到“一颗红星头上戴”时，只见猴子从绿 褂子的口袋里揪出个小绿帽子，小帽前沿钉着五角 星，它用前爪把帽子揪了揪扣在脑袋上；当唱到“革 命的红旗挂两边”时，猴子从口袋里摸出两张红领 片，歪歪拧拧地贴在领口上……

〔人群笑成了一个疙瘩。

〔垦荒队长神情抑郁地走上舞台。他拨拉开傻子，喝 住狂奔的大狗，一脚把猴子从狗背上周了下来。

队 长 (声音不高，却充满威严)别唱了!别唱了!说你哪!

戏剧家 (急了)干什么?你踢我的猴?啊?你踢我的战友? 你胆子也太大咧!伙计，没怎么样吧?(揽过猴子) 老二，怎么样?踢伤了不?你踢我们，你踢的不是 猴，不是狗!你踢的是革命样板戏!

**队** **长** (逼上前去)你是从哪儿来的?

**戏剧家** 从哪儿来的?大榆树公社!(掏出根烟塞到嘴里，嘴 唇激动得直哆嗦)老家在山东，五九年的移民。也算 个知识青年吧!

**队** **长**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戏剧家** 干什么的?你没看见吗?我们这是革命样板戏宣传 队。你们这个气(去)处叫演唱组。一码事!

**队** **长** 宣传队?(一声断喝)你真敢说!

**戏剧家** (急了，山东话有点结巴)怎么着?明人不做暗事! 我这里带着介绍信呢!(掏出一张黄糊糊的纸条子) “兹有我公社革命样板戏宣传队周广安同志等一行 三人，前往贵处慰问演出，请接洽为盼。”瞧清楚喽! 这底下盖着戳儿呢!大榆树公社革命委员会 ……

**队** **长** 宣传队?(抓过纸条子撕碎)把他带走!

戏剧家 (眼珠子瞪得光剩下白眼球)凭什么抓人?凭什么抓 人?我是你们请来的!这几天，在旁的公社，我们是 一天四场演出，场场满座。(指着傻子)你们这位同 志，看了我们的演出，连声叫好。咱听说，你们这个 气(去)处文化生活不够活跃，咱是下了横心，义务演 出!茶，不喝你一口；饭，不动你一筷子。图什么? 图的是青年们看上革命样板戏!看你这个样子，你 像个当官的，实话说了吧：你这个觉悟，还不如个当 兵的!

〔戏剧家武松似的一顿演说，不知哪根神经短了路， 抗议变成了山东快书。众人哄笑着。

**戏剧家** **(说山东快书)**

就凭你八抬大轿咱不来， (当哩格当 ……)

好酒好菜不稀奇! 沙家浜前红旗展，

阿庆嫂枪毙刁德一。

(当哩格当 ……)

说奴隶们翻身得解放，

吴清华渣滓洞里绣红旗! 杨白劳一碗盐卤喝下肚， 咱贫下中农死得屈。

(当哩格当 ……)

方海珍五洲四海心头放， 杨水才小车不倒只管推!

〔狗仗人势，大狗扑上去咬了队长一口。

〔恰在此时，畜牧防疫站站长拉着一辆三个座位的马 爬犁走上。

站长(学者风范十足，那只比较大的眼睛不断眨动着)这 是谁的狗?嗯?这是条疯狗。落马湖在蔓延狂犬病



戏剧家 疯狗?疯狗怎么不咬我?

站 长 那当然。疯狗不咬已经疯了的人。(指着戏剧家)他 是疯子，把他带走!

队长 不咬你?不咬你可咬了我 … …

站 长 那当然。疯狗咬了的人早晚得疯。(指着队长)他是

疯子，把他带走!(指着马爬犁对队长和戏剧家)上 车!

**傻** **子** (凑过去)你们那儿伙食怎么样?不大离儿把我捎上 吧?(抬腿要上)

站 长 不行!(数着爬犁座位)一、二、三， 一趟只能拉仨!

(自己坐在了“三”的位置上) 〔爬犁车走远。

〔落马湖荒原变得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个傻子、 一 只 猴子和一条狗 … …

*〔* *剧* *终* *。*

**士为知己者死〔幽默短剧〕**

时间：1970年麦收前后。 地 点：落马湖荒原。

人 物 ： 小 傅——兽医，痢疾病人的临时护理，外号肉 轱辘。

吴胖子——卫生员，男，大近视眼。

曹家驹——男，重病号，小名叫老四，异常弱小。 病号甲、乙、丙、丁——都是男的。

兄弟连队来讨病便的两个小伙子， 一个个头儿很 高，一个很矮。

〔幕启。天幕上等待收割的小麦一直漫向天地之 交 。

〔田间的三岔路口， 一个歪歪拧拧的木牌子，牌子 上一个箭头，很像一个人伸着个手指头。箭头上 有一行小字：“小五队”。

〔叙述人幕外音：“那年夏天，落马湖荒原像闹瘟 疫似的到处蔓延着痢疾 …… "

〔小五队， 一间土房改成的临时隔离间。

〔房间内，靠南墙一铺大炕，炕上躺着病号甲、乙、 丙、丁……靠北墙的墙根儿， 一拉溜儿整齐地码

放着一排铁锹头。炕的紧东头挂着个蚊帐。

〔土墙上的大标语，像是一个说话结巴的人在喊 口号：“打倒唯生产力论，和痢疾!”“小镰刀打败 机械化!”

〔小傅正在往铁锹头上一小把一小把地撒着沙 土。事情办完，他直起腰，掸掸手上的土。

小傅(数着锹头)一、二、三、四 …… (数完锹头)哥儿几个， 瞧清楚喽!一共是二十四把，每位四把。上边都给 你们垫上了沙土。哥儿几个，有情况的时候，瞄准点 儿，别弄得哪儿都是!

**病号甲** 啧!嘿!这主意好，省得老往厕所跑。

**病号乙** (脸都拉绿了，仍然不忘“斗咳嗽”)肉轱辘!(伸出大 拇指，用日本人说中国话的口气)你是中国人的这 个!

**小** **傅** 为人民服务!(点上根烟)

**病号丙** (始终在皱着眉头自言自语)你说这地方这痢疾怎这 么王道呢?一天十四五趟 … …

小 傅 趟数再多我也挡得住你们!这叫学问!

〔吴胖子走进门。他右手高举着一个葡萄糖瓶子，瓶 里满满一下子暗黄色的药汤子。 一根一米多长的胶 皮管子，一头插在瓶子口，另一头掐在吴胖子左手 里。他左胳膊挎着个柳条编的筐，筐里是大大小小 的纸包。

吴胖子 (神情亢奋，像走上了舞台)诸位!诸位!想吃药，就 剩下矽碳银了，氯霉素、黄连素都没有了。(腾出右 手抓起一把药包，像扔糖块似的撒在炕上)

〔病人们不满地吵吵着。

**吴胖子** 诸位!诸位!我今天给弟兄们带来了一件新式武 器：(举举瓶子)马号老于头献出的偏方，黄菠萝树皮 熬的水，偏方治大病。

**病号甲** 净他妈“幺蛾子”!老于头是喂牲口的，能给人开方 子吗?

吴胖子 不相信贫农，就是不相信革命。诸位!诸位!黄菠 萝水，涮洗年轻人红色的大肠，消灭大肠杆菌。哪位 先来?

**病号乙** 一回喝这么多?

**吴胖子** 这东西，从底下喝，不算多。

**病号丙** (仍在自言自语)你说这地方的痢疾怎这么王道呢?

**吴胖子** (俯到病号丙的身边)伙计，你先来?好!到底有觉 悟高的!(眼睛近视，找不准地方)哎，你那买卖在哪 儿呢?

**病号丙** 你他妈瞎?

**吴胖子** 找到了。(出口长气)真不好找。你可沉住了气，不 能乐。注意!开始灌啦!怎么啦?热呼呼的，对不 对?挺舒服，对不对?(用朗诵口吻)一股暖流，带着 乡亲们亲切的问候 …… (唱)“小河的水呀清悠悠 ……”哈哈哈哈……

病号丙 你再贫我可嗫不住啦!

吴胖子 别!别!您可千万不能乐! 〔满屋的人围上来看热闹。

〔一只大手掀开了隔离间的布帘子。兄弟连队一高 一矮两个小伙子涌进屋门。

高个子 (一眼看到吴胖子身上脏糊糊的白褂子)大夫，曹家

驹在您这儿吗? **小** **傅** 你们是哪儿的?

**高个子** 我们是九连的，找曹家驹有急事儿。 **矮个子** (生恐被挡驾)我们是曹家驹的朋友! **小** **傅** 他是重病号，在蚊帐里。

〔高个子、矮个子两人急如星火过去掀开了蚊帐。曹 家驹躺在里面。

**高个子** (目光中充满美慕)老四!你这回可他妈抄上啦!吃 着病号饭，看着小人书，一个麦收就拿下来了。

矮个子 我们哥儿几个可累稀啦!(指指墙上的标语)“小镰 刀打败机械化”,有拖拉机不使，偏拿镰刀练。(顺手 从标语上撕下一块，卷起烟)四千米长的堑，一人十 个苗眼儿，瞧瞧，手上全是泡……

**高个子** (打断矮个子)老四!怎么样?不要紧吧? **曹家驹** 就是觉着浑身发软 ……

**高个子** 你得吃东西。(并不十分关心老四的病情)老四，我

们哥儿几个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矮个子** (急切地)想求你帮点儿忙 ……

**曹家驹** (苦笑)我都这样了，还能帮你什么忙? **矮个子** 嘿!这事儿非你不可!

**高个子** 我们呀，(凑过去压低嗓音)想跟你要点儿东西…… **曹家驹** 要什么?

高个子 (从兜里掏出个小盒，指指铁锹头)要点儿“那个”。 你知道，这阵儿请病假，非痢疾不批!光嘴说不行， 还得化验。我们从你这儿带点儿回去，就不怕他们 化验了!

**矮个子** 你这是真东西!(也掏出个小盒)就这么个意思。

**高个子** 老四，给弄点儿吧!一人来一点儿……

**曹家驹** (欲哭不能)我都病成这样了，躺这儿直倒气儿，你们 还有心思……

高个子 (脸沉了下来)老四，你这么说咱们可就显着远啦! 咱们哥们儿平常怎么样?谁都他妈有用得着谁的时 候!再说，那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是跟你要什么 值钱的东西吗?啊?你说话呀!

矮个子 老四，这点儿忙你都不肯帮?你不能见死不救!你 稍微活动活动，我们六七天的假就拿下来了。(手拍 着胸口)凭心说，兄弟我要是有你这两下子，决不会 来麻烦你……哥们儿相处一场不能小气……

曹家驹 (忍无可忍)我是小气人吗?啊?(脸冲着高个子，手 指着矮个子)你问小六子，他奶奶去世我一下子寄去 了三十，三个月我没抽烟……(推推面前的小盒)我 现在真的没有!这不像自来水龙头，一拧就哗哗的。 我这会儿真弄不出来，我都脱水了……

**矮个子** 那你怎么老去那儿蹲着呢?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高个子** 你换个姿势怎么样?坐起来，运口气。

**曹家驹** 一天一宿，二十三回……(盛情难却)要不然你们先 在铁锹上挖点儿?等会儿有了我给你们留着 ……

高个子 (激动得双手拉住曹家驹的手)君子无戏言!你可是 我们哥儿几个的希望!

曹家驹 (习惯成自然)为人民服务。我尽力而为吧 ……

高个子 老四，凭良心说，讲干活我们哥儿几个都不是善碴 子，可这回真顶不下来了。(指指矮个子)小六子，今 年才十六，蹲地下站不起来了。

矮个子 操!瞧他妈这条标语：“打倒唯生产力论和痢疾”

**曹家驹** (望望矮个子， 一阵心酸)唉!(抓起几个小盒拉下了 蚊帐)

〔叙述人幕外音：“从此以后，老四拒绝打针吃药。隔 不几天，他的朋友们之中就有人来找他要点儿‘那 个’。老四心甘情愿地满足朋友们的要求…… ”

〔曹家驹那顶灰黄的蚊帐，蚊帐前面是排成串的小 盒。小盒各式各样：有精装的烟盒，有装中药丸的小 圆盒，有的只是半截信口袋……

〔叙述人幕外音：“麦收过去了，老四的朋友们都来看 他 …… "

〔高个子和矮个子手里提着香烟、啤酒、罐头和大包 的狗肉走进隔离间。

**高个子** 老四，你可帮了弟兄们的大忙了!

**矮个子** 今儿公休，咱们哥儿几个好好喝一顿! **高个子** (打开曹家驹的蚊帐)人呢?

〔一个空空的蚊帐。

小 傅 (异常凄楚)哥儿几个，老四死啦 ……

**高个子**

(几乎同时)什么?老四死啦?

**矮个子**

〔烟、酒、罐头掉在了地上。

〔深秋的荒原。暗黄色的大地上，走着一支小小的队 伍。一群喝醉了酒的大汉哭一阵、喊一阵，跌跌撞撞 地走着。

众 人 (呼叫着)老四，好兄弟——(用唢呐、笙、笛子、脸盆、 饭盒、搪瓷碗，用五花八门的音响吹奏出一种悲凉的 小调)

〔队伍尾部展开 一 幅巨大的纸幡。纸幡上的白纸黑 字赫然醒目：“士为知己者死!”

〔荒原很静。

〔送葬的队伍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压地银山一般向 荒原深处滚去。

〔剧终。

**土地无边**



曾纪鑫

曾纪鑫，男，1963年生于湖北。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现 已发表各类文艺作品500多篇。著有话剧《永远的船》、《挡不 住的诱惑》、《吕不韦》、《青铜九鼎》,出版有大文化散文集《千 秋家国梦》、长篇小说《死亡之约》、中短篇小说集《青雾缭绕 的岁月》等多部作品集。

**人** **物**

胡佑华年近60,农民。

胡生富33岁，胡佑华长子。 桃 子 胡生富妻。

旺 旺8岁，胡生富子。

胡生菊30岁，胡佑华女。

胡生贵25岁，胡佑华次子。 茶 花 胡 生 贵 妻 。

胡生发19岁，胡佑华三子。 谢拐子 乡村混混。

村民、牌友、邮递员等。 **时** **间：**当代。

**地** **点** **：**江南某偏僻山村。

〔幕启。灯光明亮。

〔江南某僻远山庄， 一幢幢房舍依山而筑，房前屋后 绿树掩映、翠竹环绕，显得原始古朴、幽静恬然。

〔胡佑华家，三正一偏的红砖紫瓦房。 一条崎岖不平 的土路从房前经过，蜿蜒着伸向远方，消失在朦胧的 地平线。

〔胡佑华蹲在屋前稻场上， 一 口接一 口地抽着烟锅。 大儿胡生富弯腰凑在他的身边，巴结似的说着什么。

**胡生富** 爸，俺跟生菊妹都讲好了，想到荆市码头去做点小本

生意，您看怎么样? 〔胡佑华抽烟不语。

胡生富 听说在那里卖盐茶蛋、麻辣鱼、快餐饭，还有瓜子水 果什么的，赚钱得很，每天挣个三五十元不成问题。 〔胡佑华仍然沉默。

**胡生富** 爸，这样的好事，打起灯笼都难找，行，还是不行，就 您一句话了!

**胡佑华** (终于开口)这样的大好事，怎么人家都不想做，偏偏 给你一人留着呀?

胡生富 自然是好多人都想做，但得有关系路子才行呀!要 打通码头上红道黑道的关节，要在码头附近租得到 一间住房，要有可靠的进货渠道……这些，可不是一 般人办得到的。正巧生菊妹的男人张学勇有这方面 的路子，一些该办的事，他都可以帮我办到。

**胡佑华** 鸟儿大了，翅膀硬了，要飞，当然是好事……

〔胡佑华“吭吭”咳了两声，取下烟锅，在地上磕着余

烬。胡生富赶紧掏出一支过滤嘴香烟递了过来。 **胡生富** 爸，抽这个，换换口味。

**胡佑华** (抬头望了他一眼)你又不抽烟，哪来的过滤嘴?

**胡生富** 谢拐子从广州回来，说是做了一笔生意，赚了钱，在 村委会门口请客“耍条”。我当时在场，就接了一支。

**胡佑华** 谢拐子?那家伙不地道得很，晓得他在外面又搞了 些什么鬼名堂!

**胡生富** 不管白猫黑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 **胡佑华** 所以你想跟他一样到外面去学几招?

**胡生富** 我跟他?根本不搭界呢!他不过是一个混混，而我， 您又不是不晓得，就是到外头去挣钱，也只能挣几个 血汗钱。

〔胡佑华不语，胡生富将纸烟递到他嘴边，胡佑华只 得衔住。胡生富掏出一次性塑料打火机点燃纸烟。

胡佑华 (抽了一 口)这是什么味儿?半点劲头都没有。(取 出香烟揪掉过滤嘴，“吧吧吧”地再抽)没有味儿，一 点也不煞瘾，还是俺的老叶子烟好!

〔胡佑华将纸烟扔在地下，掏出一把烟丝卷成烟筒塞 进烟锅，有滋有味地抽了起来。

**胡佑华** 老大，你莫以为外头什么都好。常言道，在家千般 好，出门一日难，你是没有尝到在外吃苦的滋味……

**胡生富** 就是吃苦，我也想尝尝。老二生菊到城里，户口也转 走了；老三生贵是个泥瓦匠，一年四季不落屋，今年 过年刚结婚，蜜月都没度完，就把茶花丢在家里头， 走了；老幺生发马上高中毕业，到时也要考大学进 城。咱兄弟姊妹四个，就俺一辈子待在山旮旯里头，

我总是有点不甘心。

**胡佑华** 生富，若论种田，你是一个好手……

**胡生富** (打断)爸，你心底又不是不清楚，如今田地还有个什 么种头呀?这提留那提留、七税八税的算下来， 一亩 田每年要上交大几百元，还要投资买种籽、化肥、农 药，而稻谷、麦子、棉花这些农产品全都降价不值钱， 一年上头累死累活，不背债糊张嘴巴就蛮不错的了。

**胡佑华** 到外头做事可要本事呢!

胡生富 村里一大半青壮劳力都到外头打工去了，莫非我胡 生富就比他们差蛮多?只要肯下力、吃苦，我就不信 赶不上谢拐子!

**胡佑华** 我真担心你在外面打不开场子，人太老实太本分就 会吃亏受罪呢。

**胡生富** 爸，你怎么总想把我箍在屋里头?

**胡佑华** 哪个想箍你?把你箍在家里对我有什么好处?你以 为老子蛮封建是不是?俺巴不得儿女一个比一个更 有出息，一个个全都跑到外边去干点大事。当然，要 是到外头去受罪、去吃苦、去做下等人，俺是坚决反 对的。那样的话，倒不如待在家里种几亩薄田，过几 天安生日子呢!

**胡生富** 我这辈子安逸够了，只想到外头去闯一闯!

**胡佑华** 你当外头遍地都是金子银子，只要弯弯腰，就捡得着 的么?当年你叔父胡佑荣还不是一心只想飞出去， 结果怎么样?几十年了，直到今天半点音讯都没有，

恐怕早就死在外头，连一把尸骨也没收到 …… 胡生富 爸，你这是在诅咒我呢!

**胡佑华** 诅咒你?老子诅咒你?!哪有父亲诅咒儿子的!(气

愤地指着儿子)我看你想出去都有点想疯了，就来专 门找老子的歪!你……你既然铁心铁意想出去，还 假心假意地跑来找我做什么?

胡生富 (顺从地)爸，你莫生气呀爸，我跟你商量着呢，你要 是不答应，我就守着田地、守着房屋、守着妻儿，哪里 也不去!

胡佑华 (瞧着胡生富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不觉心软)老大， 你实在想出去，我也不拦你，只是有些话，当说的还 是要说，听不听就是你的事了。你既然铁了心想出 去，那……你就走吧!

**胡生富** 我……我想把媳妇桃子也一起带出去……

**胡佑华** 她是一个蛮不错的帮手，当然要带出去呀。你们若 在外面吃不消，随时都可以回来的。

**胡生富** 爸，家里的田地……还有旺旺在村里读小学……

**胡佑华** (挥挥手)都交给我得了，你就安心安逸发你的大财 去吧!

**胡生富** 那就辛苦您了 ……

**胡佑华** (爆发地)辛苦?老子这辈子就是你们不花钱的长 工!把你们一个个拉扯成人、娶亲完配，以为可以缓 口气享享福了，哪个晓得还要给你们带儿子、守房 子、种谷子……不把俺的几根老骨头累断你们是不 会罢休的，只有哪天眼一闭、腿一蹬，一了百了，老子

才算真正解脱了! 〔 灯 熄 。

〔一束追光照在胡佑华与八岁的孙子旺旺身上。

〔旺旺背着书包欢快地向前小跑，胡佑华跟在后面累

得气喘吁吁。

**胡佑华** 旺旺，慢点旺旺，你想把老子一个人甩在老后头呀! **旺** **旺** 爷爷，哪个要你来接我的，反倒成我接你了。

**胡佑华** 不接你，老子不放心呢。 **旺** **旺**爸爸妈妈就从来不接我。

**胡佑华** 要是你爸爸妈妈在家，我才不操这份瞎心呢。正因 为他们不在家，我才到学校去接你。老子的压力大 着呢，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担当不起呢!

旺 旺 爷爷，明天你就不要来接我了，一放学我就回家，保 证不在路上贪玩，不让你多操半点心。

**胡佑华** (赶上，抚摸旺旺的脑袋)像个小大人，真乖。旺旺。 我问你，你到底想不想爸爸妈妈呀?

**旺** **旺** (点头，又马上摇头)刚开始蛮想，现在不怎么想了。 爷爷，我爸爸说是为了我，他才出去赚钱的。

**胡佑华** 为了你?

旺 旺 嗯，他说他过去不懂事，一心只想玩，没有专心念书， 结果什么本事也没学到。他好后悔，就要我好好念 书，要我上中学、读大学，他说读书需要蛮多蛮多的 钱，他就是为了我今后能上中学、读大学才出去挣钱 的 !

**胡佑华** 这么说，你今后肯定是不会待在村里的啰!

**旺** **旺** 那当然，我要到城里去读书，要到美国去留学! **胡佑华** 什么?美国?

**旺** **旺** (神往地)嗯，就是美国!我哪儿也不去，只想到美国 去留学!

**胡佑华** 要去美国，那该有多远啊!

**旺** **旺** 越远越好。

〔胡佑华沉默。

**旺** **旺** ( 诧异地)爷爷，你好像不愿意我去美国?

**胡佑华** 哪里哪里，旺旺想去的美国肯定是个不错的好地方。 我巴不得你们一个个都飞出去，飞得又高又远呢!

**旺** **旺** 飞?(做了一个飞的动作，不解地)又不是鸟，没有翅 膀，怎么个飞法呀爷爷?

胡佑华 是打比方呢旺旺，人大心野，一个个都想出去，俺就 是拦也拦不住啊!可我不希望你们到外面去吃苦、 去受罪、当下人，而是干出一番大事业，一个个有头 有脸、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旺** **旺** 爷爷，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这两个词我不懂。 **胡佑华** 就是当大官、发大财呀!

**旺** **旺**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记住了。 〔村民甲匆匆上。

村民甲 (隔得老远大叫)老胡，我刚才打你老三胡生贵家门 口路过，听得你家媳妇茶花在屋里又嚷又叫，还有一 个男人嘻嘻哈哈的声音。你家老三又不在家，这事 情恐怕有点不正常。我想进去瞧瞧，又觉不妥，就跑 来叫你了。

**胡佑华** 啊?青天白日的，竟有这样的事，这还了得?! 〔胡佑华手拉旺旺踉跄奔跑。

**胡佑华** (边跑边回头)老雷，请你帮忙在村里叫几个人，快点

赶来给我助威! 〔追光熄。

〔舞台左后方灯亮。

〔胡佑华三儿胡生贵家。茶花与谢拐子两人扭打在

一起。

**茶** **花** 不，不，我不!

**谢拐子** 我要你，今天就要你!茶花，跟你说句实话，我心里 头，就只爱你一人。你做姑娘时我就爱上了你，爱得 心肝肚疼的，就跟电视里头演的那些爱情剧一模一 样，真是“爱你没商量”呢。你看，我在广州给你买了

好多好多的花东西 …… **茶** **花** 我不要你的臭东西!

**谢拐子** 东西好着呢，一点都不臭，不信你闻闻，你闻闻，香得

很呢!只要你答应我，它们全都是你的了!

**茶** **花** 不行，绝对不行!

**谢拐子** 有什么不行的?反正胡生贵到外头打工去了，咱们

就是搞翻天，他也不晓得呢! **茶** **花** 我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谢拐子** 他一出去就是半年，你真的一点都不感到孤独，不想

有个男人陪你说说话，睡睡觉? **茶** **花** 不，我不!

**谢拐子** (淫笑)茶花，俺晓得你是在说假话呢，嘴里头不，心 里其实想得不得了。

〔谢拐子使劲箍着茶花，将她往里屋抱。 **茶** **花** (拼命挣扎)谢拐子，放开我!

**谢拐子** 那……我给钱怎么样?一次几多钱?两百，五百， 一 千?多高的价码，只要你答应，我都认了!

**茶** **花** 怎么都不行!放开我，快点放开我! **谢拐子** 那……就莫怪我不客气了!

**茶** **花** 你敢动武使蛮，等俺生贵回来了，看他不找几个人好 好收拾你。

**谢拐子** 胡生贵敢惹我，我也就算不得什么谢拐子了。 **茶** **花** 那我可要大声喊人了!

**谢拐子** 大伙都下田了，你就是把噪子嚷破，也没哪个听得

见 。

〔谢拐子将茶花抱进里屋床上。

**茶** **花** 滚，你滚!不得好死的谢拐子，你到底放不放开我? **谢拐子** 这样的好机会，就是要我的命也不会放过呢。

〔茶花挣扎不脱，猛然一口咬在谢拐子肩头。

**谢拐子** (一声惨叫)唉哟哟，狗日的茶花，你敢咬老子!好， 看我不把你撕成两块才怪!

〔谢拐子正欲野蛮施暴，胡佑华手握扁担怒目而上。 **胡佑华** (大吼)住手!谢拐子，你给老子住手!

**谢拐子** (吓了一跳，赶紧回头，极力镇静自己)哟，原来是胡 伯 呀 。

**胡佑华** 谢拐子，你胆子可不小啊，青天白日的，竟敢调戏良 家妇女!

**谢拐子** 没……没……胡伯，您误会了，我跟茶花两人在开玩 笑呢，没别的意思，年轻人么,在一起逗乐子呢。

**胡佑华** 你还想狡赖?刚才我在外头什么都听到了，你瞒得 过我么!

谢拐子 (立时换了面孔，凶神恶煞地)听见了又怎么样?你 以为拿着一条扁担就蛮不得了，难道我谢拐子怕你 不成?

胡佑华 你不要以为我的几个儿子不在家，就想欺负人。告 诉你吧，今天就是拼着一条老命，我胡佑华也要讨回 公道!

**谢拐子** (自知理亏，欲下)对不起，我可没工夫陪你了，快点

给我把路让开，我要走了!

〔村民甲、乙上，皆冷冷怒视谢拐子。 〔谢拐子心虚，不由自主地后退两步。

**胡佑华** 谢拐子，有人怕你，可我不怕!你今天撞在老子手 上，俺要挑断你的脚筋，打断你的脊梁，让你爬出生 贵屋门，当一辈子残废人，看你还敢不敢害人!

**谢拐子** (点头哈腰)别……别这样……胡伯，有话好说，有话 好说么 ……

**胡佑华**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谢拐子** 我道歉，我跟茶花、跟您，还有大伙儿一起赔罪，我保 证今后不来欺负茶花了。

〔谢拐子掏烟敬给众人，大家全都不接，谢拐子尴尬 地陪笑。

**胡佑华** 此话当真?

**谢拐子** 我敢对天起誓，句句都是真话!要是再犯，千刀万

剐!

**村民甲** 谢拐子，我们都是见证人，日后再耍流氓，可就真的 对你不客气了!

**村民乙** 老胡，只要他肯改，这回就饶了他算了。

**胡佑华** (对谢拐子)要不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老子真想废 掉你!

谢拐子 胡伯，不能废，要是残废了，我孤身一人可怎么活下 去呀?胡伯，求求您了，求您饶我这一次，放我一马 吧，我改，今后一定改!

**胡佑华** (指着门外)狗东西，还不快滚! 〔谢拐子狼狈跑下。

**村民甲** 社会上的风气，就是让这些人给搞坏了。 ·59 ·

**村民乙** 像谢拐子这样的人，无父无母，游手好闲，真是杀无 血剐无皮呢。

**村民甲** 是啊，搞“严打”那阵子，派出所把他抓去关了几天，

还不照样又放出来了?这样的人，连政府都拿他没 法 。

**胡佑华** 邪不压正，你越怕他，他越邪气，只有跟他对着干，才 能压住他的气焰!

**二村民** (异口同声地)是啊，对付这样的人，有时候是得狠点 才行 。

〔村民甲、乙议论着下。

茶 花 (哽咽)爸，您要是再晚来一步，我……哪还有脸见人 呢……

**胡佑华** (宽慰地)茶花，你是俺的好媳妇。就是有个三长两 短，也不是你的过错。

茶 花 (诉苦地)爸，我自打今年正月初六嫁过来，元宵节刚 过，生贵就打工走了。几亩田地留给我，吃点苦倒没 什么,关键是一 天到晚都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周 围一些地痞无赖晓得我男人不在家，老想在我身上 打主意。深更半夜的，经常有人跑来敲门，吓得我大 气都不敢出 ……像谢拐子这样的人，嚣张到这种程 度，青天白日的，就想侮辱我……爸，这样的日子，可 真难熬呢 … …

〔茶花说着，不禁双手掩面，哭了起来。

胡佑华 茶花，别哭。你的事，俺过去管得太少了。这样吧， 你明天一早就到镇上去给生贵拍个电报，要他赶快 回家!

茶 花 他回来了又有什么法子呢?爸，算了，我一个人撑着

点，也就熬过来了。等咱们挣够了钱，他也该落屋 了，就能过快活日子了。

**胡佑华** (固执地)不，不管天大的事，要他马上赶回来，我有 话跟他交待。

〔茶花犹豫地望着胡佑华。

**胡佑华** 就说我病得不行了，快要落气了，要他赶回来送终! 〔 灯 熄 。

〔 灯 光 昏 暗 。

〔夜，胡生贵家，门口赫然放着两个硕大的装得鼓鼓 囊囊的旅行袋。

〔胡佑华坐在一把老式木椅上抽着烟锅，胡生贵口叼 过滤嘴香烟躁动不安地走来走去，茶花倚靠门框望 着胡家父子二人。

**胡生贵** 茶花呀，你一个电报拍过去，说是爸爸快……快要断 气了，真是把我给吓坏了。

胡佑华 (得意地笑)若不这样写，你肯回来吗?回来见我活 蹦乱跳的，你还不高兴，是不是真的盼老子早点儿死 呀!

胡生贵 你们不晓得建筑队有多忙，刚刚接了一个赚钱的活 路，天天忙得毛焦火辣，没想到你们却拍这样的电报 骗我。你们以为回来一趟是那么容易的吗?要坐火 车、转汽车，光车费就是几百块。这都不说了，最要 命的是在火车上遇上了一个小偷团伙，把我刚从老 板手里拿到的几千块工钱全给偷走了。

**茶** **花** 啊?你怎么不把钱藏好呢?

**胡生贵** 他们只要瞄准了你下手，藏得再好也是枉然。

**胡佑华** 你过去不都是通过邮局寄回来的吗?

**胡生贵** 上半年的工钱刚发到手，就收到你们拍的加急电报， 我想反正就要回家的，有什么必要寄呢，就揣在身 上，没想到就出事了。

胡佑华 唉，你这半年算是白干了，比打水漂还不如。我说过 外头的世界邪乎得很呢，尽是些大大小小的漩涡，一 不小心，就把人给卷走了，吞得无影无踪，你叔父胡 佑荣就是那样给卷走了的，可你们总是不相信。不 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出了事才晓得厉害吧!

**胡生贵** 到处都一样，外头邪乎，村里就不邪乎么?青天白 日，还有人调戏俺媳妇呢。

**胡佑华** 要是你在家，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胡生贵** 只守在屋里，种几亩责任田，半点出头之日都没有。

**胡佑华** 总比你白干半年要强。

**胡生贵** 不是白干，我有工钱，是让人偷走了，要是你们不拍 什么鬼电报，半年攒个几千块，不知有多滋润呢。

**胡佑华** 把罪过怪到老子头上来了，好好好，你到底几多钱， 说个准数，俺赔你的。

胡生贵 (讪笑)爸，不是这个意思，丢了就丢了，哪能怪您呢? 当时心疼得直流泪，过后一想，就只当患病买药吃 了，破财免灾呢。心里一想穿，也就没什么了，也不 知您把我召回来到底有什么事要交待?

**胡佑华** 你打工在外，长年累月地把新媳妇丢在家里怎么行? 茶花虽是俺媳妇，可俺一个老头子，有些事，想过问 也不方便，想管也管不了。这次骗你回来，没别的意

思，就是要你把茶花的事定下来。 〔胡生贵扔掉烟蒂，沉默。

胡佑华 把茶花带出去，或是回来陪茶花过日子，怎样都行， 就看你的了。

胡生贵 带茶花出去，能干点什么呢?

胡佑华 帮着你们洗衣、做饭，啥活路不能干呀，就是跟着一 起白吃饭，她是你明媒正娶的媳妇，也是应该的!

胡生贵 我们一群大男人，居无定所，走南闯北的，还真不方 便 呢 。

胡佑华 那就回来陪茶花过日子吧。 胡生贵 更不行!

胡佑华 这不行，那也不行，你想怎么办?

茶 花 爸，莫逼生贵，他也有他的难处，俺就这样过，也行

的 。

胡佑华 瞧，多好的媳妇啊，你就忍心把她一个人撇在家里 吗?你实在没有本事，那……就跟茶花离婚，免得害 了人家好闺女!

〔胡佑华在椅腿上磕了磕烟锅，站起身。 胡生贵 (嗫嚅地)爸，这……这……

胡佑华 (欲走)要说的都说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胡生贵 爸，要是茶花一走，咱新家怎么办?责任田怎么办? 胡佑华 新屋我给你们守，田地我给你们种。

胡生贵 老大生富两口子也走了，这么多的田地，您一个哪能 种得了。

胡佑华 老子种不了，还不能请人帮忙吗?

胡生贵 那……我还想跟茶花商量商量……

胡佑华 (打呵欠)你们商量吧，忙了一天，我可要回去睡觉 了 。

茶 花 外头有点黑，看得见么爸?

**胡佑华** 这么熟的路，不用眼睛都看得见。 〔胡佑华下。

〔胡生贵深情地望着茶花，四目对视。 **胡生贵** (上前)茶花，俺在外头可想你呢。

茶 花 (故意地)哼，说得比唱得还好听，若不是老头子逼 你，你才不肯回来呢。回来了，还怪这怪那的。俺在 你心头，半点分量都没有，真不如你爸说的那样，早 点打离婚。

胡生贵 (急切地表白)谁说我不想你?你就是我的亲亲，我 的宝贝，我的心肝。(打开旅行包拉链掏出几件新 衣)瞧，这是俺在外头给你买的新衣，要是不想你，会 买这么多的衣服吗?只要穿上它们，你肯定比城市 姑娘还要时髦还要漂亮。

茶 花 咱一个农民，摸泥巴坨子的，要那么时髦漂亮干什 么?

胡生贵 茶花，咱们新婚没满月，老板就催我去上工，不去不 行呀，不去老板就要炒俺的鱿鱼。把你丢在家里吃 苦受累，还受委屈，都是我的不对，你就原谅俺吧茶 花……

〔胡生贵猛然一把抱住茶花。

茶 花 (伏在他肩上)生贵，俺不怪你，俺晓得你在外头打工 也不容易呢。

胡生贵 可不是嘛，打工仔打工仔，不就人家的一个苦力么。 老板怎么支使，你就得怎样做才行。稍不如意，就得 看他的脸色。遇上个好点的老板，说你几句也就算 了；若是碰上心肠狠的，就要吼你，还要把你关在黑 屋子里头，揍你的人。茶花，在外头给人家打工，可

真不是滋味呢。

**茶** **花** 生贵，我能理解你。

**胡生贵** 在城里咱真是一无所有，做了那么多的楼房，没有一 间是自己的，都是跟人家瞎忙活。今天在这儿耸一 栋楼，明天又得奔另一个新地方奠基打桩。东流浪， 西奔波，城里人把咱们称作“盲流”;而村里人呢，又 把咱们看成了半个城里人。就这样两头没着落，上 不巴天，下不着地，好像一张挂在墙上的画，悬在半 空既没根基，想飞又飞不走，真是半点意思都没有。

茶 花 生贵，那你不如干脆回来算了。在家里，田土是你

的，房子是你的，菜园是你的，鸡鸭鹅是你的……什 么都是你的，咱们就是实实在在的主人。穷是穷点， 苦也苦点，只要能过日子，只要咱们恩恩爱爱，不比 外头强似百倍吗?

胡生贵 (坚决地摇头)既然走到这一步，我就不想回来了。 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趁自己年轻，再 重的活也干，再大的罪也受，再多的委屈也忍……茶 花，我只要赚了钱，打开了路子，也一样能当老板。 到时候，咱们就在城里购一套商品房，把户口也迁过 去，也要请保姆、买轿车、雇保镖，咱们要安安逸逸地 享一辈子清福!

茶 花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胡生贵 (神往地)只要努力，我想总归有那么一天的。 茶 花 可现在呢，现在我们咋办啊?

胡生贵 是啊，现在……老头子发了话，我这个做儿子的不能 不听。茶花，我肯定不能回来陪你，你只好跟我一起 走 了 。

茶 花 跟你到外面，我能干些什么呢?

胡生贵 我上哪，你就上哪。天无绝人之路，在附近总能找得 到什么活路的。

茶 花 (抚摸生贵脸颊)生贵，俺都成你的一个负担了。

胡生贵 不，不，你才不是我的什么负担，而是我的亲亲宝贝

呢 。

〔两人紧紧拥抱。 〔 灯 暗 。

〔 灯 亮 。

〔胡佑华家门口，幺儿胡生发拎一网兜书上。 胡生发 (富有感情地边走边唱)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离开我去远方翱翔。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

**胡佑华** (从屋内拿一把铁锹出，望见胡生发，不禁自语)走了

两个，总算回来了一个。(突然大声)老幺—— **胡生发** 哎哟，爸爸，你老人家辛苦啦!

**胡佑华** 一张嘴巴像是抹了蜜，硬是一块大学生的料呢。 **胡生发** 也不知考不考得上。

**胡佑华** 高考都考完了? **胡生发** 考完了。

**胡佑华** (急切地)到底考得怎么样? **胡生发** 感觉 一 般。

**胡佑华** 要是考不上呢? **胡生发** 就回来种田。

**胡佑华**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人大心野，现在的年轻人呀，没

有一个是想待在农村摸泥巴坨子的。 **胡生发** 要是考上了呢?

**胡佑华** 我巴不得你考上，生富、生贵出门都是去吃苦、去受 罪，只有考上大学，才是人上人，老子脸上才有几分 光彩呢。

**胡生发** 现在读大学都得交学费，一交就是好几万，你帮我准 备了吗爸?

**胡佑华** 老子前世欠你们的，这辈子专门来还债的! **胡生发** 老爸，话可不能这么说!

**胡佑华** 那该怎么说?生富、桃子走了，生贵、茶花走了，房

子、田地、菜园都留给我，老子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背 疼。特别是你，更是一个讨债鬼，刚一出世，就害得 你妈难产死了；老子一把屎、一泡尿地把你拉扯大， 还要供你上学念书，小学、初中、高中，一读就是十几 年，也不知花了几多冤枉钱。这回要是考不上大学， 还得供你读补习班。老子一把骨头，硬是让你们给 榨干了。

**胡生发** 爸，我要补偿，一定要补偿。 **胡佑华** 你怎么个补偿法?

**胡生发** 我大学毕业了或是结婚成家了，就接你到城里去享 福，什么都不让你做，天天供着你吃香的喝辣的……

**胡佑华** (笑)生发，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再苦、再累，俺也心满 意足了。

**胡生发** 爸，我现在就要开始补偿。生菊姐不是一直都想接

你去她家玩的么,你总是说没得空闲走不开，现在田 里的“双抢”已经结束了，我高考完了在家闲着没事， 屋里的事全由我来照应，您就到城里生菊姐那儿去 玩几天怎么样?

**胡佑华** (挥手)不去，不去，你们要出去俺拦不住，可老子这

辈子，哪儿也不想去。 **胡生发** 为什么?

**胡佑华** (想了想)不为什么。

**胡生发** 就因为叔父到外面去闯世界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就 怕得半步远门都不敢出了?

**胡佑华** (连连摆手)不，不是这回事，不是这回事。 **胡生发** 那是咋回事?

胡佑华 俺也说不清楚，只要一想着外面那花花世界，心里头 就发慌，眼皮子就跳得不行，好像要出什么大乱子 了 。

**胡生发**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呢，爸!

**胡佑华** 下面接着不是还有一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吗! **胡生发** (吃惊地)你也晓得这句?

**胡佑华** 你以为老子是个苕，什么都不晓得啵?

**胡生发** 外面的世界到底咋样，只有去转一转，你才真正搞得 清 楚 。

**胡佑华** 俺还是那句老话，外面千好万好，不如待在家里好。 **胡生发** 不见得吧?

**胡佑华** 怎么不见得?咱村里什么没有啊?只要你肯下力 气，种什么,田土就给你长什么。咱们脚下，是一块 真正的风水宝地呢!想当年，俺爹妈带着我们兄弟 俩逃荒，一来到这块地方，他们脚下就像安了块磁

铁，硬是半步都挪不开， 一家子就在这儿待下来了， 没想到一待就是一辈子。

**胡生发** 当年要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落脚了呢?

**胡佑华** 别的地方?别的地方哪有这儿好?老幺，你瞧，(眺 望四周)咱们村里有山、有水、有树、有花、有草，多安 静、多富足、多漂亮呀……要不是来到这里，俺爹妈 是不会落脚生根的，那他们就会不停地往前走，直到 找上一个跟这一模一样的地方为止。

**胡生发** 爸，照你这么说来，咱们村千好万好，却怎么留不住

人，大家都要一个劲儿地往外跑呢?

**胡佑华** 现在的年轻人呀，哪里晓得什么好歹。

**胡生发** 爸，你莫以为只咱村里有上好的土地，外面全是一片 荒凉。不，你错了。整个世界，到处都是土地，都很 肥沃、很美丽，包括城里，你不要看地面尽是些水泥 路，可那底下，也是肥得流油的上好土地啊!

**胡佑华** 那个什么美国，也有咱们村这样的土地吗?

**胡生发** 有，当然有，甚至比咱们这儿还好，土地无边呢爸。 **胡佑华** (点燃烟锅)我是有点不太相信呢。

**胡生发** 那您到外头去看看不就得了。

**胡佑华** 一个人要是像棵浮萍，总是东漂西荡、南游北浪的， 心里头怎么踏实得起来?人跟树一样，是不是得有 个根什么的才行?我记得你就哼过一首歌，叫做什 么“留住我们的根”,对不?

**胡生发** 不错，是有这首歌，名字叫做《把根留住》。

〔胡生发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

**胡生发** 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 他们在追寻什么?

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 却在命运中交错。



一年过了一年啊， 一生只为这一天， 让血脉再相连，

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 留住我们的根。

**胡佑华** 可不是嘛，总得留住我们的根才行啊!

**胡生发** 爸，留根是一回事，闯世界又是另一码事。

**胡佑华** 要是半点名堂都没闯出来，那还不如待在家里。就 是干了一番大事业， 一辈子在外漂荡，没根没底的， 我看也不见得有多大意思。

**胡生发** 外面的世界到底咋样，你半点都不晓得，怎就知道没 有多大意思呢?爸，您这次就听我的劝，当个甩手掌 柜，到荆市生菊姐那儿去逛一逛。耳听为虚，眼见为

实，转一圈，心底不就有了一点谱么?

〔胡佑华沉默不语， 一个劲地抽着烟锅。

**胡生发** 想好了没有，爸?你要是怕找不到路，咱拍个电报， 要生菊姐专门回来接你。

**胡佑华** 既然想去，又不是太远，要她来接做什么,俺一趟车 就搭到了。

**胡生发** 那就快点决定吧。

**胡佑华** 俺关键是放心不下老大生富，种了一辈子的田，人又 老实本分，也不知他的生意到底做得怎么样了 ……

**胡生发** 到生菊姐那儿住几天，抽空到船码头去看看，不就弄 清楚了吗!

胡佑华 (终于拿定主意)好吧，俺就到荆市去转一转，把旺旺 也带上，让他跟生富、桃子会个面，也长点见识。只 是家里的一切，俺总有点放心不下……

**胡生发** 老爸，我又不是三两岁的小伢，你尽管放心去好啦， 家里的事情，我包管做得让你老人家称心如意。

胡佑华 好吧，那我明天就动身。(喃喃而激动地)这辈子，俺 要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逛大城市去了呢。外面的 花花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俺还真有点琢磨不

透呢 …… 〔 灯 暗 。

〔 暗 转 。

〔舞台右侧。荆市胡生菊家，工人宿舍区一间陈设简 陋的平房内，胡生菊与另外三个年龄相仿的女人正

围着一张桌子打麻将。 〔洗牌声“哗哗”作响。

〔胡佑华牵着旺旺自舞台左边上。

**胡佑华** 这就是荆市棉纺厂职工宿舍?歪歪倒倒几间破平

房，还不如俺农村那三正一偏的瓦屋呢。6栋32号， 俺记得一清二楚。(瞧门牌)没错，这里就是6栋32 号。

〔胡佑华上前使劲敲门。

牌友甲 吓我一跳哟，门都快敲破了。

**胡生菊** (对坐在门边的牌友)菲菲，看是哪个把门敲得像擂 鼓似的。

**牌友乙** 该不会是派出所来抓赌的吧?

**胡生菊** 咱们玩点小牌自娱自乐，又不是赌博，他们吃饱了撑

的?没事，不会上门来找碴子。

**牌友甲** 可不是嘛，现在社会上乱子可多着呢，公安局的管都 管不过来，咱们又没影响安定团结，他们就是走错门 了也不会找到这儿来的。

菲 菲 (开门对外)找谁呀你? 旺 旺 (赶紧回话)找俺姑姑。

菲 菲 找你姑姑?你姑姑是谁? 旺 旺 姑姑就是姑姑嘛。

菲 菲 (回头对内)一个找姑姑的细伢儿，后头还跟着个黑 不溜秋的老头儿。

**牌友甲** 莫不是一老一小两个要饭的吧?

**胡生菊** (疑惑地)莫非是 …… (马上摇头)这怎么可能呢? **牌友乙** 会不会是找错了门牌号码呀?

**胡佑华** (大声地)俺找胡生菊，请问她在家吗?

〔胡生菊激动地向外奔出，桌椅绊得她差点摔了 一 跤。

胡生菊 爸，真的是您?!过去接您好多次，您总是不肯出门， 这回怎么说来就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去接你 老人家呀。

胡佑华 俺又不是没长腿，要你接么子，这不就找上门来了 么。

**旺** **旺** (清脆地)姑姑好。

胡生菊 哦，旺旺也来了呀，稀客，稀客，快，快进屋来坐。 〔胡生菊将父亲与旺旺接进屋内，忙着敬烟倒茶。

胡生菊 (对牌友)没想到老头子今日从乡下赶来了，他老人 家还是第一次登咱家门呢。实在对不起，咱们只有 改日再玩了。

〔众牌友因为胡佑华的到来搅了她们的“局”心里多 少有点不高兴，但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 子，嘴里说着“不要紧”、“改日再约”之类的话一个个 告辞而出。

**胡生菊** 爸，您来了我真高兴，这回呀，一定要多住几天，我带 您把荆市逛个够。

**胡佑华** 行，我就尽量多住两天吧。(顿了顿)你今天歇班在

家休息? **胡生菊** 没班上了。 **胡佑华** 没班了?

**胡生菊** 工厂效益不好，拿不到几个工资，就在家歇着了。 **胡佑华** 在家歇着?(敲脑袋)就是叫什么下岗吧?

**胡生菊** (苦苦地 一 笑)不错，大家都这么叫来着。

**胡佑华** 怪不得大白天关在家里打麻将。那几个女的也是一 块儿下了岗了?

**胡生菊** 是的，过去都是一个车间的工友，下岗了在家没事闲

得慌，就时常约了在一起玩玩，消磨时光开开心。

**胡佑华** 城里不管干什么都要钱，不上班没拿工资可怎么过

日子呀?

胡生菊 爸，花钱的事倒不用咱操心，单位每月要发两百多元 的生活费，学勇现在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大钱 没赚，小钱不断呢。

**胡佑华** 学勇原来不跟你在一个厂吗?

**胡生菊** 是在一个厂，他还是不大不小的科长呢，棉纺厂一 垮，他马上就“转轨”了。

**胡佑华** 那……你怎么不跟学勇一起去干呢?

**胡生菊** 他们是一个合伙公司，我是他老婆，夹在里头，有些

事说不清楚呢。

**胡佑华** (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一天到晚在家闲着不干事， 总归不是个长远之计呀!

胡生菊 外头招聘的事儿多着呢，咱先玩一段时间，好好地享 受一下生活。等玩腻了，随便找个单位应聘上班就 是了。

**胡佑华** 只要有事干就成。

〔胡佑华背着双手东看看西瞧瞧，在胡生菊家走了两 个来回。

胡生菊 爸，你莫看咱家现在条件挺差，可要不了两年，学勇 的公司就会赚大钱，到时候，我们就买一栋漂亮的新 楼，买最新最时髦最高档的用具。

胡佑华 俺只希望你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芝麻开花节节高。 (端过凉茶一饮而尽)生菊呀，你哥跟你嫂来荆市一

晃都两个多月了，他们的生意到底做得咋样啊? **胡生菊** 蛮不错的呢。

**胡佑华** (不相信地望着胡生菊)还蛮不错的? **胡生菊** (点头)比待在家里种田不知强几多倍。 **胡佑华** 真有这样的好事?走，咱们去看看!

**胡生菊** 你急么子爸，就是去，也得先把肚子填饱了再说嘛。

旺 旺 (一手拉爷爷， 一手拉姑姑，撒娇地)俺要妈妈，俺要 爸爸!

**胡生菊** 旺旺乖，等吃饭了去好啵?姑姑这就去做饭，用煤气 灶快得很呢，菜在冰箱里也是现成的，很快就好。

〔灯暗。

〔灯光明亮。

〔荆市船码头。人声鼎沸，汽车的轰响与鸣笛声不绝 于耳。

〔胡生富拎着个装得满满当当的篮子，在大声叫卖。 **胡生富** 盐茶蛋麻辣鱼，香烟瓜子花生打火机，价格优惠质量

可靠，快餐饭三块钱一盒，肉鱼虾全有，味道鲜美不 好吃不要钱……南来北往的旅客同志、先生小姐们，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大家快来买快来尝呀……

〔胡生菊带着胡佑华与旺旺上。

**旺** **旺** ((大声叫嚷着，不顾一切地扑过去)爸爸，爸爸…… **胡生菊** 车，旺旺，小心车!

**胡佑华** (踉跄跟上)旺旺，慢点旺旺…… 〔胡生富听见叫声，回头张望。

**胡生富** ( 猛然惊叫)呀，旺旺，是俺旺旺!旺旺，你怎么来 啦?!

〔胡生富迎了过来，将旺旺紧紧抱在怀里。

**胡生富** 旺旺，这些日子，爸爸可想死你了旺旺。你是怎样来 的?

**旺** **旺** (回头一指)爷爷、姑姑他们带我来的。

**胡生富** (擦了擦眼圈，向前望去)爸爸，这回您也舍得出门 了，家里都还好啵?

**胡佑华** (苍凉地)好，都好，你跟桃子的生意做得还好么?

**胡生富** 亏得菊妹帮忙，才在这船码头站住了脚，一些关系也 开始慢慢地理顺了。

**胡生菊** (附和地)累是累点，只要肯做，钱还是蛮有赚头的。 **胡佑华** 就这样一天到晚、风里雨里地站在江边叫卖?

**胡生富** (点头)嗯，每天早晨五六点钟起床，一直要干到晚上 十一二点，直到轮渡收班了才回去睡觉。不吃苦，哪

能赚得到钱呀!

**胡佑华** 一天能赚个多少?

**胡生富** 平均下来，每天总有个三五十元。(半欣喜半炫耀

地)记得生意最好的那一天，俺一口气赚了个一百二 十 块 。

**胡佑华** (惊异地瞪大眼睛)有这么多?卖点小东小西，能有 这么大的赚头?

**胡生富** 可不是嘛，要是在村里种田，俺想都不敢想呢!一年 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混个嘴巴圆就蛮不错的了。

**胡佑华** (喃喃自语)怪不得村里的青年小伙一个个削尖了脑

袋都要往外跑，看来外头还真能赚大钱呀!

胡生富 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这社会呀，想办事少一分钱都 不行。只有攒上一笔钱，俺心里头才踏实得起来呢! 买东买西的要花钱，家里人生病了要花钱，旺旺长大 了读书要花钱，老弟生发这回要是考取大学了俺这 个做老大的也得支援他几个 ……

**胡佑华** (突然发现什么似的)咦，怎么就只你一个人，桃子 呢 ?

**胡生富** 桃子她在租的那间屋里头呢。

**胡佑华** 莫非病了不成?

**胡生富** (噗哧一声笑了)这两个月来她才活得有劲带力呢， 我在外面叫卖，她在屋里负责准备，熬蛋煎鱼、煮饭 炒菜，备好了就送到船码头来。

**胡佑华** 要是桃子叫卖的话，生意肯定比你要好。

**胡生富** 那自然是，她有时也替我卖上一阵子。可这里复杂 得很，一些不三不四的流打鬼格外多，除了巧取蛮占 外，还只想在女人身上打主意、占便宜。所以我不敢

让她长期叫卖，特别是晚上，就要她回屋子歇息去 了 。

旺 旺 (转动眼珠望着大家)你们在说我妈妈?我妈妈在 哪?我要妈妈!

**胡生菊** 旺旺别急，你马上就能见着妈妈了。

**胡佑华** 在外面干活，是得多个心眼，生富啊，你比原来可要 精多了。

**胡生富** (颇有几分得意地)还不都是逼出来的!

**旺** **旺** (催促地)我想妈妈，我要妈妈，咱们快点去找妈妈。 **胡佑华** 好，旺旺，咱们这就去。

旺 旺 (高兴得又蹦又跳)太好啰，我就要见着妈妈啰，我就

要见着妈妈啰 …… 〔 灯 暗 。

〔 暗 转 。

〔胡佑华家。胡佑华精神疲惫地坐在桌前，胡生发端

过一碗油盐饭。 胡生发 爸，吃吧。

胡佑华 (扒了两口，放下)我实在是吃不下。 **胡生发** 肯定是坐车累的，睡一晚上就好了。 **胡佑华** (指指心窝)主要是这里不好受。

**胡生发** 想旺旺啵?

**胡佑华** 这倒不是，反正学校放了暑假，把他留在荆市跟他爸

爸妈妈呆一段时间，等开学了再送回来，也是一件蛮 好的事。

**胡生发** 爸，你老人家在外头转了一圈回来，好像蛮不高兴的 样子呢!

**胡佑华** 是有点不高兴。 **胡生发** 为什么?

**胡佑华** 一两句也说不清楚。 **胡生发** 那就多说几句吧。

**胡佑华** 老幺呀，你其实不应该要我出去的。

**胡生发** (不解地)你怎么怪罪我?难道我做了错事不成? **胡佑华** 有些事，不知道最好!

**胡生发** 你知道了一些什么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胡佑华沉默不语。 **胡生发** 爸，你倒是说话呀!

**胡佑华** 莫非你硬要逼我讲不成?

**胡生发** 闷在心里越憋越难受，讲出来了就要好过一些呢。 **胡佑华** 好，那我就讲吧，反正你也不是外人。

〔胡佑华掏烟锅，卷烟，点燃，惬意地抽了一口。

**胡佑华** 唉，生发呀，你说的土地无边，这话还是蛮对的，外边 的那些庄稼呀，真是绿得流油，比俺村里的长得还要 好；荆市也大，大得没边，那天俺牵着旺旺顺着一条 大街走，怎么也走不到头，真是个花花大世界。可它

们却不是咱乡下人的世界，真的，半点都不是! **胡生发** 那是谁的世界呢?

**胡佑华** 是有钱人的世界，更是有权人的天下。不错，生富跟 桃子在荆市船码头是赚了几个钱，可那也叫人过的 日子吗?两百块钱一个月租来的房子，只屁股大一 块地盘，一下雨就漏，床上地上，到处都湿溺溺的；生 富每天一鬼早就起来，到深更半夜才能落屋睡觉



胡生发 你不是说过，条条蛇都咬人么,要想挣钱，不吃苦、不

受罪怎么成?

胡佑华 好，生富跟桃子的事俺不说了，就是你生菊姐，过得 也蛮霉气呢。大家都以为她嫁到城里是进了天堂， 哪个晓得她住的也是一间破破烂烂的平房，就连俺 住的屋子都不如。厂里的效益不好，她早就下岗了， 一个月拿个两百块钱的生活费，吃饭都要看日子呢。 咱农村差是差点，可吃饭总不成什么问题吧!

**胡生发** 人总不能为了吃饭活着，还要图个发展呀。

**胡佑华** 发展?发展个屁!生贵他们钱是赚得到几个，可人 活在世上，仅仅只为钱吗?不是还有好多比钱更好 的东西吗?

**胡生发** 爸爸，我看你都像个思想家了。

**胡佑华** 你莫取笑我，老子这一辈子，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 吃的盐比你咽的饭多，有些事，不听老子的，只有等 到吃了亏，才晓得俺的金玉良言。

**胡生发** (大笑)老爸，我要把你的金玉良言记下来，整理成一 本跟孔夫子的《论语》一模一样的大书，来它个流芳 千古好不好?哈哈哈，老爸呀，没想到你还这么幽默

呢，真把我的肚皮都快笑破了 …… 〔 灯 熄 。

〔灯光大亮。

〔阳光明媚，胡佑华家。胡佑华与胡生发在屋旁的一 块稻田里拔草。

**胡佑华** 咳，也不知哪来的这么多杂草，长得比秧苗还快，扯 都扯不赢。

**胡生发** 这就叫做“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胡佑华 不要读了几句破书，就在老子面前文绉绉的。俺要 是像你一读十几年的书啊，恐怕连中央委员都当上 了 。

**胡生发** 还中央委员，连村民委员都不是一个呢。

**胡佑华** 这都是没有读书的缘故呀，生富、生菊、生贵他们要 是多读几句书，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当打工仔在城里 吃苦受罪了。

**胡生发** 当初你怎么不让他们多读几句书?

**胡佑华** 是我不让他们读?是他们不用心呀，动不动就逃学。 长大了才晓得不读书的苦头，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肚里没有学问，跑到城里不是自己作践自己吗?

**胡生发** 世上的道路千万条，也不一定非得读书考学不可。

**胡佑华** 没读书，待在农村种田当然是可以的，可要进城，要

做人上人，不读书怎成?没有真本事，在城里怎能过 上好日子?唉，不说咱们家了，就是咱们村子呀，真 正读书的娃儿也没有几个，可一个个都削尖了脑袋 往城里钻，老幺你瞧那边，好几块上等田都被人抛下 不管不种，成了一片荒地，真是太可惜了。

**胡生发** 种田不仅不赚，反而要背债，这样的赔本生意哪个愿 做?

胡佑华 是啊，这就叫顶起碓白唱戏——人吃了亏，戏又不好 看。唉，长期照这样子下去， 一块块良田抛荒无人 种，也不是个事呀。

**胡生发** 爸，想不到你还蛮忧国忧民的呢!

〔突然响起一阵自行车铃声，邮递员上。 **邮递员** 老胡，在田里扯草呀。

**胡佑华** 哟，是小金呀，又有哪家来汇款单了是不是?

邮递员 没有汇款单，是一封挂号信。(取出邮件，念)胡家湾 村七组胡生发收，老胡，你们组哪个叫胡生发，我怎 么不认得呀?

**胡佑华** 胡生发?哦，是俺幺儿子呢，这不，他在俺旁边，帮着 一起扯草呢。

**胡生发** 啊?我的信?会有哪个给我写信?

**邮递员** 是北京一所大学寄来的，恐怕是你的录取通知书呢。 **胡生发** 什么?录取通知书?!

〔胡生发赶紧跳上田埂跑过来，从邮递员手中一把抓 过信件，“嚓”地一下撕开，迫不及待地看起来。

**胡生发** (一蹦老高，狂喜地)老爸，是我的录取通知书呢，我 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呢老爸!

胡佑华 啊?!(乐颠颠地跑过来，边跑边嚷)你真考取了大 学?还是北京的一所大学?(神往地)北京，我的乖 乖，那可是咱们的首都啊!快，快给俺看看，给俺看 看。

**胡生发** 你又不识字，能看个什么? **胡佑华** 不识字老子就不能看吗?

〔胡佑华将通知书颠来倒去地看个不休。

**邮递员** 老胡，儿子考取了大学，祝贺你呀! **胡佑华** (一迭连声地)谢谢，谢谢……

**邮递员** 这样的大喜事，你可要请客才行呢!

**胡佑华** 请客!到时候俺一定请你来喝几杯喜酒! **邮递员** 再见。

**胡生发** 谢谢你金叔叔，再见—— 〔邮递员下。

**胡佑华** (欣喜地望着儿子)老幺，这回呀，你可给老子争了一

口气，俺家里总算出了个大学生!不是什么打工仔， 而是地地道道的正牌大学生啊!

**胡生发** (盯着通知单)爸，还要交学费呢。 **胡佑华** 得多少?

**胡生发** 杂七杂八的加在一起，一年得万把块才行，咱家哪来 这多钱呀!

胡佑华 (倒抽了一 口凉气)什么?万把块?(稍稍犹疑，果决 地)万把块就万把块，就是拆屋卖，老子去讨米，也要 供你把大学念完!

**胡生发** 到时候，我还可以在城里打工挣学费的。

胡佑华 打工?又是打工?!老子最听不得“打工”这两个字 了。生发，你只管用心读书就是了，学费的事，不要 你操半点心!

〔突然，幕后传来一阵汽车的引擎声。

**胡生发** 爸，瞧，中巴车，是谁办事开一辆中巴车进村呀?

**胡佑华** 哦，真是一辆中巴车，咱村又偏又远，过去很少有车

开进来呢。

〔汽车鸣笛声。

**胡生发** 还往咱家稻场开过来了呢。 **胡佑华** 可不是嘛。

〔汽车刹车声。

〔胡生菊跑上，桃子拉着旺旺随上。

**胡生发** (惊喜地)哦，是姐姐，还有嫂子、旺旺，快要开学啦， 他们可是送旺旺回来上学念书的?

**胡佑华** 生富呢?(急切地)都回来了，怎么不见俺的老大生 富?莫非想赚钱忙生意不愿抽空回来看看?

**胡生菊** (跑近前，悲戚地)爸——哥哥他—

**桃** **子** (紧随胡生菊身后，哭泣地)爸，生富他 … … **胡佑华** (急迫地)生富他怎么啦?

**旺** **旺** (大声哭叫)爷爷，爸爸被一辆车子压死了!

**胡佑华** 啊?!什么?生富他……他……不，不可能，俺上次 去荆市，他不都好好的吗?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们 骗我，骗我!

**胡生菊** (哽咽地)爸，是真的，他的尸体就搁在车上呢。

**桃** **子** (痛哭，断续地)人死了，尸体……也不准拖回来，亏得 ……菊妹的男人找了关……关系，才偷偷……偷偷地 弄出来，租一辆中巴车……拖……拖回来了……

**胡生发** 哥哥，我的亲哥哥呀——

**胡佑华** (一声惨叫)啊，我的生富儿呀 〔一片悲戚的痛哭声。

〔胡佑华悲痛欲绝，身子突然一歪，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众 人 爸爸，爸爸，你怎么啦 … …

旺 旺 爷爷，爷爷，俺要爷爷…… 〔 灯 熄 。

〔灯光昏暗。

〔胡佑华家。胡佑华昏昏沉沉地躺在一张古色古香 的旧床上，床上挂一张满是破洞的蚊帐。

〔胡生菊、胡生发、桃子守候在胡佑华床前。 胡生菊 (扳动胡佑华身子)爸，您醒醒，醒醒!

〔胡佑华没有反应地躺在床上。

**胡生菊** 老幺，你把爸爸的身子往上扳一点，我好把这碗汤药 给他喂下去。

桃 子 蒋郎中的药厉害得很，已经灌了两服，再喝一服下

去，爸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胡生发抱着胡佑华的身子往上挪，慢慢地靠在床 头。胡生菊端着一个装满浓稠药汁的粗瓷大碗给父 亲一 口一 口地喂药。

胡佑华 (喉咙发出了阵阵咕哝声，迷迷糊糊地)生富，老子叫 你莫去，你偏要去，结果咋样?……嗯，你快点说呀， 结果咋样?……哼，鸭子死了，还嘴壳子硬，你跟老 子硬么子硬?……你真他妈的是条犟牯牛， 一头撞

到南墙上，死也不肯回头呀 …… 〔胡佑华幻觉。

〔追光中胡生富上场。

**胡生富** 爸，你不能怪我呀，我可是半点过失都没有呢，全是 那个司机的错 ……

**胡佑华** (打断)司机的错?你要是不出门，待在家里好好地 种几亩田地，会出这种要命的事吗?

**胡生富** 爸，您莫打岔，听我慢慢地说嘛……是的，都怪那个

司机、那个乘客，还有那块石头…… **胡佑华** 还有石头?

**胡生富** 是的，还有石头。您听我往下说嘛，那是一辆大客 车，跑的是长途，天黑了才赶到江边过轮渡。乘客坐 了一天的车，都累了、饿了，所以我的生意也就格外 地好。盐茶蛋、麻辣鱼、香烟、打火机、瓜子、蛋糕、矿 泉水……全都送到了他们手中，一眨眼，就变成了一 张张的票子，俺心里头那个乐呀，简直没法提了……

**胡佑华** 那后来怎就出事了呢?

**胡生富** 后来……后来有个乘客是个流打鬼，他买了东西，却 想耍赖不给钱，脑袋往车里一缩，就不见了。俺嚷着

找他要，正在这时，轮渡从江对岸开过来了，停着的 汽车也启动了。要是那乘客不给钱，俺这一天不是 白干了吗?我只得跟着汽车往下跑，大声嚷着要那 个买了东西的乘客快点把钱给俺，可那家伙就是装 聋作哑不理睬。俺急了，一口气跑到汽车前头，要司 机停车。司机担心误了轮渡，不仅不停，反而加快速 度往下开。俺只得一点一点地往后退，嘴里叫着那 个该死的乘客快点付钱，退……退……退着退着，哪 晓得脚后面卧着一块石头，俺一不小心，就给绊倒在 地……司机赶紧刹车，可那是段下坡路，怎么也刹不 住……那辆大客车呀，就从俺身上一下子辗了过去 ……辗得俺血肉模糊，连个人样子都没啦 ……

**胡佑华** (痛哭)儿啊，我的生富儿啊 …… **胡生富** 爸，莫哭，俺觉得就这样蛮好的。 **胡佑华** 这悲这惨，还好?

**胡生富** 当然好呀，您猜这场车祸下来，他们给咱赔了多少 钱?十万元!爸爸，十万元呀爸爸，俺一辈子都挣不 到这个数呀!可那辆汽车往俺身上一辗，只疼个三 五分钟，十万元就到手了，您说世上还有比这更来钱 的事儿吗?爸爸，往后，咱家不论谁生了病就不愁没 钱住医院了，旺旺也不愁没钱读书了，俺还可以拿出 几万元支援老幺生发读大学……爸，俺虽然没给你 争气，但碰上了这场车祸，这辈子总算没有白活，划 得来，真正划得来呢!

**胡佑华** (百感交集地)儿呀，老子真不知该怎样说你啊 …… **胡生富** 爸，俺放心不下的只是桃子，趁着年轻，劝她再找一

个好男人。她能有一个幸福的新家，旺旺能有一个

美好的未来，俺也就放心落意了。噢，俺不能再待下 去了，爸爸，那边有人在催我快点上路呢!

〔胡生富匆匆下场，追光熄。

胡佑华 (大叫)生富，再待会儿生富，老子还有话要跟你说， 生富儿——

胡生发 爸爸，你在做恶梦是不是?

胡生菊 (使劲摇动胡佑华的身子)爸，你醒醒，醒醒!

桃 子 (将一条浸过水的毛巾按在胡佑华额头)爸，莫叫，您 莫叫，您一叫俺心里就难过，就想哭，就不想活了 …… (抹泪)

胡佑华 生富走了，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嚷叫)狗日的生 富，你好狠的心呀，你一个人说走就走了，把老子扔

下不管，你的心也太狠了…… 众 人 爸，生富走了，还有我们呢。

胡佑华 (呆望)你们?你们是谁?老子怎么一个也不认识?

胡生菊 我们都是你的儿女呀，爸，他是老幺生发，我是生菊， 她是您大儿媳桃子。

**胡佑华** (努力而仔细地辨认着)我这是在哪里? **胡生发** 在家里，爸。

**胡佑华** 怎么好像在做梦?

**桃** **子** 您昏迷不醒都两天两夜了。 **胡佑华** 生富呢?

**胡生发** (躲闪而婉转地)把他送到山上，给他备了一间木屋， 让他单独一人住下来了。

**胡佑华** (呆呆地想了一会儿)老幺，你刚才话里的那些意思， 俺心里都弄明白了。

胡生菊 谢天谢地，您总算醒过来了。

**胡佑华** (打呵欠)哦，俺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恶梦，(指脑袋) 这里面还在“嗡嗡嗡”地响个不停。

桃 子 吃点药，好好地歇一歇，马上就会复原的。

**胡佑华** 生富走了，世上还有你们，都是俺的好儿女。俺说什 么也不能倒下，对，一定不能倒下!

〔胡佑华使劲挣扎，众人将他从床上扶了起来。

胡佑华 唉，我要是晓得你们在我床边守了两天两夜，就是把 脊梁撑断，也得硬挺着才行呀!都有自己的事，哪能 耗费你们的大好时光呢?

**胡生菊** 爸，你把我们一个个拉扯大不容易，咱们尽点孝，也 是应该的嘛!

胡佑华 小时候全家人守在一起，长大了就该各奔前程了! 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人大心野，人各有志，老 子心里头也想穿了，拦是拦不住的，把你们留在屋 里，留得了人，留不住心!全都待在村里头，如今这 田地也没有多大的种头。在农村这日子安逸当然是 安逸，可一辈子大不了就跟老子差不多，不会有多大 的出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外头难是难点，苦也 苦点，可机会多多，不如放你们出去闯一闯，说不准 还真会干点啥名堂出来呢。

**胡生发** (惊喜地)爸，您这回可算是想穿了!

胡佑华 一场大病硬是让老子想穿了，俺刚才都梦见生富了， 全身血肉模糊看着就让人心痛得要命，可就是这副 模样，遭了这样的惨祸，他一点都不后悔，还一个劲 地嚷着划得来真正划得来……唉，既然都是这个样

子，俺还要把你们箍在家里做什么呢?! 〔 灯 熄 。

〔灯光明亮。

〔村口。胡佑华手牵孙子旺旺，站在一棵老榆树底下 为胡生发、胡生菊、桃子送行。

〔歌曲《外面的世界》音乐声起，声音渐大。

胡佑华 走吧，全都走吧!家里只有五谷杂粮，外面才有金银 财宝，你们只管去捡就是了!老子这回算是想穿了， 真的想穿了，半点都不反对你们到外面去闯世界。 当然，俺不希望你们在外头死要面子活受罪，只盼望 你们去做官、去发财，到时候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也 好给老子争口气，让俺脸上沾点光。

**桃** **子** (边擦泪边挥手)旺旺，姥姥要妈妈回娘家一趟，俺很 快就会回来的。

旺 旺 妈，你可别忘了给我买好吃好玩的东西回来呀!

**桃** **子** 在家听爷爷的话，上学读书要认真，妈妈什么都给你买。 **胡生菊** 爸，你在家里要想穿一点，要舍得吃、舍得喝、舍得

玩，不要太操劳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养好身体…… **胡佑华** 俺晓得，一辈子都这么过来了，还不晓得照顾自己吗! **胡生菊** 一有空，我就会回来看你的。

**胡生发** 爸，大学放寒假了，我就回来陪你，帮着做事。

**胡佑华** 别净想着我，在外头，你们把自己的事情干好了，才 算是真正的孝顺。

众 人(挥手)爸爸，再见——旺旺，再见 — — 旺 旺 妈妈再见，姑姑再见，叔叔再见——

〔胡佑华慢慢地举起了右手，缓缓地摇动着手臂。 **胡佑华** (嗫嚅地)再——见——了 ……

〔众人边走边回头，依依不舍地下。

**胡佑华** 失踪的失踪，死的死，走的走!就留下了老子一人守 着房屋、守着猪羊、守着鸡鸭、守着田地、守着菜园

……守着你们的命根! **旺** **旺** 爷爷，还有我呢。

**胡佑华** 人大心野，你一长大，还不也要走!

**旺** **旺** 那当然，我要比他们走得更远，我要去美国!

**胡佑华** (突然爆发，大声地)走吧，你们都他娘的走吧，走得 越远越好!(悠缓地)可我哪儿也不会去，外面千好 万好，不如老子脚下这块土地好!这里埋着俺的父 母，埋着俺的妻；这里有养命的田地，有滋润的山水； 这里有俺的命根子，也有你们的根，很深很深的根 啊，是怎么也刨不走的!

〔《外面的世界》歌曲声越来越大，似乎响彻、充斥了 整个天空：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会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会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 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大幕在歌声中缓缓落下。 〔 剧 终 。

**办公室秘闻(雕像的呼吸)** 话剧

卫 中

卫中，男，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话研会理事，天津市 剧本创作室一级编剧。作品有话剧《六个寻找希望的人》、《天 狼星》、《长乐钟》、《后宫》等；戏曲《绿如意》、《祝你成功》、《洪珠 儿》、《包公辞行》等。话剧《长乐钟》在美国外百老汇演出过。

人 物 表

王大宇、陶 岩、来访者、苏 三、李师傅、周院长、封 老板、部 长、护 士、小 韩、追兵等。

〔 现 代 。

〔某大型国营企业。

〔厂长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特殊的布置，但在显眼 的位置，摆放着 一 尊“思想者”仿青铜雕像。

〔幕启时，办公室的主人王大宇正在打电话，女秘书 陶岩在做下班前的最后整理。

**王大宇** 晚上我有一个约会， 一个很重要的约会……不是小 姐，是银行的行长……我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几万

名工人的工资都要靠贷款……什么,向我祝贺?你 还嫌我不够倒霉吗……要调我到部里当局长，你听 谁说的……真要是那样，我拍拍屁股下课走人，可是 要挨骂的，再说我也对不起几万名工人啊……我现 在是破庙里的和尚，只有化缘的心，没有念经的力了 …… “公瑾遥想当年”?没用，好汉不提当年勇嘛! 我现在肩上背着几亿元的债，谁救得了我……对，从 来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解放自己。我不要救世主， 我要钱……得啦，老同学，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陶 岩 这人这么啰嗦。

**王大宇** 你没事儿是不给我打电话的，说吧。什么,你有没有 搞错啊?谁让你给我张罗女朋友了……我知道你们 是好心，可是我实在是无暇顾及啊。你们不要逼我 好不好……

〔敲门声。 **陶** **岩** 请进!

**王大宇** 对不起，我这儿来人了!(放话筒)

〔来访者上。 **陶** **岩** 你找谁?

**来访者** 到这儿能找谁呢。 **王大宇** 请问，你是谁?

**来访者** 我是谁，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尊“思想者”雕 像并不是青铜的!

**陶** **岩** 谁说的，雕像是青铜的。 **来访者** 小姐，你敢和我打赌吗? **陶** **岩** 敢 。

来访者 你呢?

王大宇 当然。

来访者 不后悔?

陶 岩 为什么要后悔呢?

王大宇 是啊，为什么要后悔呢。

来访者 那就对不起了。(从挎包里抽出锤子，直击雕像)

〔 雕 像 粉 碎 。

陶 岩 啊，你真砸啊?

王大宇 砸得好! 陶 岩 王总……

王大宇 小陶，给客人拿饮料来。

〔 陶 岩 下 。

王大宇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是谁了吧。 来访者 你不怕得罪她吗?

王大宇 谁，我得罪了谁?

来访者 你的女秘书啊。我砸碎了她心爱的雕像，而你却大 声叫好……

王大宇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早就想把它砸碎啦! 来访者 可是你不想伤她的心。

王大宇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把雕像砸碎吗? 来访者 我听着呢。

王大宇 因为他们给我的这一尊雕像不会呼吸。 来访者 你认为有会呼吸的雕像吗?

王大宇 有。我亲眼目睹过罗丹“思想者”原件，那真是一件

奇妙的艺术品，它居然会呼吸! 〔 陶 岩 上 。

陶 岩 (递饮料)请吧。

**来访者** 谢谢。你在哪儿见到了“思想者”,是法国吗? **王大宇** 不，在北京，美术馆，罗丹艺术展。

**陶** **岩** 我和王总一起去的，我很喜欢罗丹，喜欢他的雕塑。 **王大宇** 我对她说，我听到了雕像的呼吸。

**陶** **岩** 你老是说你听到了雕像的呼吸。雕塑怎么会呼吸 呢?

**王大宇** 我确实听到了雕像的呼吸。

**陶** **岩** 我可没有听到，那肯定是你的错觉。

**来访者** 搞艺术最怕的是缺乏想像力，欣赏艺术也是如此。 **陶** **岩** 我可是学过雕塑的，中央美术学院。

**来访者** 我见过一些大艺术家，他们甚至没有进过专门的学 校 。

**王大宇** 对，齐白石就是个木匠。

**陶** **岩** 王总，我们该动身了。对不起，我们有一个重要约

会。

**王大宇** 是的，一个重要约会。

**来访者** 既然如此，我就告辞了。拜拜!(下)

陶 岩 (收拾雕像的碎片)这个女人真讨厌，好像世界上只 有她懂艺术。我学雕塑时，她指不定在哪儿呢……

**王大宇** 奇怪，她是谁呢?说了半天，我们还不知道她是谁



陶 岩 你不认识她?

**王大宇** 我怎么会认识她呢。

**陶** **岩** 她也没告诉你她是谁?

**王大宇** 没有啊。

陶 岩 我拿饮料的时候，你们都说什么来着，雕像的呼吸， 多好笑啊……

**王大宇** 她到底是谁呢?

陶 岩 她引起你的兴趣?

**王大宇** 她没引起你的兴趣? **陶** **岩** 这不一样。

**王大宇** 她是为谁而来?

**陶** **岩** 当然是为你。她不是说到这儿能找谁呢，这句话的 含义不是很清楚吗，她就是找你来的。

**王大宇** 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来找我，她想干什么呢……

**陶** **岩** 你该问你自己啊。好好一座雕像，它招谁惹谁了!

我们的传达室都是些白吃饭，随随便便向里放人。 **王大宇** 你的话提醒了我。(抓起电话)

**陶** **岩** 你觉得她很漂亮吗? **王大宇** (拨号)你说什么?

**陶** **岩** 你觉得她很漂亮吗?

**王大宇** 我没想。喂，传达室吗，老李呀，是我啊。刚才有个 女的，三十多岁，长得很漂亮，你查查登记簿，她叫什 么名字，查完告我一声。(放话筒)

**陶** **岩** 你说谎!我问你她很漂亮吗，你说你没想，可是你在 电话里却说，她长得很漂亮。

**王大宇** 我说她漂亮，是通过眼睛看到的，而不是心里想的。

**陶** **岩** 狡猾，漂亮就是漂亮，无论是眼睛看到的还是心里想 的。

王大宇 眼睛和心是两个不同的器官。眼睛就是看，它像镜 子，纯客观；心就不同了，它会加工，结论会涂上感情 色 彩 。

陶 岩 可是你别忘了，眼睛是和心连在一起的，眼睛向心传 递图像信息，由心再加工做出判断，这是一个完整的

信息反馈过程。

王大宇 中国有句成语，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无心之言是有 的 。

**陶** **岩** 那“言为心声”又作何解释……

〔 电 话 铃 响 。

王大宇 (拿起话筒)喂，查到了吧，她叫什么名字……天啊， 又是你……我的事已经够麻烦的了，你就别给我添 乱了……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女朋友，现在不需要 ……你说什么?我没病，我是一个心理与生理都很 健康的男人……我说了不算，那谁说了算……女人! 我的事为什么让女人说了算……老同学，我求你别 再折磨我了!(挂机)

陶 岩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有女人了。

王大宇 我从一开始就错了，我应该告诉他我有女人，有很多

女人……

陶 岩 那就更错了!

王大宇 一次错是错，十次错也是错，这就好比是踢足球，一 比零是输，十比零也是输。

陶 岩 那不一样，积分相等的球队，输球多一个，也会被淘

汰 。

王大宇 (无可奈何地)对，你说得很对。

陶 岩 口服更要心服。大宇，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王大宇 我是不是又有麻烦了?

陶 岩 (笑眯眯地)别紧张，放松点儿。(搬动王大宇的手

脚，做操)我问你…… 王大宇 (任陶岩摆弄)你问吧。

陶 岩 其实吗，你心里知道我要问什么。

**王大宇** 不知道，绝对不知道。

陶 岩 唉，我们女人再动心思，也难逃男人的魔掌。(在沙

发上坐下，抹眼泪) 〔王大宇沉默。

**陶** **岩** 女人就是男人的玩物。 **王大宇** 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嘛。

**陶** **岩** 一个女人把自己一切的一切都给了 一个男人，而那

个男人却不敢对外人说，我爱那个女人。 **王大宇** 我们不谈这个好吗?

**陶** **岩** 我只想要你一个字，你爱还是不爱! **王大**宇 不说了，我们不谈这个!

**陶** **岩** 为什么?

**王大宇** 因为现在还没下班。

**陶** **岩** 多么充足的理由啊。好吧，我们就谈工作。这是这 个月的财务报表。

**王大宇** 我的秘书小姐，过一会儿我们要去拜见银行行长，请 你不要破坏我的情绪好不好!

陶 岩 你要拜见银行行长，你想从他那里借很多很多的钱， 你要给工人发工资，给干部买房子。一列车一列车 的原材料拉进车间，一汽车一汽车的成品拉出厂房， 整个工厂像机器一样运转，你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一 切。你听取下级的汇报，你又向上级做汇报。来了 重要的客人，你就穿上名牌西装，打漂亮的领带，穿 上惟一的一双意大利皮鞋……

**王大宇** 还是你买的。

**陶** **岩**(瞪了王大宇一眼)招摇过市。你还时不时地穿上工 作服下车间，拍着工人师傅的肩膀，和他们称兄道弟

王大宇 我像是一个脸上涂着油彩的小丑，上窜下跳；我又像

一个蹩脚的三流演员，只会在台上挤眉弄眼。 陶 岩 这可是你说的。

王大宇 可悲的是，我的全部工作换来的是什么呢……

〔陶岩欲言。

王大宇 你别打断我……不说了，没意思。

陶 岩 没有收获的耕耘，不如不去播种。你应该离开这儿， 越早越好。

王大宇 上哪儿去，到部里当局长?

陶 岩 不，你可以到我哥哥那儿。 王大宇 香 港 ?

陶 岩 香港特别行政区，它对你没有吸引力吗?

〔敲门声。 王大宇 请进!

〔李师傅进办公室。 李师傅 报告王总!

王大宇 稍息。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见我不要说报告。 李师傅 是，我一见王总就情不自禁要立正。

王大宇 好了，这是工厂，又不是军营，你不必情不自禁。 李师傅 是，报告王总，我把那个女人带来了!

王大宇 哪个女人?

李师傅 (将来访者拽进来)就是她。她进门根本就没登记， 她还在厂里绕世界地转悠，问她干什么的她还不说。 (对来访者)你是干什么的?说!

陶 岩 李师傅，客人进厂漏登记是要扣奖金的。 李师傅 我这不是把人带来了吗。

王大宇 好了，你走吧。

李师傅 是。(欲走又返回)报告王总! 王大宇 你又来了。有什么事，快说。

李师傅 王总，您在全体职工大会上说的那事儿是真的? 王大宇 哪件事儿?

李师傅 就是给工厂引资可以拿回扣。 王大宇 不是回扣，是奖金，百分之三。 李师傅 我要是能引进一百万 ……

王大宇 奖你三万。

李师傅 引进一千万 …… 王大宇 奖你三十万。

李师傅 引进一个亿 ……

陶 岩 那你就成了百万富翁了。李师傅，王总很忙…… 李师傅 既然如此，那就回头再说吧。(欲下)

王大宇 等等，你是不是有引资的渠道? 李师傅 回头再说，回头再说。(欲下)

王大宇 回来，甭卖关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讲清楚了再走! 李师傅 这 ……

陶 岩 我们是不是需要回避? 李师傅 不，不……

来访者 需要回避的是我。

王大宇 谁都不用回避。李师傅，为企业引资是光荣的，拿奖 金也是正大光明的。咱们没有背人的事，是不是啊。

李师傅 对，王总说得对。 陶 岩 那就快说吧。

李师傅 王总，那我就说了。我认识一个人，这人本事大了去 了，天上飞的飞机，地上跑的坦克，水上开的军舰，没

有他弄不来的。 陶 岩 他是军火商?

李师傅 军火商算老几，他……

王大宇 说真格的，他能引多少资?

〔李师傅伸出五个手指头。 王大宇 五百万?

李师傅 那叫钱! 陶 岩 五千万? 李师傅 那叫钱! 王大宇 五个亿? 李师傅 那叫钱!

王大宇 五个亿都不叫钱，那你说多少是钱? 李师傅 五亿美金!四十多亿人民币!

陶 岩 王总，我是不是给精神病院打电话，让他们来辆救护

车?

李师傅 陶小姐甭隔着门缝看人。我这儿有全套的材料。

(掏出一沓复印件)瞧，证明信，世界银行的，还有行 长签字。它要是假了，赶明儿我上电视塔跳下去!

王大宇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看复印件)你接着说。

李师傅 这钱是谁的知道吗?文莱王子。文菜国知道吗，世 界首富，王宫都是用金砖金瓦盖的，有的是钱。文莱 王子拿五亿美元在中国投资，我这朋友有授权书，他

想借钱给谁，一句话的事儿……

王大宇 文菜王子要投资，有什么条件没有?

李师傅 条件十分优惠，借款期限十五年，前两年不要利息。 陶 岩 白用?有这好事儿?

李师傅 从第三年起收利息，年息百分之四。

陶 岩 百分之四?咱存银行还百分之十呢。

李师傅 十五年后，借款到期，五亿美元的本金…… 来访者 文莱王子不要了，全归咱们了!

李师傅 合算你也知道?

来访者 这事就是个傻子也知道。

李师傅 傻子也知道……好啊，你骂我是傻子!我跟你没完



王大宇 好了，李师傅，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去吧去吧! 李师傅 那借款的事呢?

王大宇 (无可奈何地)回头我们商量商量。

李师傅 您得给我一个准信儿。(对来访者)我不跟你一般见 识。(下)

王大宇 对职工的积极性是要保护的，对吗?

来访者 我为你有这么优秀的守门人感到骄傲。 王大宇 是吗?

来访者 可惜他受到的待遇并不公平。 王大宇 是吗?

来访者 一个能给你拉来五亿美金的人，却在给你看大门，这 能算公平?(笑)

王大宇 (苦笑)没办法，有时明明知道是假的，也得听。真话 假话都得听。

来访者 真话你听得进去吗?美妙的假话给你希望，而真话 往往并不美妙。

王大宇 这是实话。

来访者 你想听真话吗? 王大宇 我喜欢真话。

来访者 那我就冒昧地奉献一句话，你该离开这儿了!

王大宇 不，我还有一点儿时间。

来访者 我是说你该离开你的坐位了。 王大宇 是啊，我正想站起来活动活动。

来访者 我是说，请你听清楚——你该离开你厂长的位置了! 王大宇 (沉默少顷)你说让我离开厂长的位置，我不明白



陶 岩 你想把我们王总从这儿赶走?

来访者 还有你陶小姐，一块儿和他离开这儿。 陶 岩 我，为什么?

来访者 王总要是离开了，你还能留下吗? 陶 岩 那要看他去哪儿。

来访者 比如说，他要到部里当部长。

王大宇 不是部长，是局长。你是怎么知道的? 来访者 别忘了，我有一双很灵敏的耳朵。

王大宇 为了推翻了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 作。

来访者 你认为这是一个阴谋吗? 王大宇 有些人不高兴我坐在这里。

来访者 看来你并不想离开这把厂长的交椅。 王大宇 至少现在不。

来访者 那还是不想离开。

王大宇 我不想以失败者的形象离开。 来访者 你认为你是一个失败者?

王大宇 不，如果有一天我认定我是失败者的话，我会乖乖地 离 开 。

来访者 你有什么办法拯救这个工厂呢? 王大宇 我当然有办法。

**来访者** 能讲给我听听吗?

**陶** **岩** 王总，你该让客人亮亮身份了。 **王大宇** 听见了吗，这要求不过分吧。

**来访者** 当然。(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大小的本本) **王大宇** 这是什么?

来访者 1990年2月18日华光总厂破土动工，工程将于1994 年年底竣工，本报记者采访了工程总负责人王大宇 先生……

**王大宇** 剪报!(拿过来看)这么多剪报，都是我的。 **陶** **岩** 这么说，你是记者了。

〔来访者不置可否地 一 笑。 **王大宇** 瞧这照片上的我……

**来访者** 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对陶岩)那时你在哪儿? **陶** **岩** 那时我在艺术中心，我第一次见他是在电视上。 **王大宇** 印象如何?

**陶** **岩** 当时我想，这个人怎么这么黑啊!

**王大宇** 天天在冰天雪地里滚，能不黑吗?二月里开工，刚过 了春节，这里是一片荒滩，什么建筑都没有。人都住 在帐篷里，海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似的。最难过的 是睡觉，盖多少床棉被都暖和不过来，小风就像许多 冰冷的蛇在被窝里钻来钻去。

陶 岩 这句话你在电视上说过，你讲了二十分钟，就这一句 生 动 。

**王大宇** 再瞧这张，试车典礼上照的，多神气。

**来访者** (读剪报)“部长亲按电钮，试车一次成功，创造历史 奇迹。”

**王大宇** 没错儿，确实是奇迹。

来访者 真的是一次试车成功吗?

王大宇 当然。你看这剪报，这照片，它真实地记录了那辉煌 的一刻。你瞧，这位按电钮的人就是部长，他笑得多 灿烂。

来访者 可是事后有人揭发，一次试车并没有成功。

王大宇 (警觉)看来你对我们的了解，要比报纸多得多。不 错，当时是有一种谣言……

来访者 真的是谣言?

陶 岩 难道王总会弄虚作假，欺骗公众吗!

来访者 当时你也在场吗?

陶 岩 在 。

来访者 你们没有听到一声奇怪的声音，从裂化车间发出的 奇怪的声音。

陶 岩 没有。

来访者 是啊，当时的锣鼓声和鞭炮声淹没了一切。但我相 信那声音不会瞒过王总的耳朵。

王大宇 你说从裂化车间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 来访者 是的。

王大宇 那是什么一种声音?

来访者 你事后没去检查?也没向部里报告? 王大宇 (沉默)你是谁 ……

来访者 (指着剪报上的照片)你不会不认识照片上的这个人 吧 。

王大宇 我当然认得他。

来访者 还有你，陶小姐，你也不会不认识他吧。 陶 岩 我奇怪你翻出这些旧照片干什么?

来访者 不干什么,真的，不干什么。回忆过去，有美好的东

西，也有令人沮丧的东西，不总是愉快的。但这没关 系，生活就是这样，恍恍忽忽、好好坏坏，矛盾交织。 王总，你不想说点儿什么吗?

王大宇 (回忆)他是我的副手，也是我的同学，他姓苏，因为 他排行老三，大家都叫他苏三。他还喜欢唱京剧，他 唱旦角，他最喜欢的就是《玉堂春》。

**来访者** 我这儿有他的一盘录音带，你们不想听听吗?(将录 音带放入录音机内，按放音键)

〔一个男旦在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 …."

〔 暗 转 。

〔几年前的一场演出。

〔扮好妆的苏三从幕后走到台口，下面响起了掌声。 苏 三 (略显动情地)华光厂的职工们，我亲爱的兄弟姐妹

们，我很快就要离开你们了……

〔下面有人喊：“苏三不能走!”众人笑。

苏 三 我不想走，因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我的心 血和汗水。还有你们，我舍不得离开啊……可是我 又不能不离开这儿。

〔下面又有人喊：“苏三不能走!”这次没人笑了。

苏 三 大伙儿都叫我苏三，也都知道我爱唱两句。平时没 有机会给大伙儿献丑，今天我借这新年联欢的舞台， 唱一段《女起解》,也别让我呀(叫板)枉担了苏三的 虚名啊——

〔崇公道上，与苏三表演《女起解》。 〔锣鼓声渐息。

〔后台。苏三身心疲惫地坐着，王大宇走过来。陶岩 暗 上 。

**王大宇** 老同学，你唱得真好!

**苏** **三** 我觉得我就是苏三，我是在唱我自己! **王大宇** 听得出来，你是在用心唱啊。

**苏** **三** 不会有人说我是向领导发泄不满吧。

**王大宇** 你没听见底下的掌声有多热烈，大家都是你的同谋。 **苏** **三** 一次试车成功就那么重要?出了问题为什么要向新

闻媒体隐瞒真相呢，领导的面子重要，还是实事求是 重要……啊，不说了!

**王大宇**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有责任。

**苏** **三** 按一次试车成功处理，你的责任就是不折不扣地执 行部长的指示!

王大宇 我们是向国务院做了保证的，部长也是为我们承担 责任。再说，试车只是出了一点儿小小的失误，三天 之后的第二次试车，不是成功了嘛。

苏 三 建工厂，搞企业，不应该是某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它 有它自身的规律。古人说过一句话，积小胜为大胜， 反过来，积小败就是大败。你想想，我们从规划到现 在，已经有多少败笔了。在邻省，离咱这儿也就是五 百里吧，就摆着一个几年前刚刚建成的，和我们厂规 模大小一样的亚东厂。它生产的初级原料卖不出 去，而我们又建了一个原料车间；再说选址吧，如果 我们南移十公里，靠近那条废弃的铁路线，就可以节 省一大笔投资。别忘了，我们的投资国家只拿了百

分之六十，其余部分是银行贷款和社会集资…… **王大宇** (同感地)是啊，几亿元的借款……

**苏** **三** **还有利息。**

**王大宇** 这是一个大包袱，非得把我压垮不可。

苏 三 到时候，谁来拯救这个工厂呢?你，部长，谁有女娲

补天的本事?

**王大宇** 你想得太悲观了。

苏 三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的轰轰烈烈，可能就是将 来的冷冷清清。

王大宇 我劝你，这种话还是少说为佳。

苏 三 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吧? **王大宇** 我这可是为你好。

苏 三 我这人啊，就是不识时务。天生的脾气，怕是进了棺 材也改不了了!

王大宇 你不要以为我圆滑，一个人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 度就不一样。你有你的角度，部长有部长的角度。 你站在部长的位置上想一想，他也很难的。我们能 看出来的问题，他老人家难道看不出来，他的智商就 比咱低……

苏 三 可是真理只有一个!

**王大宇** 你听我说完。为你的事，几天前部长特地把我叫到 部里，他说了一句很动感情的话，他说苏三啊苏三， 你只知道自己冤屈有理，你也该知道王金龙的难处 才对啊!

苏 三 王金龙的难处?

王大宇 他说改革开放是真理，按说是真理就应该畅行无阻， 可我们搞了十几年，中间有多少次波折反复，认识水 平、程度和快慢不一样嘛!有人上了快车道还嫌慢， 有人坐着牛车还嫌快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嘛……

苏 三 这就是部长的难处? 王大宇 你啊，学生气太重。

苏 三 学生气，哈哈，学生气总比官僚气好，总比奴才气强! 王大宇 你……唉!(看见陶岩)小陶，你来劝劝他。(下)

苏 三 ( 唱 )“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进，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伤情。 想当初在院中穿绸著锦， 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



越思越想心头恨，

洪洞县内就无好人!”

陶 岩 够了，你瞧你是什么样子!一会儿愤世嫉俗，一会儿 玩世不恭 ……

苏 三 你不愧是我的红颜知己，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 …

陶 岩 好了好了。我的苏三啊，王大宇为你的事都快把上

面得罪了，你为什么还对他那样，你太不通人情了 吧 ?

苏 三 我就是不领他的人情! 陶 岩 为什么?

苏 三 我和他大学同窗四年，我太了解他了。 陶 岩 你甭扯那么远，你就说现在。

苏 三 华光工程，他是总指挥，我是副总指挥，在许多问题 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这是在下面，一旦到了 公开场合，那可就不是他了。

陶 岩 我是指挥部的秘书，几乎每次会我都参加了，我怎么 没发现他有这毛病?

苏 三 女人很难发现男人的缺点 ……

陶 岩 倒是你们男人容易发现男人的缺点? 苏 三 是的。

**陶** **岩** 为什么?

**苏** **三**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男人总是戴上面具才出现在女 人面前。

**陶** **岩** 我明白了，你总是戴上面具才见我的。 苏 三 我说的是他，不是我!

陶 岩 你不会不承认，你不是男人吧? 苏 三 笑话。

陶 岩 既然你和他同样是男人，那么他戴面具而你为什么 是例外呢?换句话说，如果你可以把自己列为例外，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也列为例外呢? 苏 三 你不要为他辩解。

陶 岩 我倒是觉得你，在公开场合和他不保持一致。

苏 三 我为什么要和他保持一致?他是一个没有意志的懦 夫、没有思想的奴才。

**陶** **岩** 你不觉得这话太过分了吗!

苏 三 我有根据。关于一次试车问题，关于选址问题，关于 重复建设问题，他本来是同意我的看法的，但是，当 我写成意见书的时候，他却拒绝签字。

陶 岩 他为什么拒绝签字?

苏 三 他怕丢了他的乌纱帽!

**陶** **岩** 你以为他喜欢这顶乌纱帽，不。他对我说，什么选址 问题，什么重复建设问题，包括一次试车，当初我们 都是举过手的，失误有我一份，我不能上推下卸。这

话他没有跟你讲过? 苏 三 你相信他的话?

陶 岩 你不相信他的话?

苏 三 为什么你总是相信他而不相信我!

**陶** **岩** 你不要太感情用事了，如果没有我，也许你不会这样 吧 。

苏 三 没有你我也会。

陶 岩 那就是我自作多情了。

苏 三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领导一方面说我的意见是对的， 一方面又急急忙忙把我调离，为什么?

陶 岩 你不是对部里说，你和没有思想的人共事是一种痛 苦吗?领导满足了你的愿望，你应该感谢才对啊。 要不就是领导没有领会你的意图……

苏 三 为什么调走的是我而不是他! 陶 岩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苏 三 你对我的离职是不是感到很开心? 陶 岩 你说呢?

苏 三 我在问你!

陶 岩 你明知故问。

苏 三 (生气地)好，好，你翅膀硬了，你能飞了! 陶 岩 我能飞到哪儿去 ……

苏 三 我看你是要飞到王大宇的怀抱!

陶 岩 (沉默片刻，突然地)哈哈，我要投到王大宇的怀抱， 我要投到王大宇的怀抱!人啊，为什么你不能变得 宽容更宽容更更宽容 …… (下)

苏 三 (欲言又止)陶……让她去吧……让她去吧 …… (唱) 让她去吧 ……

〔回到现实

**王大宇** 这录音带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来访者** 这很重要吗?

**陶** **岩** 真奇怪，你好像有一种特权，法官式的特权。 **来访者** 那谁是检察官，谁又是辩护律师呢?

**陶** **岩** 难道这是法庭审判吗?

**来访者** 其实生活就如同审判，不是你审判别人，就是别人审 判你，或者自己审判自己。

**陶** **岩** 那谁是检察官，谁又是辩护律师呢?现在该轮到我 们问你了。

**来访者**王总怎么看?

**陶** **岩** 这问题还是你先回答!

**王大宇** 不，我乐意回答这个问题。你说得对，生活就如同审 判，没有法官的审判。过错是我们的检察官，成就则 是我们的辩护律师。

来访者 过错是我们的检察官，成就则是我们的辩护律师，说 得很好，很精彩。一个人有了成就应该自豪，有了过 错呢，就应该承担责任。

**陶** **岩** 你干吗要说这些?

**来访者**这话不是我说的，我可没有这水平，这话是王总说 的，在这儿 …… (翻剪报)这篇专访写得很精彩，王总 的话说得更精彩。1995年7月3日，《企业家名人 录》,本报专访……

陶 岩 (拿过剪报，读)“一个人有了成就应该自豪，有了过 错就应该承担责任。如果今年完不成各项指标，我 将承担全部责任，并主动辞职 …… "

**来访者** 1995年的指标完成了吗? **王大宇** 没 有 。

**来访者** 1996年呢?

王大宇 也没有。 来访者 今年呢?

王大宇 你自己看吧，这是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来访者 对我不保密吗?

王大宇 我乐意接受“审判”。 来访者 利润是红数 ……

陶 岩 负利润。

来访者 请问，负利润和亏损有什么区别? 陶 岩 你说呢?

来访者 尽管是负的，它还是利润啊。其他指标又如何呢? 王大宇 没有一项达标。

来访者 可是你还稳稳地坐在这儿。

陶 岩 你是什么人?你有什么权力指手画脚? 来访者 我是在指手画脚吗?

王大宇 不管你是谁，我都可以告诉你，我承担过责任，而且 提出过辞职……

来访者 结果是上级不予批准。

王大宇 部长说你辞职，我也要辞职，我们一块儿辞职。 来访者 部长为什么要辞职?

陶 岩 你应该去问部长。

来访者 (看报表)你的固定资产，三亿七千万，流动资金一亿 三千万，其中自有流动资金一千万，也就是说你的流 动资金绝大部分是银行贷款。再看看你的应收应付 款项，应收款二千二百万，应付款是一亿九千万，应 付减去应收是多少呢，一亿六千八百万，再加上银行 贷款，你的负债是二亿八千八百万，这也就是说，当 年国家投入的三亿七千万如今变成了不到一个亿!

〔王大宇脸色骤变，昏厥。 **陶** **岩** 王总，王总……

**来访者** 赶快送医院!

**陶** **岩** 这都因为你，走，你给我走! **来访者** 救人要紧，不要管我。

**陶** **岩** 瞧你多英雄，你到底是谁?

**来访者** 我们不讨论这个，赶快把他送医院。 **王大宇** (苏醒)不，不能去医院!

**来访者** 为什么?

**王大宇** 给我倒杯水。

**陶** **岩** (倒水，喂王大宇)大宇，我们上医院吧?

**王大宇** 不，一会儿还要去见那个行长。 **陶** **岩** 我给他打电话，另约时间嘛。

**王大宇** 那哪儿成，好不容易人家才答应见咱，再说，我只是

有一点儿疲倦。

**陶** **岩** 我扶你到里屋休息会儿。 **王大宇** (对来访者)对不起。

〔陶岩扶王大宇入内。少顷，陶岩复出。 **来访者** 他没事吧?

**陶** **岩** 他要是有事，你就是罪魁祸首。他为了这个厂子，早

晚要把命搭上，可是有人却…… **来访者** 却什么?

**陶** **岩** 他已身无分文，有人还要剥光他的衣裳。 **来访者** 我们的厂长是多么的悲壮。

**陶** **岩** 你在讥笑他!

**来访者** 不，我是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他。如果没有他 们这些悲壮的厂长，生活还会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

吗?生活会减色，没有绿显不出红，没有黑显不出 白，故事不再感人，连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会黯然失 色 。

**陶** **岩** 爱情，什么爱情?

**来访者** 难道这样的厂长不值得你爱吗，“他已身无分文，有 人还要剥光他的衣裳”!女人们，让我们快去爱他

吧，机会只有这一次了，快去爱吧! **陶** **岩** 疯子!

**来访者** 你以为我是发疯，我是在讲一个女人的心里话。你 没有注意咱们女人的爱带有一种母性色彩?

**陶** **岩** 你是说，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就像妈妈爱她的孩子 一样?

**来访者** 你没有这种体验吗?

〔陶岩无语。

**来访者** 你想一想，女人对男人的爱更多是在什么情况下产

生的，是在他英姿勃发、得意洋洋时吗? **陶** **岩** 我最讨厌那种男人。

**来访者** 我没说错吧，女人的爱往往是从同情开始的。我们

的目光往往会投向孤独无助的男人 …… 〔暗转。

〔医院。病房。

〔王大宇躺在病床上专心至致地看书，陶岩拎着水果 悄悄走到床前。

**陶** **岩** 大厂长，看什么书这么专心?

**王大宇** 我不是说了吗，你别再往我这儿跑了嘛。 陶 岩 怎么,烦我了?

**王大宇** 不是。

**陶** **岩** (看书皮)你是谁?《苏菲的世界》,你在研究哲学? **王大宇** 厂里的情况怎样?

**陶** **岩** 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王大宇** 我感觉好多了。

陶 岩 你甭以为我往这儿跑是巴结你，我是同情你，同情之 中又有可怜。你瞧瞧别人住院，儿女看老人、妻子看 丈夫、丈夫看妻子，哪个床前无亲人。再看那当头儿 的住院，无论是大头儿小头儿，大车小车往医院跑，

高级滋补往医院送，陪床的干事排成行。 **王大宇** 我最烦的就是人住院了也不得清闲。

**陶** **岩** 你是不是要赶我走?

**王大宇** 你可不能走，你要是走了，谁来可怜我呢。

**陶** **岩** (剥香蕉，往王大宇嘴里塞)吃吧，让我可怜你。

**王大宇** ((顺从地吃香蕉)厂里情况怎样? **陶** **岩** 能怎么样呢?

**王大宇** 华光厂就像是一艘搁浅的大轮船，你别走近它，你远 远地看着它，它是那样从容不迫，金碧辉煌，可是它 却寸步难行，你纵有三头六臂，也休想让它出海远航



陶 岩 别发感慨了，有个实际问题你看怎么办吧。厂里账 上没钱了，你的住院支票开不出来。

**王大宇** 医院可是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再不交费就要赶我出 院了!

陶 岩 先欠着嘛，又不是不给。 〔一女护士上。

护 士 四床，你去办下出院手续!

**王大宇** 说曹操曹操就到。

**陶** **岩** 小姐，昨天大夫还说他需要再住院治疗，怎么今天又 让我们出院啊!

护 士 你别问我。(收拾病床)四床，把你的东西拿一下。 王大宇 你要干吗呀?

护 士 你没看见啊，一会儿这儿要住新病人。

陶 岩 哎，有你们这样的吗，要把病人赶到马路上去啊…… 护 士 四床，请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把你的东西拿走!

陶 岩 真不像话，你们就是这样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找 你们院长去!(下)

〔周院长陪封老板，随行人员小韩扛着一个大纸箱 上 。

**周院长** 封老板，这病房还满意吧? **封老板** 就乎吧。

**周院长** 当然比不了你的小别墅了。

**封老板** (对随行人员小韩)你傻不傻啊，还不把它放下。 〔小韩放箱后下。

**周院长** 小马，病床还没收拾出来啊? **护** **士** 周院长，四床他不走。

**王大宇** 院长，不是我不走……

**周院长** 四床的情况我知道。本院欠费已经好几百万了，我 们实在是承受不起了。我知道你是华光厂的老总，

你们厂连这点儿钱都拿不出来? **王大宇** 你不相信?

**周院长** 请你体谅本院的难处，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小马，你带王总去办一下手续。 **王大宇** 你 … …

**封老板** 等等，王总，你还认识我吗? **王大宇** 你是 … …

**封老板** 我姓封啊，外号疯子。

**王大宇**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封老板** 周院长，王总是我的恩人呢，他的医疗费我包了，统 统记在我的账上!

**王大宇** 封老板，过几天我把钱还你。

**封老板** 什么还不还的，王总别拿我当外人。周院长，我和王 总住一块儿了。

**周院长** 那好，封老板，王总，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 **封老板** 院长是大忙人，你快忙去吧。

〔周院长和护士同下。 **王大宇** 封老板，谢谢你啊。

**封老板** 谢什么啊。我这人知恩图报，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 泉相报。

**王大宇** 封老板，你刚才说我是你的大恩人，你告诉我这是怎 么一回事?

**封老板**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你忘了，当初就是你的一句话，

造就了一个百万富翁! **王大宇** 有这事儿?

**封老板** 那一年我在你们厂当小工，我们的包工头搞女人给 搞死了。

**王大宇** 有这事儿。你们在厂里给他搞大出殡，向我示威啊，

说是我克扣了你们的工钱。你还是带头的。

封老板 那是误会。我们也是不明真相，受人挑唆，谁知道是 包工头那个王八蛋把我们的工钱给贪污了。你大人 不记小人过，不但没开除我们，还发给我们生活费。

**王大宇** 就这事儿，这就造就了百万富翁?

**封老板** 当时我拿了钱要回家，在厂门口你碰上我。你问我 回家干什么,我说我还能干什么。你说了一句让我

一辈子忘不了的话。 **王大宇** 哦 ?

**封老板** 你说我送你一句话：海里有鱼，不如自己碗里有鱼，

要乘凉还得自己栽树。 **王大宇** 对，我是说过这话。

**封老板** 回到家我越咂磨越有滋味，咱干吗老是站在别人的 树底下乘凉啊，咱干吗不自己栽它几棵树啊。就这

么着，我办起了自己的大树股份有限公司。 **王大宇** 大树公司，这名字起得好。

封老板 王总，按才能、按经历，你比我姓封的要强百倍，你这 些年要是自己栽树，要是不往国营企业这棵死树上 浇水，你早就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

**王大宇** 国营企业可不是死树，你别看它现在困难重重， 一旦 它焕发生机 ……

封老板 它焕发生机不还是国家的嘛，跟你王大宇有什么关 系。到我公司来吧，我给你最优厚的待遇，我还可以 把总经理的位置给你。

**王大宇** 你就不怕我把你公司的牌子弄砸了?

**封老板** 你谦虚。我知道，咱这总经理不是部里任命的，没有 级别，没有级别你们是不会去的。(发现王大宇手中 的书)你是谁?有意思吗 ……

**王大宇** 这是哲学书。

**封老板** 啊，我知道。你是谁，世界从何而来，又要向何处去? 有一回我公司招人，有个大学哲学系的，我跟他几句

话没过，他就突然问我你是谁?我以为他是要跟我 提我认识的哪个熟人，我就说我是封恩柱。他说你 不是封恩柱，吓了我一跳。我不是封恩柱，我他妈的 是谁啊?

**王大宇** 他说你是谁?

**封老板** 他说我是由无数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里排列的元素 分子按照不同的分子量构成的元素构成的不同元素

的构成体 …… **王大宇** 真够麻烦的。

**封老板** 我说你不是学哲学的吗，怎么也精通化学?我这是 损他，他却听不出来，反而一本正经地说，哲学是众 学之王，各门科学的统帅，政治、军事、文学艺术，就

是经商发财，它都管。 **王大宇** 他说的倒也对。

封老板 他说我们学哲学的什么都懂。我说那好，你就给我 讲讲你有什么不懂的?他一听这话，愣了，半晌憋出 一句来，他说我什么都懂，其实是什么都不懂。你别 说，他这句话说得还真有点儿水平。我说就凭这句

话，我录用你了…… **王大宇** 你用他给你讲哲学?

**封老板** 我用他扫厕所。 **王大宇** 扫厕所，他干吗?

**封老板** 我 一 月给他三千块，他能不干吗!

**王大宇** 我不明白你干吗花三千块雇一个大学生扫厕所。

**封老板** 提高我公司的档次啊。你还别说，我这一招儿特灵， 记者们天天往我那儿跑。有的说大学生扫厕所是人 才浪费，有人马上站出来说，大学生为什么就不能扫

厕所!他们在报纸上争得越凶，公司的业务就越火。 后来我对那个大学生说，你知道我这是什么哲学吗， 这就叫厕所哲学!

王大宇 他现在还给你扫厕所?

封老板 早不干了，他是公司的有功之臣，我把他调到身边 了，刚才那个扛……哎哟……(喊)小韩!

〔小韩应声上。 小 韩 老板!

封老板 快，把它拿出来!

〔小韩打开纸箱，拿出便携式马桶。 封老板 (解裤坐下)对不起，我早晨没拉屎。 王大宇 合算你逮哪儿哪儿拉啊!

封老板 便携式马桶好啊，卫生安全。厕所里的马桶咱能坐 吗，谁知道谁的屁股上是吗菌啊……王总，回头我送 你一个。

王大宇 (捂着鼻子)你说吗? 封老板 马桶啊!

〔化了装的李师傅急匆匆地上。 李师傅 报告王总!

王大宇 这是病房，不是兵营!

李师傅 情况紧急，你赶快走吧!(摘下帽子，脱下外衣) 王大宇 这是干吗?

李师傅 兵临城下，化装出城啊。 王大宇 什么乱七八糟的?

李师傅 他们带人抓你来了! 王大宇 谁 ?

李师傅 警察、法警，一大车……

**王大宇** 我没犯罪，抓我干吗?

**李师傅** 你是法人啊，他们抓的就是你啊!

〔陶岩急上。

**封老板** (提裤站起)啊!

**陶** **岩** 王总，西华厂逼债，带人抓你来了!

**封老板** 妈的，抓人也不看时候，害得老子屎也没拉痛快! 〔暗转。

〔逃跑和追赶的路上。

〔起“萧何月下追韩信”锣鼓点。

**陶** **岩** (唱)夜色蒙蒙奔荒郊，

**王大宇** (唱)逃债路上来了杨白劳；

**陶** **岩** (唱)债家军逼债军情急， 〔幕后声：“追啊!”

**李师傅** 报告，西华追兵马上就到，王总指挥员，你得想个办 法啊!

**王大宇** 啊!(接唱)

不知他姓黄还是姓萧?

陶 岩 王总，你错了!这不是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是黄世仁 逼债刀出鞘。

**王** **大** **宇** 想不到我这国企大厂的厂长，竟落了个杨白劳的下 场 。

〔三追兵喊着“追啊!”上。逃兵追兵跑圆场。 **王大宇** (不支)哎哟 … …

**李师傅** 王总，你怎么了?

**陶** **岩** 那还用问吗，王总刚从医院跑出来 …… 追 兵 站 住 !

**李师傅** 你们快跑，我上有八十岁老母，下有八岁小女，拜托 王总了!

**追** **兵** 再不站住，我们就开枪了!

**李师傅** 我是邱少云，我是黄继光，我是徐洪刚，朝我开炮! 〔三追兵擒住王大宇。

**李师傅** 咦，兔崽子怎么没开炮……放开王总，我可跟你们拼 了!

**追** **兵** 去你妈的吧!(将李师傅打倒)

**李师傅** 兔崽子，你们还玩儿真的!看招!

**王大宇** (制止地)李师傅!(对追兵)我跟你们走。

**追** **兵** (对李师傅、陶岩)你们俩回去跟厂里说，借债还钱， 天经地义，如若不然，国法不容。十五天之内，把你 厂所欠货款如数送到我地区法院，否则，我们将依法 对王大宇严肃宣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坦白从 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推操王大宇) 走!

**陶** **岩** 等等，我和他一块儿走! **追** **兵** 你是他什么人?

**李师傅** 她是他的 ………

**陶** **岩** 老婆，我是他的老婆!

〔回到现实。

〔来访者读剪报，陶岩和王大宇回忆。

**来访者** (念)“我市人大代表，著名企业家遭非法绑架”……

**陶** **岩** 有人问我为什么说是他的妻子，我可以告诉你，那绝 不是一时的冲动。

**来访者** (念)“据知情人揭露，被梆架人受到非法囚禁，被关

在一间黑屋子里”……

**陶** **岩** 阴暗潮湿的囚室，成了我们爱的圣殿。 **来访者** (念)“饮食很糟，不给水喝”……

**王大宇** 我像一头负伤的骆驼，訇然倒下。

**陶** **岩** 他的呻吟让我想到丢弃在荒野上受伤的狼。

**王大宇** 她像一头母狮，用舌头舔食着我身上的血污；她用爱 的蜜汁，滋润着我踏淡的心灵。

**来访者** ( 念 )“而被绑架者王大宇还抱病在身，别忘了他被绑 架时还在住院”……

**王大宇** 男人下降的时刻、毁灭的时刻，也是最乐于向他所爱 的人走去的时刻。

**陶** **岩** 我的双臂像蝴蝶一样煽动着，他在蝴蝶的双翅中变 成身强体健的男人。

**来访者**(念)“他患有多种疾病，这是他为企业的发展付出的 代价之一 ”……

**王大宇** 我从所爱的女人那里，找回了男人的自信。

**陶** **岩** 我们两条透明的身体，在燃烧中化成洁白的气体，它 们纠缠，上升，上升，纠缠……

**来访者** ( 念 )“我市有关部门，正在向绑架者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深信，法律一定会胜利，正义一定会伸张!”

**陶** **岩** 我的身体变得轻飘飘，好像 一 片羽毛落入湍急的瀑 布中，一瞬间我不再属于我自己。

**王大宇** 囚室的屋顶像幕布一样拉开，我们的头顶是蓝色的 苍 穹 。

陶 岩 天上有蓝色的河流，我们就是那河流里的星星。我 真想重新回到那间破落幽暗的囚室，那是在我内心 抹不去的亮丽的风景。

王大宇 男人喜欢追求，而女人却喜欢追忆。

陶 岩 追求和追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像高山和谷地一 样分明。

王大宇 男人背负着高山。

陶 岩 而女人却蹒跚在谷地。

王大宇 男人时常叹息，大地和生命过于沉重，我们的双肩难 于负荷，真的，难于负荷!

陶 岩 女人也时时不解，为我所爱的人为什么总是神不守 舍，难道这世界还有比爱更值得追寻的?

**王大宇** 只因为我们把太多的，不相干的言语和评价背在自 己的双肩，我们必须像骆驼一样跪下，好让自己驮上 更多的重载。

**陶** **岩** 我们看着骆驼站立、行走、奔跑、跳跃、舞蹈，我们没 有能力让它停下，我们学会了期待。

**王大宇** 在众多的背负中，自己的生命却成了一堆毫无价值 的沙土。我们等待着随时坍塌。

**陶** **岩** 你听我说，不要让精神蒙骗了灵魂，请相信我母性的

直 觉 。

**王大宇** 男人甘做精神的奴隶，一张弓热望着箭，一支箭热望 着它的星。

**陶** **岩** 我却在你的弓箭上写满了对男性的祝愿——我与你

分享胜利。(下) **来访者** 你身体好些了吗?

**王大宇** (伸出拳头)谁也休想打垮我。

**来访者** 如果现在让你去打猎，你还能端起猎枪瞄准，叭，撂 倒一个 ……

**王大宇** 没问题，我一进入猎场就浑身来劲儿。

来访者 你一定有一支心爱的猎枪。 王大宇 当然。

来访者 让我猜猜它是什么牌子的。 来访者 好啊。

来访者 荷兰矛牌。

王大宇 你也懂猎枪?

来访者 我还知道它是部长送给你的礼物。 王大宇 我服你了，你简直无所不知!

来访者 你和部长到底是什么关系? 王大宇 上下级关系。

来访者 可是有人检举，说他包庇你。我这儿有检举信，你不 想听听吗?

王大宇 你是谁?不用说，你一定是纪检委的。 来访者 这些检举信牵扯到个人隐私。

王大宇 (激动地)厂长无隐私，我的角色不允许我有隐私，我

是阳光下的雪人，我是解剖刀下的尸体。 来访者 平静一点儿，这一切都是事实啊。

王大宇 出去，你给我出去!(把来访者推出门) 〔陶岩上。

王大宇 她是谁?告诉我，她是谁? 〔陶岩摇摇头。

王大宇 人们为什么都来折磨我，我真的快要垮了……

陶 岩 对不起，我知道我才是你痛苦的根源。你是不是想

她了? 王大宇 谁?

陶 岩 她，你的妻子。 王大宇 我没有妻子。

**陶** **岩** 前妻，妻子，都一样。

**王大宇** 我打离婚那天起，就没有想过她。

**陶** **岩** 一个勇敢地面对现实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王大宇** 那好，我反问你一句，你想不想苏三?

**陶** **岩** 想，我曾经爱过的人，为什么不想呢?苏三有他的可 爱之处，他很会讨女人的喜欢。你可别吃醋，如果他 一无是处，我能和他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吗?有时我 想，在他最失意的时候，我离开了他，是不是有些残 忍。可是后来我想通了，爱情是一种选择。既然我 选择了你，我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就是在苏三面

前，我也会昂着头走路…… 〔 枪 声 。

〔暗转，猎场。

〔王大宇持猎枪上。 **王大宇** 打中了!打中了!

〔 部 长 上 。

王大宇 部长，你打中了!(拎着兔子)

部 长 (接过兔子，看了看)龟儿子，咱们不打了。 王大宇 为什么?

部 长 你看这是什么兔子?养的家兔。 王大宇 (仔细看)真的是家兔。

部 长 家兔和野兔不一样嘛，它们跑不动嘛。打猎是人与 动物在敏捷上的较量，它蹲着不动，你打它还有什么 意 思 。

〔俩人坐下休息。

部 长 这倒让我产生了一点儿联想，如果把市场经济比作

猎场，我们的国营企业有些像家兔。

**王大宇** 是啊，我们需要的是野兔的机敏。在市场经济的大

猎场上，我们不能充当被动挨打的家兔。

部 长 我听说你在市计划工作会议上有 一 通宏论。 **王大宇** 我是乱放炮。

部 长 不对吧，你是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说出了你久经考虑

的 话 。

**王大宇** 嘿嘿，我的事儿瞒不了您。

**部** **长** 改革嘛，胆子就是要大一点，不论是正论，还是谬论，

说出来大家研究嘛。你说说你的观点。 **王大宇** 我的观点……还是不说了吧。

部 长 你怎么学得扭扭捏捏，你以为我出来是打兔子啊，我 是要跟你“密谋”一番的。咱们部里的企业再这么下

去，我可真的下不了台了。

**王大宇** 其实，我的观点没什么新鲜的。 **部** **长** 穿靴戴帽，统统不要。

王大宇 我认为，国营企业也要进入市场。我指的不是企业 产品，我指的是企业自身，换句话说，国营企业也是 商 品 。

部 长 国营企业也可以自由买卖?

**王大宇** 为什么不可以呢?你 一 定听说过并购这个词吧，

M&A,就是兼并Merger 和收购Acquisition的简称，这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面对 大洋彼岸数十亿美元，上百亿美元的成交额，难道我 们只有隔岸观火的权利吗?

部 长 人们会说，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怎么能出卖 国有资产呢!

**王大宇** 问题就出在国营国有这上面。 **部** **长** 你不承认国营国有?

**王大宇** 国家投资当然就是国有了，但不一定非要什么国营。 **部** **长** 这倒是很新鲜。

**王大宇** 我赞成国有资本这个概念，它不同于国营企业这个 概念 。

**部** **长**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王大宇** 国营顾名思义是国家经营，可是谁能代表这个国家

呢?

部 长 是啊，谁能代表国家呢?

**王大宇** 每一个单独的人和单独的部门都不能。

**部** **长**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企业经营是企业家的经营。 **王大宇** 当你需要国家时，国家它不肯出现，甚至躲开了；当

你不需要国家时，它却频频光顾。 部 长 你举个例子。

王大宇 比如说，我现在需要两亿元的资金，上级说国家没 钱，银行说你是亏损企业，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贷款条 件。

部 长 国家全跑了!

**王大宇** (笑)而且跑得像兔子一样快，你跑吐血也追不上。

**部** **长** (笑)他们是真正的野兔。

**王大宇** 可是，当我想打破所有制的界线，利用非国有资金 时，国家们纷纷出马了。

**部** **长** 一个国家还不够，难道还有八国联军?

**王大宇** 其实我并不是要改变所有制成分，我只是想换一种 经营方式。

**部** **长** 什么方式?

**王大宇** 资本经营的方式，这是一种超越所有制，越越经营范

围，越超国界的经营方式。

**部** **长** 哦，是有那么一点儿不同凡响。 **王大宇** 您支持我?

**部** **长** 你来看看我给上面写的这份材料。

**王大宇** (看材料)好，好，您的观点和我的观点完全一致，不， 是我的观点和您的观点完全一致。

**部** **长** 我们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王大宇** 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

**部** **长** 世界经济一体化，谁也阻挡不了。任何经济都是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像太平洋，有长江水、有韩国 水、有日本水、也有美国水。所有制要讲，但不能把

自己讲死了。 〔王大宇鼓掌。

部 长 你先别鼓掌。我们也要讲究策略，你的任务是少说 多做，我做你的后台。如果出了问题，我承担责任，

但是你不要拿我做钟馗。我说我的，你做你的。 **王大宇** 我明白。

部 长 还有一件事，纪检委那里有检举你的信， 一边是老 婆，一边是小秘。人家说你是自己的家基本不进，自 己家的饭基本不吃，自己家的水基本不喝，自己的老 婆基本不睡!

**王大宇** 您不知道，我老婆一直要和我离婚。

**部** **长** 过不下去就离嘛。你还想吃着碗里的，占着锅里的? **王大宇** 我哪儿敢啊，我是可怜我老婆。虽然她说要和我离

婚，其实她是希望我回去。 **部** **长** 那你就回去!

**王大宇** 那小陶怎么办?我离了对不起我老婆，不离又对不 起小陶。

部 长 若即若离，那就离腐败不远了。

**王大宇** 什么腐败呀，我自打建厂奠基那一天到现在，就没跟 老婆同过房。

**部** **长** 为什么? **王大宇** 太累了。

**部** **长** 你可以向她解释嘛。

**王大宇** 我解释了，可是她不相信，她认为我不爱她了。 〔部长心疼地看着王大宇。

王大宇 多少年来，她一直独守空房。她也是个女人，一个有 血有肉有爱有欲的女人。我听说，有人跑到她那里 说我的坏话，她就大发脾气，把人给赶了出去；还有 的想去占她的便宜，她破口大骂，说我宁肯嫁给王大 宇一千次，也不想看你一眼。您说，她这样让我怎么 离啊?

**部** **长** 小陶知道吗?小陶是什么态度?

**王大宇** 小陶是一个用行动来表示执著的人，我从她的眼睛 里看到，她会等我一辈子的。

部 长 俩个女人一台戏，清官难断家务事 ……(摇头叹息)

〔 陶岩上 。

**陶** **岩** 大宇，我们该走了，汽车等在下头。 **王大宇** 我们今晚见的是谁?

**陶** **岩** 你糊涂了?

**王大宇** 部长告诉我说是银行行长，可我觉得不对劲儿，老头 子喜欢出其不意。

〔 李 师 傅 上 。

**李师傅** 报告王总，有人要见你! 〔王大宇和陶岩交换眼色。

〔响起《苏三起解》旋律，苏三西服革履上，来访者随 后 。

〔王大宇和陶岩不约而同惊叹。 苏 三 How are you! 怎么,不认识了!

王大宇 (迅速调整心态)老同学，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苏 三 是改革的狂飚!哈哈 …… **王大宇** (陪笑)嘿嘿。

陶 岩 王总，我在下面等你。

苏 三 等等，陶小姐，你最喜欢的那尊雕像上哪去了? **来访者** 让我给打碎了。

苏 三 可惜啊可惜，一尊青铜雕像怎么会被打碎了呢? 陶 岩 王总，我们该走了。

苏 三 有什么事比有朋自远方来更重要?我们至少有三四

年没见面了吧，应该好好聊一聊。 **陶** **岩** 聊什么,有什么好聊的?

苏三 艺术，没词儿就聊艺术。你当年不是说，要为王总和 我分别塑一个头像吗?

陶 岩 会的，我会为王总塑的。

苏 三 看来我是没有指望了。(对王大宇)你真幸福，有一 个懂艺术的女人在身边，你真幸福……

陶 岩 我们可没有时间听你讲什么女人!

苏 三 不 ，今晚咱们有的是时间谈女人、谈艺术、谈改革，谈 天说地，谈一切我们感兴趣的事儿。

**王大宇** 对不起，老同学，我和小陶一会儿有个极其重要的约

会 。

**来访者** 你就别让他们着急了。

**苏** **三** 部长没告诉你，你们要见的人是我——苏三吗? **王大宇** (惊讶地)你?

**苏** **三** (递上名片)鄙人是 ……

**王大宇** (念名片)“亚洲银行驻中国办事处副代表” ……(兴 奋地)我的天啊，闹了半天要见的是你啊，这就好了， 这就好了!我们马上起程!

**苏** **三** 上哪儿?凯悦，水晶宫，还是利顺德?我看还是免了

吧，我现在可是个国嘴，差不多吃遍了整个中国。 **王大宇** 要不你点个地方。

**苏** **三** 就在这儿，在你的办公室。当然不是吃饭，你应该了 解我，酒精是不能打动我的。

**王大宇** 老同学，我这儿的情况是瞒不了你的。再说了，我们 谈的是生意，做生意的原则是对双方都有利。

苏 三 既然你谈到原则，那我就说说我们的原则。经济学 一般假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禀赋和偏好上的差异。 对于同一种商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生 产这同一商品，不同的人也会付出不同的成本。这

就构成了交易的基础。你们说对吗? **王大宇** 非常正确。

苏 三 对企业的买卖也是如此，双方交易的基础是对企业 盈利能力的判断，企业家通常是在企业严重亏损和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想到出售企业的，这本身就反

映了这个企业家的能力。你们说是吗? **王大宇** 也许是吧。

苏 三 而一个想购买企业的企业家则对该企业的盈利能力

有着更乐观的判断，双方的差异来源于企业家能力 和禀赋的差异。你们说对吗?

**王大宇** 还有其他因素，例如企业资源、产品市场、资金利用、 资产组合、企业制度，等等。

苏 三 老同学，你不要为自己辩解了，你不是一个成功的企 业家。

**陶** **岩** 我可不这么认为。国营企业的情况你是清楚的，孙

悟空的本事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王大宇**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

**苏** **三** 那好，我们的原则是不称职的人，无论他是谁， 一律

撤换!

**王大宇** 我明白了。

**陶** **岩** 这是亚行的条件，还是你的条件? **苏** **三** 在你们厂的问题上，是我说了算!

**陶** **岩** 你别忘了，我们是部分出售，我们有百分之五十一的 控股权。

苏 三 我听说王总要调到部里去了，你可以体面地下台嘛! **王大宇** 我不会赖着不走。

苏 三 就是嘛。天下哪有放着局长不做非要做厂长的，那

不是傻瓜嘛!

**王大宇** 局长我更不会做。 苏 三 为什么?

王大宇 你不要问了。我这儿有一份材料，是我用了一星期 的时间写的，这上面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也有几条解 决的办法，留给你吧。

苏 三 这材料我已经看过了，部长给我的。说句实话，如果 没有你的这个，我们还下不了决心哪!

**陶** **岩** 这就是说，你们接受他的思路，而不接受他这个人! 苏 三 你干脆说我挟嫌报复算了。

**陶** **岩** 你心里明白。

**苏** **三** 你就这么看我?

**陶** **岩** 实践是检验人的镜子，你可以给自己照一照。 苏 三 对不起，我想和陶小姐单独谈谈。

〔王大宇和来访者下。 陶 岩 对不起，我也要走。

苏 三 我希望你留下来，因为下面的谈话事关你的前程。 陶 岩 哦?你要任命我为新厂长吗?

**苏** **三** 我希望我们的谈话是开诚布公的。 **陶** **岩** 那要看你是不是开诚布公了。

苏 三 那好!我问你，你爱我吗?

陶 岩 开玩笑。

**苏** **三** 你爱他吗? **陶** **岩** 当然。

苏 三 他为什么不和你结婚呢? 陶 岩 那是我们的事。

苏 三 你爱他，他却不想和你结婚；你不爱我，我却时刻准 备着和你结婚。

陶 岩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苏 三 不要和不准备和你结婚的人纠缠，无论男人还是女 人。你听过这句至理名言吗?如果没有，我就把它 送给你。

陶 岩 谢谢。我也送给你一句至理名言，男人总想成为女 人的第一位心上人，那是他的虚荣心在做怪。你记 住了吗?

苏 三 男人总想成为女人的第一位心上人，那是他的虚荣 心在做怪，有道理。那你们女人呢，是不是她们总想 让男人成为她最后的恋人呢!

陶 岩 你觉得这很有趣吗?

苏 三 我突然觉得来了灵感，如果我们继续谈下去，一定会 有 一个美妙的结局。

陶 岩 你的结局早在三年前就做出了。

苏 三 结局可以更改，而且它正在更改。三年前我唱完《苏 三起解》以为再也不会回来了，可是 … …

陶 岩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如果你不是以现在的身份回到

这儿，你肯定会受到朋友式的欢迎。 苏 三 现在我是敌人吗?

陶 岩 是，先生，亚行的先生，用金钱决定我们前程的先生。但 是我要告诉你一点，你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

苏 三 你希望他继续留在厂长的位置上? 陶 岩 有这可能吗?

苏 三 我们是最讲实际的。

陶 岩 实际是什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实际是什么呢? 挑战与机遇并存，旧体制的积弊重重地压在国营企 业的身上，他们有过昔日的辉煌，共和国每前进一步 都记载着他们的功劳。我们的厂长们，他们可能不 是完人，但肯定是最优秀的一群。他们兢兢业业、任 劳任怨，他们像骆驼一样承载着常人难以承载的负 荷。我是厂长身边的一个旁观者，从他的身上，我看 到了企业的艰难、改革的艰难、生活的艰难，可他们 是企业的旗帜，即使他们流着泪、淌着血，他们也要 率领工人们去完成对国家和人民的承诺!他们是常

人，是血肉之躯，他们会说错话、办错事；他们有生 活、有家庭，有爱有恨，有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常人 有的他们都有，但是他们还多了一份责任、 一份重 负。刚才你也承认，你们信心的基础来自他的思路， 这说明了他的禀赋和才能。国营企业的厂长们，他 们的禀赋才干并不比那些腰缠万贯的老板们差。你 相信吗，打破了铁栅，跑在前面的是狮子而不是猴 子!

苏 三 你的话让我心灵震颤，你的爱就像火山熔岩般的炙 热，一个男人有你这样的女人在身边，真是莫大的幸 福 ……

〔倾听多时的来访者和王大宇进入。 **来访者** 苏三，差不多了，戏再演下去就过了!

**陶** **岩** 演戏，我可没跟你们演戏!倒是你这个来访者，戏演 得不错。你是谁?

**王大宇** 她是苏三的爱人——“王金龙”!

〔众人哈哈大笑，陶岩不解地看着他们。苏三把来访 者揽在怀里亲热。陶岩明白了什么,她投进王大宇 的怀抱，也跟着一起哈哈大笑 ……

苏 三 我喜欢演戏，有时甚至把生活当成戏，把戏当成生 活。为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见，我和我的妻子做了 精心的谋划。对不起，我们并无恶意，我们只是想做 一次测试，测试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非常圆满、非

常圆满 …… 〔 幕 落 。

**—** **—** **剧** **终**

**生** **命** **线** **(独幕剧)**

李 乔

徐廷芳(五十几岁的老职员) 徐 妻(四十几岁)

徐志杰(二十二岁，廷芳之子) 丽 如(二十岁，志杰妻)

关经理(四十七八岁的绅士)

**时** **：**春 夜

地：徐廷芳的家

景 ：一间布置得很讲究的客厅，洋式的建筑，三面都有 门，右门是客厅的入口，正门与左门都通达另外的内 室。右墙上同时有窗，窗帘分挂在两旁，窗与门之间 悬着字画，窗下横卧一条长沙发，前面立着一盆花 架，靠窗的墙角处放一面立镜。在正面，偏右侧突出 一个方形，门就在上面开着，挂着幕幔。门左立一个 衣架，门右悬一幅洋画，正面偏左侧另有同样的窗， 因为夜，不能从窗望见院景。窗下放一个大写字台， 上面有文具、座灯之类。前面一个靠椅，窗旁的墙上

悬着钟，正九点。在左面，也突出着漫圆形筒式的 门，门左侧墙上悬一幅大油画，画下面稍靠近中央， 摆三只沙发，围着一个茶几，茶几上有烟盒烟盂、茶 具等等，另外从顶上垂下来吊灯。墙色一致是淡蓝， 下半部用深蓝陪衬着，使这屋子雅致得如同浮绘在 黎明的海雾中。

开 幕 春天的夜里，风仍是不断地吼动，时常吹来小贩的叫 卖声。灯发出媚光，把室内映出极其温煦的气氛。 丽如坐在靠椅上看书，钟敲了九下。

丽如，一个秀美的少妇，烫发垂下来很长，面部 稍显出清瘦，比较身量是细而高的，眉目都很明亮， 斜卧着，鼻峰长而高，口型极正，肤色嫩黄，娇弱中透 出妩媚之气，随便穿一件花绸旗袍，胸前的钮扣松 着，露出里面的淡绿衬衣，长丝袜，拖鞋，腕上手表与 指上戒指映着灯光闪亮，整个是放浪的形骸，毫未修 饰，如同一枝枯衰的水仙，看着可怜，而严冷的神情 中，却看不出一点荡气。

左门开了，徐妻从里面走出。

徐妻，人过了中年刚添上老气，梳着发髻，额上 面叠着几条皱纹，脸色微黑，是稍见苍老的自然色。 眉宇间微微地皱着，像常凝着一种洗不掉的悍气，眸 子发着光，闪露着聪明人的智慧。穿一件青缎夹袍， 青鞋，白袜子，捏着白手帕，体质略半发胖，修饰出一 种整洁的气概。

妻 (徐妻)(看钟又回头望一望丽如，关心地)媳妇 …… 媳妇……(丽如放下书，回头看看她。)

妻 已经九点了，他马上就该来了，媳妇，你怎么还不快 去收拾?

丽 (丽如)早着呢，他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他经理的架子， 十点钟能来就算顶早的。

妻 可是，你也应该早一点预备，不是约定的九点吗?万 一他到了化妆就来不及了，他看见你这种样子，不梳

头，不洗脸，就该不高兴了。去吧!换换衣服。 丽 (怨愤)谁喜欢他高兴?他死了才好呢!

妻 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不都是为了他是经理，为了让他 高兴吗。

丽 (感伤)一提起来，我真痛苦极了，这种事，简直不是 人做的!

妻 (看着她很难过，摇头叹口气，坐到沙发上)孩子，这 本来是不得已的，不是为了家，谁甘心这么做呢?你 想，这个家每月的开销多大，你女婿从学校毕了业， 没有事做，就你公公一个人赚钱，在如今物价高贵的 时候，不必说剩钱，就连开销都不够，若不是想一点 特别办法，怎么能活得起呢?

丽 开销，开销，家里本来穷，没有钱，外面还欠下了不少 的债，可是还要摆阔，还要拿架子，还非要这么开销 不可!

妻 咳!日子过到这种程度，没法子再俭省了，这样生活 虽然不容易，可是，一旦落了架子，生活更不容易了。

丽 难道我们过穷日子，还有谁不答应吗?

妻 不是不答应，是不容易。现在我们有债，腰里没有 钱，别人并不知道，看我们住这样的房子，穿这样衣 服，都认为不错，都愿意和我们亲近，都愿意帮我们

忙。如果，我们住一间小土房，穿一身破衣服，谁都 要看不起我们，都要躲开我们。那时候，向谁也求不 动，向谁也借不动，向谁也联络不了，动转不灵，我们 的日子就更不容易过了。

丽 好像我们专为别人活着，我们自己也赚钱，也可以对 付着过，为什么偏去求别人呢?

妻 傻孩子，你公公 一 个人赚的钱，够干什么的?况且他 快到六十岁了，做事本来不中用了，可是公司不肯辞 掉他，还不都是因为关经理在你身上有这个面儿吗?

丽 核算起来，是拿我当做礼物了。(站起来望着油画)

妻 是太委屈你了，可是我们要活，就只有这么办，我们 这一家子的命，全靠在关经理一个人身上，他一高 兴，我们就得活，他一不痛快，我们的命就全完了，他 简直是我们的命脉。

丽 ( 转身)想起来，我多么讨厌他!(走向花架)近来他 对我越发纠缠得厉害了，万一 …… (停在花架旁，仰 起脸， 一种恐惧的眼神)

妻 (站起来看着她)我也很知道，让你捉弄他，并不算什 么体面事，可是没有办法。(奔她走去)你是个聪明 的媳妇，换一个别人是不肯做的，这就是你贤慧的地 方。你能体谅这个家庭的苦处，我和你公公，背地里 总是不断夸奖你。

丽 (痛苦地)体谅，体谅，谁能体谅我的苦处呢?

妻 (抚住她的肩)我和你公公，当然都是体谅你的。

丽 但是，您自己的儿子，您总是知道的，志杰的脾气暴，说 要怎么,就怎么,他不管谁有什么难处不难处。这件事， 万一让他知道了，(悲痛)他一定不肯饶过我，那时候，我

不能把心拿出来给他看，我……我怎么办呢……?

妻 (宽慰地)不要紧，都有我呢，这件事，全都是我给你 们摆布的，一点也不怪你。好媳妇，你放心，就是志 杰知道了，他能把他的亲生父母怎么样呢?

丽 (自语地)凭良心说，关经理，四五十岁的老头子，谁 会理他?

妻 我知道，你这全是为了家。

丽 (感慨)说我为了家，不如说我正是为了志杰，因为我 太爱他，(仰面向天)天知道，我愿他幸福，也愿意他 家庭是圆满的，过着好日子。他正在立志前进的时 候，不愿意他精神受什么挫折，想到这一点，所以我 答 应 。

妻 是，我全明白!这不过是演演戏就拉倒。媳妇，不早 了，快回到你屋子里(指正门)收拾收拾，关经理大概 就要到了。

丽 (轻轻点头)我去了。(懒洋洋地转身进了正门)

。

(徐妻望着她背影，轻轻地一关，自己缓缓向左门走 去，徐廷芳从右门走入。)

(徐廷芳，保持着极足的绅士气，四平八稳，俨然一副 官僚架子，除了瘦一点，倒很像一位大人风姿。鼻端 架着墨绿眼镜，燕尾服，油亮的头发都已斑白，脸上 皱纹不少，因为修饰讲究，还不显太老。眼很有神， 喜欢斜着凝视一切。身量颇高，套着赭色绸夹袍，青 色花缎子马褂，灰绸裤子，白袜子，青缎鞋，一只手在 进门时摘下来呢帽，一只手握着两个核桃，在摆弄。)

妻 (听见有人，急转身)唔，廷芳，饭都凉了，你怎么才回 来?

徐 我吃过了，方才请副经理吃一顿大菜，花了三十几块 钱。(把手上的帽子伸出去，指一指衣架，意思是让 她给挂上)

妻 (着急地)我不是告诉你，早一点回来，早一点出去 吗?你忘了吗，怎么偏在这时候回来呢?

徐 我有事……(想起手中物还举在手中)喂，帽子! 妻 (诧异地看了看)不还是你那顶帽子吗?

徐 (有气)咳，把它挂上!

妻 (点头)可以! 徐 什么可以!

妻 你挂上它也可以。 徐 让你挂上!

妻 (不满)哼!你神气还不小了!愿意挂自己挂去，在 我面前还要端什么架子!(径自坐到沙发上)

徐 (自己去挂了帽子，赌气向院里喊)王妈!王妈!王

妈!(没人答应)老妈子呢? 妻 你做什么?

徐 我回来，为什么不来伺候我，他妈的!

妻 你将就一点吧，王妈早让我打发出去了，你不知道今 天晚上谁来吗?

徐 我知道，不就是关经理吗?有媳妇招待他，用不着我 管……喂，你去泡碗红茶，少搁一点砂糖。(也坐到 沙发上)

(徐妻瞪他一眼，不理。)

徐 (催促)去呀!你不知道我刚吃完饭要喝茶吗?

妻 壶里有茶水，(指几上茶具)还用我一口一口喂你吗? 徐 简直……我简直是受罪了，(无奈自己倒茶，同时取

出烟来)喂，火!

(徐妻把火柴向他面前一摔，又瞪一眼)

徐 (没办法，他只好自己划)想不到我今天这么可怜! (把两条腿放在椅背上)喂，捶捶腿!

妻 (站起来，非常不满)越说你越来了，臭架子总也忘不 了，快喝口水滚出去，你别不懂深浅!

徐 (也有了火)怎么,你简直连我也瞧不起了，你只顾拿 神气，抖威风，装闊太太，难道我这个老爷就不算老 爷了吗?

妻 什么老爷，什么太太!弄了一身债，过日子没钱，拿 媳妇去跟经理讨好，还老爷呢!

徐 老爷自然是老爷，这是人的身份，人不怕没有钱，就

怕不是老爷，懂吗?(不得已自己捶腿) 妻 (越看越有气，猛然一声)喂!

徐 (吓一跳，看了看没事)你怎么了?

妻 我说你是成心搅局吗?现在关经理 ……

徐 (马上接下去)眼看就要来了，是不是?正因为他来

我才想跟你商量一下。 妻 商量什么。

徐 (撤腿站起)我打算把这件秘密，告诉志杰。 妻 (一惊)什么?

徐 (从容不迫)让志杰知道关经理跟他的媳妇有来往。 妻 我们正怕他知道呢，为什么你还要告诉?

徐 (很得意)我想这么办，于咱们更有一点利。

妻 (斜视他一下，回坐沙发上)算了吧，你别再乱出主意 了。都是你总打算联络关经理，想出那么个缺德办 法，逼我给你办，现在弄的媳妇每天难过，我也怪后

悔的。

徐 可是，到底我们得了不少便宜呀。

妻 只顾你便宜，多少也该给孩子们想一想呵。

徐 这算什么呢。(且踱且言)孩子们都小，还不懂世故 人情呢，在社会上，没有一点手段就想活，谈何容易! 比如我们这件事，拍拍良心，谁不愿意做，谁不美慕? 因为这里头有便宜。

妻 别说了，一旦传出去，谁知道不骂你，不当做笑话讲?

还有人羡慕?

徐 你这是妇人之见。他们骂，笑话，并不是真瞧不起我 们，那全是嫉妒!这种手段虽好，可有能做到有做不 到的，他们嘴笑话我，心里也是愿意这么办，就是办 不到，因为他们拿不出媳妇来，能拿出来人家也未必 看得上。见别人得了便宜，着急，眼热，所以才嫉妒， 才骂，才笑话。

妻 依你说，天下就没有顾廉耻的人了。

徐 差不多呀。在社会上处久了，什么都会明白，凭力气 傻干，一辈子挨饿，有几个拿廉耻当一回事的。只要 穿一件好外套，不就是老爷吗。

:

妻 好了，你总是这一套，快走吧，等一会儿碰见你多不 方便。

徐 可是，志杰呢?

妻 怎么,你真要告诉他吗? 徐 还是告诉他对。

妻 (急起)你打算惹祸吗?我真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徐 意思倒不复杂，就是前天发赏金的时候，我得的并不 比旁人多。

妻 (疑怪)那于这事有什么关系?

徐 当然是关经理对我没有特别关照呵。他妈的，这个 东西，故意地跟我装糊涂，不治一治他，他不晓得马 王爷三只眼!

妻 (趋前)所以你就要告诉志杰? 徐 (点点头)对了!

妻 你太浑了，这是破坏他，还是破坏你自己呢?

徐 我才不浑呢，我让志杰今天晚上挤兑他一下，堵住媳 妇跟他俩……哼，杂种，教他堂堂的大经理，给我们

下跪、磕头，在我这个小职员的面前矮下去半截。 妻 下跪，磕头，那有什么用?

。

徐 用处可大了。其实谁喜欢他真下跪，真磕头，无非是 抓住他小尾巴，制服了他。小子!教他不敢再在我 面前装糊涂，从今以后，我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我

让他往西，他不敢往东。 妻 那你就便宜了吗?

徐 自然了，(走向沙发)将来副经理的椅子，非给老太爷

坐两天不可。(坐下) 妻 (犹豫)这种办法 ……

徐 (又立起来)办法是绝对高明。不然的话，他总认为 是瞒住了我，偷偷摸摸地得去了我的便宜，一点不领

情，你想我们为的什么呢? (再坐下)

妻 (犹豫着点点头，忽然)可是，让咱们媳妇暗中出力， 不也一样吗?

徐 那总不如这么办有力量，有把握。

妻 (顾虑)不成，不成。志杰那孩子脾气暴，听见这个

话，还了得吗?

徐 你简直就不够做父母的资格，你养大的孩子，难道你 管不了他吗?我们压着他一点，看他闹到了相当程 度，把他劝住，不让他再闹下去。

**妻** 那怎么压得住呢?他一听说 …… (觉得难出口)咳， 虽然回家，他也决不能甘心，他平时总说“宁愿饿死， 不吃下眼食”,不然也早就有事做了。

**徐** (动了气)胡说八道!什么叫下眼食?他爹妈就是用 下眼食把他养大的，现在就让他来养活爹妈!你告 诉他，他爹爹老了，六十来岁了，公司的饭也吃不长 了，家里这些人都张着嘴等他喂饭呢。别他妈念完 了书，就知道穿洋服，梳油头，成天摇摇摆摆出来进 去都有人叫少年!妈的 …… (把腿又伸出去)喂，捶 捶 …… (忽然想起)呵，对了。(自己用拳捶起来)

妻 这种话志杰也说过，如果你的差事完了，他宁愿去拉 洋 车 。

**徐** (勃然大怒)什么,拉洋车?凭我徐廷芳的儿子，长大 了就出息个拉洋车的?妈的，书白念了，他是从拉洋 车学校毕的业吗?

妻 他不过那么说，是为了这个家庭。

徐 胡说!拉洋车还能维持家庭?好，就让他养活我吧， 我仍然要住洋房子，雇人侍候，吃要舒服，不分远近， 出门要坐汽车，差一点也不成!你喜欢拉洋车，我一

下子累死你个小鬼 …… (以下咽回去了) 妻 那你是要他的命。

徐 办不到吗?那么还是我养活他呀!可是，既让父母 养活，讲不了就要受父母管教。所以我就不信做妈

的管不住自己的儿子，你拿出来对我的威风对待他， 就满够用了。

妻 (为难地低头想一阵)再说，这样一办，也太对不起咱 们媳妇了，若是志杰堵住了他的，一闹起来，她在当 中该多么为难呢?(缓缓走到右边长沙发前，坐到椅 背上)

**徐** 这可讲不了，(略加思索，立起来奔徐妻)我们千万要 秘密一点，就算是志杰偶然碰上的，别让她知道是我 摆的圈套。她除了怨天，怨地，怨自己的命，以外也 就没有什么埋怨的了。况且她为人很老实，不至于 出毛病。

妻 (点点头)就依你吧，等明天志杰回来 … …

徐 我跟他说，说完了我躲出去，他闹，你劝，我在一旁听 着，我不出头。因为我总在社会上混，这个老面子， 比他们小孩子要紧的多，无论如何，必须给我留一点

 余地。

妻 你可倒便宜，你编出戏来，自己不演，就专会让别人

徐(重关照)展，你可记住，顶要聚的看出来机会，你

就开口要个价钱。别弄僵了，加小心，闹的过火了可

这我都明白。(站起来向在侧走)我就是觉得让咱们

媳妇太委屈了，她以后就许 …… (徐志杰推门匆匆 入 )

(徐志杰，中等身量，很挺直，微觉发胖，脸布着红光， 一身健壮的筋肉，发很整齐，重眉大眼，浮现一种刚 烈气魄，鼻长，口阔，脸形稍圆，望之颇英俊。不太旧

的青色西服，没有领结，一件翻领衬衣之外，罩着绒 线背心，底下是一双黑皮鞋，手握着一筒纸卷，样子 很兴奋而匆迫。)

徐 唔，志杰，你怎么回来了，不是今天晚上要住在同学 的家吗?

志 (徐志杰)爸爸，妈，我有一件高兴的事，来跟你们讨

论的。

妻 高兴的事?

志 (奔徐妻)对了，非常让人高兴的。

徐 (也走过来)那么你说说。(然后他缓缓到沙发上坐 下 )

志 就是两个同学约我到矿山去做事，今天晚上就让我

答复，马上好决定。

妻 到矿山去做什么事呢? 志 不外乎是开矿了。

徐 在此地吗?

志 离家不到一千里地。

妻 在矿山上，你是给人家卖苦力，还是拉车呢?

志 (不以为耻)我倒愿意干一点苦工作，不过，他们大概 让我办事务。

徐 办事务能赚多少钱呢?

志 钱也许不多，我倒很喜欢这种工作，爹爹您允许我去 吗 ?

妻 随你的便!

徐 孩子，你跑出那么远，我不放心。(抚住志杰的肩)

志 不要紧，我是应该出去创点事业了，爹爹，请您给我 求两家商保。(把纸卷放在茶几上)

徐 (不以为然)既不能赚钱，又跑出很远，而且矿山又没

有你的股子，你为的玩儿票吗? 志 不，爹爹，您跟我的见解不一样。

徐 (立起)是不是我不如你聪明?(向前踱去)好了，现

在先放下你的，听我的。 志 您有事吗?

徐 (点头)哼，(转对徐妻)你先到里边儿(指正门)去看 一看。

(徐妻望着他，又看看志杰，点点头走入正门。)

·

徐 (凝望志杰多时)志杰!

志 (莫名其妙，凑上一步)爸爸!

徐 你看爸爸我的精神比往年怎么样? 志 (只好附和)还好。

徐 (不悦)我不用你恭维!也许还不坏，可是我自己觉 得比去年就坏得多了。人老了，就要希望有个快乐 1的家庭，希望晚辈们有出息。

志 (错疑)您如果不愿意我到矿山做事，我就不去。 徐 不是的，我说的是这个家庭。

志 (想了一想)是不是丽如(指正门)有什么不对?

徐 你媳妇有什么事，本来我做公公的不应该说，可是， 想到一家子的幸福，我又不应该不说。

志 (惊，急问)她怎么了，爸爸，您快说! 徐 你可以评论一下，你媳妇怎么样?

志 丽如总还不算坏人。

徐 我也认为她很好，可是人心善变，谁也保不住有错

误，近来我跟母亲，都发现她有点不安稳。 志 有点不安稳?

徐 对了。我们公司的关经理也同时有一点不大老实。 志 也同时不大老实。

徐 (点头)哼。他常喜欢到我们家来，喜欢在夜里，最喜

欢还是我们都不在家的时候。 志 (如炸弹的爆裂)她有这个事? 徐 有也不是一天半天了。

志 (不大相信)可是，她近来对我仍然是那么好。爸爸， 您也许误会了。

徐 (不满)难道说是我造的谣言，希望传出去好听吗?

志 (轻摇着头)不会的，丽如很爱我，我知道，她什么时 候也不会的。

徐 (嗔怪)哼!是不是你想联络有钱有势的关经理跟你 媳妇商量好了这么办，你上矿山做事也是想给她躲 机会呢?

志 (几乎说不出话来)您……您……好像您已经认定 了。

徐 好像是什么话!(奔沙发)你这种窝囊废，简直不是 我的儿子!(坐下来)

志 (想半天)好!(一顿足)我问她去。(向正门奔去) 徐 (急起)回来!

志 (缓缓走回)什么事，爸爸?

徐 你太性急了，捉贼要赃，捉这个呢?你必须稳稳当当

地抓住，问有什么用? 志 稳稳当当地抓住?

徐 对了，今天晚上，你媳妇知道你不在家住，也知道我 有事出去，这是机会，我想关经理一定来，现在还早， (拿起纸卷)我和你先出去，求两家保，回来的时候，

大概你就许亲眼看见。

志 (难过)不必了，事情我也不想去做了。

徐 不对。正事是正事，家务是家务，你既愿意做事，无 论如何，我不能不允许，你愿意出去闯闯，也很好，眼 不见，心不烦，省得在家里区气。

志 我怎么还有心去打保呢!(愤愤地坐到椅上)

徐 可是，你在家不但无用，反倒误事，他们能教你瞪着 眼睛看出破绽来吗?

志 难道真教我给他们躲机会吗?

徐 自然了!躲与躲不同，你不是要看个水落石出吗?

志 (痛苦地仰起脸来)天哪!这种想不到的事，果然也 能是真的吗?

徐 想不到的事，往往就会有，你也不必太认真了。

志 (拍案猛起)不成!如果她真有了这样行为，那我 …… (一只手不经意地抓住几上的茶杯……咬着手， 凶狠地)我会教他们…… (一顿，杯碎在手下，然后两 目向前凝视——闪露凶光)

徐 (开始缓和)本来我不愿意告诉你，就怕你胡闹，你果 然是不让我省心的。孩子，你还应该细想，咱们碰见 的对头，偏偏是关经理，我们一家子的饭碗都在他手 里攥着，你爸爸在他手下，归他管，我惹不起，你更惹 不起。我老了，在公司里混饭吃很不容易，所以无论 如何，你要忍，他是我们的命脉，拿新名词就叫…… 叫……生命线，生命线大概你懂吧?忍耐一点，千万 别太任性，总要顾大局才对呀。

志 好了，爸爸，我们先出去。

徐 可是，我的意思，你都明白了吗?

志 (慢应)哼!

徐 那么走。(过去戴上帽子)

(徐妻从中门出。)

妻 (先望望钟)出去吗?

徐 马上就回来，关于媳妇的事，我已经对志杰说了，若 是关经理来，(作一下眉语)你可以躲躲。

(徐妻会意地点点头，徐与志杰同出，望着他们去后， 妻开始整顿什物，在几上发现破了的茶杯，一个惊 讶，收拾过去，回到左侧内室端出两盘水果与瓜子之 类，放在几上，外面有汽车声，有手杖敲门。)

妻 谁?

(又敲三下) 妻 再敲!

(再三下) 妻 重来一遍!

(连敲两个三下。)

妻 (笑了笑)好了，请进来!

(关经理推门入)

(关经理，个子很矮，满身臃肿，越看越圆，走起来费 劲，滚倒似乎便利。一脸肥肉，分发，小疙疸胡子，浓 眉，细眼，一笑眼睛就丢了。戴一副近视眼镜，叼着 雪茄，一套藏青西服，黑皮鞋，青绒礼帽，系着花领 结，胸前金丝链，左臂夹一件外套，右臂夹一条手 杖。)

(关进门便贼头贼脑指指左门) 妻 放心吧，都没在家。

(关又指指中门)

妻 (点点头)等你呢。

关 (咧嘴笑一笑，回身又推开门，向外)喂，开车的，你回 去吧。(转身把帽子、手杖、外套一齐交给了徐妻，门 外汽车声去远，他奔沙发走去)

妻 经理，今天太晚了，等了你好多时候。

关 晚了吗?(掏出怀表来看了看)唔，可不是吗，不知不 觉的，这么晚了。(坐下来)

妻 (挂了衣服，敲中门呼唤)媳妇，媳妇，关经理来了。

(丽如推开门缓缓走出，此次她修饰起来，描画得极 美。)

关 (恭谨迎之)唔，丽如，对不起，教你受等了。 丽 (冷冷地)晚了吗?(随便坐在沙发上)

关 可也不算晚。 丽 不算晚?

关 (急忙改嘴)算晚，算晚，真晚得多了。

丽 (瞥他一眼)其实堂堂的大经理，晚个十分二十分的： 还算晚吗?

关 不错!不错!还不算十分太晚!(说完笑了，似乎发 讪，又似乎觉得应付的很漂亮)

妻 (凑过来)丽如，方才你女婿说要出去做事。 丽 做事，到哪去呢?

妻 大概有一千多里地。 丽 那太远了。

关 不远，不远，年青人应该远远地出去闯荡，最好还别

教他回家。(丽如对他发一个冷笑) 妻 可是，他打算把你也带去。

丽 那好，我一定去。

**关** 不好!不好!带媳妇出去做事，那太累赘了，你们不 应该教他那样随便，还是在家合理。

丽 是不是在你来看才最合理呢? 关 (一阵讪笑)我倒没什么。

妻 我们已经阻拦了，决不让他带去。不过这个差事，需 要几百块钱去挖弄，加上预备一点应用的东西，没有 一千块钱就办不了。可是，家里现在要命也拿不出 来。

**关** (佯作不闻)喂，丽如，我托朋友买到一张顶好的美国

金漆皮，预备给你做一双最漂亮的高跟鞋。 丽 不必，我还有鞋穿。

妻 (继续自己的话)而且方才还来两个债主逼我们非还 钱不可。

关 (专对丽如)可是，你有鞋是你的，这算我的一点小意

思 。

。

妻 欠的债搪塞几天还可以，可是给你女婿找事，怎么能 搪塞呢?恐怕明天早晨不把钱送到，这件差事就要 给别人抢去了。

关 (瞟徐妻一眼)你听，我计划这双皮鞋要特别加工，用 细皮软底，绸跟熟橡皮，穿在脚上，柔软，舒服，乱颤， 至于鞋面 ……

妻 至于你公公呢，他主张向别人去借钱，可是我们已经 欠下不少债了，况且今现借也来不及 ……

关 至于鞋面上，我想要用力细雕，一只雕龙，一只雕凤， 每只镶上十颗珍珠，另加玛瑙的龙目，翡翠的风眼



妻 这件事，把我们急的不得了，就是想不出法子来……

关 丽如，你说我想的法子怎么样?其实也用钱不多



**妻** 倒是用钱不多，可就一时借不到手…… (丽如看着他们俩笑。)

**关** 穿上这样的鞋，才算够样儿。算起来两千块钱也就 差不多了 ……

妻 算起来一千块钱也就差不多了。 关 一千块钱够干什么的!

妻 虽然不够，我们还借不着呢。 关 (猛醒)喂!你说的是什么?

妻 我说的是给志杰找事。

关 (一扭身)我说的是做鞋!

丽 谢谢你，关经理，我穿鞋倒不忙。

妻 是的，如果能把做鞋的钱先借给我们用用，那就再好 也没有了。

关 (立起，对徐妻)你这人就不大有出息，一张嘴就钱! 钱 ! 钱 !

妻 实在是让钱把我憋住了。

关 喂，现在你应该回到你自己的屋子里休息休息了。

妻 张罗不着钱，我怎么能安心去休息呢? 关 那么,你现在出去张罗张罗也好。

妻 (软的失望，动硬的)好吧，休息就休息。媳妇，你也 到我屋子去休息吧!(拽丽如臂走)关经理，你坐着， 我们失陪了。

关 (慌忙阻拦)喂喂……你……你何必呢，不就是用钱 吗?多少，一千是不是?明天一定送到。

妻 ( 一 口咬住)明天?明天就来不及了，您有的是支票，

今天开一张不也一样吗?

**丽** **(向徐妻，刺激她)你太笨了，他说明天，就是不愿意**

借的意思，还不明白吗?

关 (被逼无奈)好好，我马上开支票还不成吗?(掏出支 票写好，交给徐妻)拿去!

妻 (笑了)太让您费心了，(接过支票)现在我去给您泡 一杯红茶来。

关 不必，不必，你这么招待，我可实在受不了!(坐下) 妻 那么,您随便用一点水果吧。(拿过丽如削好的梨，

送到他面前)真的，我们就时常说，人再好也好不过 关经理了，既大方，又厚道，而且心肠最热，丽如就特 别喜欢你这些地方。我最讨厌老奸巨猾的人，唯独 您是一点也不滑头，真太好了!

(关经理不大得劲地摸摸脑袋)

妻 现在我可真要去休息了，媳妇，你好好地招待关经

理，我去了。(笑嘻嘻地走入左门)

关 这个老东西真不好斗!(拿起梨来吃) 丽 大概你的心还疼吧?

关 心疼还不至于，不过她左一次右一次地要钱，有点麻 烦。

丽 嫌麻烦，你满可以不来呀。

关 可是，若为了你，我什么都舍得，比如做一双两千多 块钱的高跟鞋 ……

丽 算了吧，干么总瞪着眼睛欺骗人。

关 (霍然站起)我决不是说谎，你瞧着，不出十天，雕龙 刻凤的高跟鞋，会给你送到眼前就是了。喂，把脚伸 过来，让我量一量尺寸。(她反而撤回腿来放在沙发

背上)

关 来，让我量量。(见她不动，自己过去量，刚蹲下，她 两脚又缩回去了)看你，量量又怕什么。(再跟回来， 刚蹲下，脚又撤开了，他站起来喘口气，掏出手帕擦 汗)你太厉害了，其实我量量……

丽 ( 用力踹出一只鞋去)给你量! 关 (难堪)好吧，不量就不量。

丽 (命令地)量!(指踹掉的鞋)

关 (服从)是!量就量!(过去拿起鞋来，用手指量半 天，然后拿到她面前，半跪在地)我给你穿上。(发着 媚笑)

丽 (一脚把鞋拨落)不穿!

关 (狼狈地站起来)是!不穿就不穿! 丽 捡回来!(指鞋)

关 是!(再去拾回来，胆怯地)请你自己…… 丽 给我穿上!(把脚伸出去)

关 是!穿上就穿上。(又半跪着替她穿上鞋，然后媚笑 着走来)你实在有趣儿，总喜欢逗我玩儿。(笑着坐

在她身旁的椅背上) (丽如一拧身走开。)

关 (讪笑)你又要逗我玩儿了，(跟过去)喂，丽如……那 个……(搓着拳，半吞半吐，一个劲媚笑)

丽 你要干什么?说话!

关 我们……到你屋子去。 丽 什么?(坐到长沙发上)

关 好好，不去就不去。(跟过去坐在一旁) 丽 (猛站起)失陪了。(一直奔中门)

**关** 我没说不去。(他从后跑上去揭帘子，推开门，她进 去后关门不及，被他挤了进去。徐妻从左门缓缓走 出，看了看中门，会意地点头微笑，将茶几上水果等 物捡开，送入左室。二次出来时，听见有人轻轻敲 窗，走去揭帘望一望，然后指指中门对窗外点点头，

须史，右门开了，徐廷芳与志杰同入) 徐 来了吗?

妻 哼!(指指中门)

志 真的来了?(指中门)都有谁? 妻 你媳妇跟他。

志 你真糊涂!怎么让他随便进我的屋子呢? 妻 因为我故意地躲出去了，所以 ……

志 (握紧了拳一顿足)好!

徐 这么办，我先躲出去，若是有我在场，这件事就不好办 了。(指徐妻)你和志杰见机而作，挤兑他一下，仅仅挤 兑他一下就成，太过火了，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两指做一 个圆圈——钱形，暗对她比比)你都记得吗?

(在他们谈话时，志杰已从写字台抽屉中取出一把尖

刀，背在手后) 妻 我都明白。

徐 那么,志杰，现在你应该稳重，应该聪明一点，无论如 何，我们不能不顾全大局，你可千万别太胡闹，要一 敲，二震，三吓唬，找个面子，马马虎虎地就完了，明

白吗?

志 你去吧。

(徐点点头，担心地看他们两眼走入左门，志杰愤愤 地直奔中门，一脚踢开，挺刀闯入，里面有男女惊呼)

妻 (才发现志杰持刀，刚想拦阻，志杰已闯入)志杰!志 杰!

(忽然关经理从门里滚到门外，慌张，狼狈，刚想爬 起，志杰持刀追出，用手揪耳朵提起他来。丽如随后 跑出，抱住志杰的右臂，徐妻抱住他左臂，徐廷芳从 左门窥探)

关 (哀号)唉唉……徐少爷……徐少爷……耳朵……耳 朵 ……

志 (凶狠地)半夜三更，你到我屋子来做什么? 关 串门!串门!

志 串门?

关 唉唉……不是串门的……不是 志 是做什么?说!

关 是……无扯! 志 是什么?

关 不不……不是……不是……是我胡说八道! 志 说实话!你们来往有多少日子了?

关 来往?什么来往?

志 (用力一拧他耳朵)不承认吗? 关 (呼痛)承认!承认!

志 多少日子? 关 才两三天。 志 两三天?

关 不!不!两三个月。 志 两三个月?

关 不!不!四五个月，对了，四五个月。 志 到底多少?

关 真的，四五个月，不能再添了。

志 (冷笑)凭一位经理，办这样事，你算是什么东西? 关 我不是东西!

志 你自己说，我宰了你屈不屈? 关 不屈!不屈!

志 不屈我就……(举刀要向下刺) 关 屈呀!屈呀!

妻 孩子，孩子，听妈妈话，你别…… 丽 (紧拽他右臂)志杰!志杰!

志 (回头看见丽如，气越大了)不要脸的东西，滚开! (用肘把她推倒在长沙发上，松开关经理，奔到丽如 面前)平常你对我假惺惺，背地你做这种无耻的事，

我瞎了眼，始终我没有看出你来，你倒很会装相了。 妻 志杰，你别闹了，事闹大了，传出去不好听呵。

志 (仍对丽如)我限你五分钟的功夫，给我答复，愿意 死，这儿有刀，自杀也好，让我杀了你也好；愿意离，

你马上就离开我的家，两条路，你挑吧! (丽如望着他，欲言又止，俯首大哭。)

妻 (难过地看着丽如，坐到她身旁劝)媳妇，媳妇，现在 真太难为你了。

志 (转奔关经理)关经理，我先跟你算帐。 关 (害怕地)行行，我也五分钟。

志 谁限你五分钟，咱们马上就解决好了。 关 马上也好，两条路，我愿意离。

志 (冷笑)破坏了别人的幸福，完了事一躲，(一把抓住

他领口)你想的太便宜了!(举起刀来) 妻 (急去拽住他)志杰!志杰 ……

志 (咆哮)撒开我!(对关)姓关的，现在我给你的只有 一条路，那就是死!我教你死!

关 (跪下一条腿哀求)徐少爷……徐少爷…… (徐廷芳从左门对徐妻用手不住地比划。)

妻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孩子，你闹有什么用?闖出祸 来，让妈怎么办哪?

关 对了，徐少爷，不给我想，也该给你母亲想想。

妻 关经理是个明白人，他现在对不起你，将来一定会对 得起你。

关 一定的，要钱我给钱，要做事我给找事。

志 (盛怒)你说什么?(一阵惨笑)你有钱，有势，我就不 敢动你吗?现在我有刀，我要你命，你能拿钱把我怎

么样?拿势力把我怎么样? (举刀欲扎)

妻 (急呼)孩子……孩子 ……

关 徐少爷……徐少爷……(一眼看见徐廷芳在左门旁比 划)徐先生……徐先生……快来救命……救命呵……

妻 (对徐)快滚出来吧，眼看要闹乱子，还比划什么? 徐 (不得已走过来)志杰，不许你放肆，撒开手!

志 不，爸爸，今天我决不饶他。

徐 不饶他可以，不过你先松手，让我给你办。 志 宰了他就完了，办什么!

徐 (微嗔)现在你的父亲命令你先把他松开，不听吗? 妻 孩子，听你爸爸话，松开他。(向一旁拽他)

志 (稍一犹豫，松开手)好，让他多活一会儿。(走到花 架旁，徐妻也随过去)

徐 (转对关)唔，关经理，起来，何必这么客气呀?对不

起，我这孩子不懂礼貌，您应该原谅他。 志 对他用不着客气，对他!

关 (听说话，吓得忙转到徐的身后，然后对徐)其实我倒 很喜欢你的少爷，挺勇敢!

徐 ( 冷 笑 ) 经 理 先 生 ， 真 是 宽 宏 大 量 。 ( 又 是 笑 ) 请 您 说

*小* */*

一说冲突的原因，如果是怪他，我一定会重重地责罚

关 不，不，不怪他，是怪我。

徐 (故意地)怪您?(还是笑)您太客气，您是经理，经理 在一个小职员家里，还能有什么错处吗?(笑得让人 难受)

关 真的，是真怪我。

徐 那么,他能怪您什么呢?

关 怪我……这个……(说不出口，用咳嗽代替) 志 妈的，哼!

(关咳嗽一半又咽回去了。)

徐 (微笑着)是不是您串门的时候，不大相宜? 关 唉，对了，不大相宜。

徐 是不是您进的屋子也不大相宜? 关 也不大相宜。

徐 是不是您办的事情也不大相宜? 关 倒没办什么事。

志 嘴硬! 关 是，是!

徐 其实您不说出来是顶好了，最好对我们不说，对别人 也不说，这种事如果传出去，我脸上不好看，在您也 不很名誉呀。(又是一阵冷笑)

关 真的，我真是太对不起你们了。

徐 (有机可乘)对不起的事情可太多了。明知道对不 起，而且不去补报，不是更对不起吗?

关 (明白其意)放心，我一定补报。

徐 比如赏金，多也是赏，少也是赏…… 关 下次我多赏给你。

徐 (笑了笑)比如舍下的一点债务，在经理看来，满不算

一回事，在我们担负，就很吃力…… 关 我替你们还债。

徐 (点点头)哼，再比如 … … 关 成了，已经不少了。

徐 嫌多吗?那么,(转头招呼)志杰 …… 关 (急忙拦阻)成!成!你说吧。

徐 也就是副经理的地位，好象不该总让一个人坐一辈 子 ……

关 (为难)这个 ……

徐 不成是不是?那么,(刚一转身) ……

关 (扯住他衣服)成!成!从下月起，副经理换你。 徐 可是一言为定?

关 决不含糊!

徐 (立时和蔼)那么今天算我们冒犯了，请经理千万别 介意才好，您坐下呀。

关 是的，我真有点乏了。(刚想坐到沙发上)

志 (实在真看不下去了)爸爸，您怎么对他讲起买卖来 了?

徐 (申斥)你少说话!做父母的还能给你亏儿吃吗?年 青人任性胡闹，不懂深浅，真是太不成样子了。从今

以后，在长辈人面前，不许你这么随便!过来，向关 经理道个歉。

志 (一惊)什么,道歉?

徐 对了，说方才的事，太冒失了。 关 不必了，我不怪罪他。

徐 过来!

志 (强硬)我不能! 徐 我教你过来! 志 我绝对不能!

徐 现在你父亲命令你!

志 您命令我死好了，这算什么事，简直是没有我的活路 了，杀不死别人，我杀自己……(拿刀要自刺)

妻 (忙扯住他)志杰，志杰 ……

丽 (从椅上起来，态度更为激烈)你慢着，志杰你要死也 可以，不过我有一肚子话，听我说出来，别教它永远 憋在肚子里 …… (志杰停住了刀)

徐 (觉出不好了)好了，你不必说，我们全明白。

丽 不成，到了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不说。志杰，你听明 白，我同他(指关)来往完全为了爱你，为你们一家子 生活。凭他，小矮个子，猪脑袋，又肥，又蠢，那么大 岁数，我能喜欢他吗?然而，不得已，这是你父亲的

计划，你母亲的拉拢，让我演演戏…… 妻 (着急)得了，得了，别说了。

丽 怎么能不说，你是我的婆婆，现在你应该对你儿子说 这件事是你办的了。

徐 够了，够了，这太不成体统了!

丽 (转对徐)对了，还有你，我看明白了，今天你想敲个

竹杠，拿我送礼。

徐 什么话，你还像个做媳妇的样子吗?

丽 可是，你办的事，像不像做公公的样子呢?

徐 (气极)好东西，你简直是……志杰，你给我打她，管 教她!

丽 不必打，话说明白了，(转对志杰)现在我可以答复你 了，你不是要自杀吗，好，两条路，我也愿意去死!

(对众人冷笑一阵，匆匆进入中门) 妻 志杰，快进去看看她，快去!

志 (非常痛苦)呕!是这么一回事!(弃刀于地进入内室) 关 (一阵狂笑，学着志杰的话)呕!是这么一回事!

妻 (凑过来)经理，您别信我们媳妇的话，她疯了。

关 对了，是你们把她逼疯了，连实话都说出来了。(也 冷笑不已)

徐 不，她说的全是假话。

关 (端起架子)好了，现在我想回去了。 徐 (想挽回)我在公司多少年了 …… 关 那么你的退职金一定多给!

徐 (怔了半天)我是说一向在经理面前是有信用的 …… 关 是的，你很聪明!

徐 (越觉风头不顺)经理总能知道我，我从来不说假话， 不办假事。

关 (取外套，手杖，戴帽子)方才你提的三样事，我都答

应了，以后我对你特别优待。 徐 (谦卑地)是!是!

关 从明天起，你上班可以自由，最好在家里找点工作。 徐 (惊诧)在家找点工作?

关 (点头)明天你拿手戳到公司去领赏金。 徐 赏金?

关 给你的赏金!

徐 不是刚发过了吗? 关 这是另外的一笔。 徐 另外有什么赏金?

关 是退职的赏金!(继续冷笑) 徐 (大惊)退职?

关 好了，明天见吧!(笑着走出右门便喊)汽车! 徐 (着急地)经理……经理 ……

妻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哪……

(志杰、丽如从中门出，携着一个包袱) 志 爸 爸 ! 妈 !

丽 我们决定要走了。 妻 走?

志 (恨怨地)这个家我们是住不下去了。 丽 怨我们也好，怨你们也好，反正再见了。

徐 (惊问)往哪儿去? 志 没有一定，走!

(两人匆匆走出右门)

妻 (追喊)志杰，志杰……

徐 (也追几步)志杰，志杰……

妻 (转身大哭)都是你，你赔我儿子，赔我，都是你出的

好主意呀……

(顿足哭闹不已)

(徐望望她，望望门外，着急搓手，叹气。)

**——幕徐落——**

**梦想的故事**

郝国忱



**人** **物**

付秋铃——乡长，三十多岁的姑娘。

刘 二——农民，三十多岁的小伙。

奶 奶——付秋铃的奶奶，七十多岁。 夏助理——乡民政助理员，四十多岁。

**时** **间：**霞光笼罩的傍晚——月色清幽的深夜——阳光灿烂 的早展。

**地** **点：**乡长和刘二家的院子里。

〔布景：应该是那种很有抒情意味的大色块，造出房

舍的意象，篱笆的意象，院子中大杨树的意象。

〔舞台光要参与表演，所以更须十分讲究，能够创造 出适时的意境。

〔天幕上，满天云霞。房子、篱笆，大而老的杨树，都 沐浴在金红色的霞光里。

〔老奶奶佛似地坐在自家门前的矮凳上，脸上没有 一 丝表情，象个活着的木乃伊。

〔隔壁刘二从屋里出来，急匆匆地要往外走。

奶 奶 (既无动作也无表情)刘二，又接站去呀?

〔刘二愣怔怔地停下脚，望着老人。他是个十分壮实 的庄稼小伙，浑身的腱子肉。三十多岁了，还没说上 媳妇。脸上笼罩着光棍汉所特有的那种惆怅与迷 茫 。

奶 奶 (垂着眼皮，象是自己对自己说话)成天一趟不落地 这么去接站，能接来啥呀?那不是个人胡弄个人吗? 正经地，打几斤酒，请几个媒人，南北二屯给你划拉 一个吧。找不着闺女，找寡妇。找不着全枝全叶的， 找有残疾的，不虎就行。虎留根，残疾不留根。男是 人，女是家，有男没女不成人家。好好歹歹得成个 家，得成个家，得……

〔刘二不走了。他空落落地望着天上的云发呆。

〔远处，归圈的牛在叫。叫声停，夏助理哼着小调走 来。此公精于世故，在领导面前，他前襟长，而在农 民面前，却总是后襟长。

**夏助理** (来到老人面前，小心谨慎地)付奶奶，乡长在家没 有?

奶 奶 (象是在梦中猛然被惊醒，眯着老眼，打量着来人)谁 呀?

夏助理 (小声地喊着)我是老夏!民政助理老夏。 奶 奶 哟，夏助理呀。

夏助理 付奶奶，乡长在家没有?

奶 奶(自豪地)你找我家秋铃呀?坐这儿等一会儿吧，还 没回家呢。找秋铃有事呀?

夏助理 (坐在奶奶面前的木墩上，毕恭毕敬地)付奶奶，是这 么回事：郑乡长想给你家付乡长介绍个对象。可是 呢，由于郑乡长是副乡长，付乡长是正乡长；郑副乡 长给付正乡长介绍对象，他不是那么回事儿。于是 呢，郑副乡长就把这个事跟党委伊书记说了。伊书 记新调来，对付正乡长还不十分熟悉。所以就打发 我来，想先投问投问，付正乡长选对象这标准……

**奶** **奶** 他想给介绍的是个啥样人儿呀? **夏助理** 咱乡里中学的副校长，大学毕业。

奶 奶 大学毕业，这项够条件，我家秋铃是中专。男的大学 女的中专，这项挺匹配。中学校长，还是个副的。副 校长配正乡长，男女要是调过来么,还差不多。多大 岁数啦?

**夏助理** 今年三十二，属狗的。

**奶** **奶** 岁数还合适，男三十二，我们秋铃三十四；三十二了 咋一直没说媳妇啊?

**夏助理** 媳妇去年月子病死了。

**奶** **奶** 填房啊?

**夏助理** 就一个孩子。

奶 奶 还有一个孩子?我们秋铃进门就得当妈呀?不行， 那不行。我们秋铃在家呆到三十多岁，最后找这么 个对象，三十多岁不是白呆了吗?不行。

**夏助理** (旁白)女过三十该贬值了。人家还要抬价呢，不行? 不行您就在家留着吧。(对奶奶)付奶奶，我走了。

奶 奶 (纹丝不动地)走吧!你提那个事，不行。(依旧毫无 表情地坐在那里)

〔夏助理一转身见了刘二，立即挺直了腰杆，踱过去。

他要在对这个可悲的光棍汉的戏耍嘲笑中找回优越

感的亏缺。 **夏助理** 刘二!

**刘** **二** (谦卑地)夏助理。 **夏助理** 欣赏啥呢?

**刘** **二** 看天呢。你看天上那些云彩，寻思它像啥它像啥，越 瞅越象。

**夏助理** 有没有象媳妇的?披着彩衣，拖着飘带，飘悠飘悠飘 就下来了，给你烧火做饭生儿子。

刘 二 ( 憨厚地一笑)夏助理，你有这么丰富的想像力，咋不 去当作家呢?

**夏助理** 作家?作家算哪级干部哇?哎，刘二，快五点半了，

末班车要到站了。今儿个你咋没去接站哪?

**刘** **二** 公共汽车改点了。昨天改的，六点到。

夏助理 (颇有兴致地)哎，刘二，你天天都去接站，也没有个 目标。望着一个个陌生的和熟悉的女人从车上下 来，却没有一个是要你去接的。人家可能连看都不 看你一眼就各自走开了。说说，你心里是啥滋味?

刘 二 (谦卑地笑着)啥滋味?不好受呗。可不去看看，心 里更难受。

**夏助理** 坐下病了。接站行，可别借人多的机会往人家女人 身上贴哟。

**刘** **二** **那哪能呢?**

〔付秋铃回来了。她拎着干部们都拎的那种兜，穿着 干部们都穿的那种衣服。看过一眼后，你可能记不 清她是男人还是女人，但却能清楚地记得她是干部。 人长得也算标致，可不知什么原因，该处对象时没

处。而今三十多了，还当着乡长，高不成低不就，卡 住了。工作之余，她也常常为此忧心。

**夏** **助** **理** (前襟立刻变长)哟，乡长回来了。乡长。 **刘** **二** (更加卑微地)乡长。

**付** **秋** **铃** (平易近人地笑着)你们在谈什么呀?

**夏** **助** **理** (十分局促，却郑重其事地)谈……乡长，为了进一步 做好民政工作，我想研究一下大龄青年心理变态问 题 。

**付** **秋** **铃** (敏感地立刻回避)好，不打扰你们研究，你们谈吧。 (向屋里走去)

〔夏助理后悔自己说走了嘴，不知所措地望着走去的 乡长。

刘 二 (看看手表，着急地)夏助理，对不起，车快到站了。 (急匆匆地向外跑去)

〔夏助理对着刘二背影摇摇头。灯光转暗。

〔灯光复明。已是月光清幽的夜晚。

〔付秋铃在卧室里对着镜子打量自己。远处有渺渺 的歌声，是通俗歌曲。

〔付秋铃似有所感，她开始一件一件地脱着衣服，边 脱边欣赏自己的身体，然后换上一件十分漂亮的连 衣裙。她打量着自己，不由得为自己的绰约丰姿激 动起来。

〔歌声越来越强烈。是个女歌星在唱：

“跟着感觉走， 紧抓住梦的手，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

**跟着感觉走，**

**紧抓住梦的手，**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 心情就象风一样自由，

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跟着感觉走，

让它带着我，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

跟着感觉走， 让它带着我，

梦想的故事哪里都会有。 ……"

〔付秋铃随着歌声情不自禁地向院子走去。

〔院子里。大杨树下，如水的月光中，刘二脱光了膀 子正在练健美操。他练得十分用力，浑身肌肉隆起。 他在以此来排解身体里那部分多余的能量。

〔付秋铃先是远远地望着，经不住歌声的鼓动，便慢 慢地向刘二走过去，站在他身旁静静地望着。

〔刘二并没发现她，依旧在用力地练着。突然，他看 见了付秋铃，象雕像似地僵住了。

**刘** **二** **你** **?**

**付秋铃** 怎么?连借壁邻居都不认识啦?

刘 二 (不好意思地)你，你穿上这么一套衣裳 … … 请别介 意，隔壁住这几年，我好象光知道你是干部，是乡长， 忘了你还是 … …

**付秋铃** 还是个姑娘。(提着裙子转了 一 圈)怎么样?还说得 上漂亮么?(此时的她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一 个天真活泼的姑娘)

**刘** **二** (羞涩地搓着手，望着她笑着)嘿嘿嘿!嗯…… **付秋铃** 陪我坐一会儿好吗?

**刘** **二** (指着树下的长条板凳，客气地)坐吧。 **付秋铃** (坐下)你也坐呀!

**刘** **二** 我，我还是站着吧。

**付秋铃** 你站着，我也只好站着了。(站起)

刘 二 坐，你坐呀，我也坐。(象征性地搭坐在板凳头上，拘 谨地不敢抬头)

**付秋铃** (觉得可笑，又不敢笑)哎，你不能对我说点什么吗? **刘** **二** “说点什么”,说啥呢?

**付秋铃** 听说你天天都跑汽车站去接车。你是去接什么人

吗?

刘 二 (苦涩地 一 笑)我去接 … … 我去接我想象中的 一 个 人 。

**付秋铃** 想象中的?

刘 二 对，想象中的。她不嫌我地位低，千里迢迢到这来找 我。如果我不去接她，她就得在车站上失望地四处 乱转。

付秋铃 (向他身边挪了挪)你接到过她吗?

刘 二 (悲哀地)没有。(站起来，垂着头走着)我说了，她是 我想象中的人，我可能永远也接不到她。可却不能 不去接，不去我心里难受。

付秋铃 (同命相怜地)你就永远这么接下去么? 〔停顿。

**付秋铃**(仰望天空无限悲哀地)难道说，我们就命中注定要

在幻想中孤身一人生活一辈子吗? 刘 二 你?你和我不同。你有选择的自由。

付秋铃“我有选择的自由”?(惨然一笑)我的自由在哪儿 呀?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圈子里早就没有可供我

选择的目标了。 〔 沉 默 。

〔远处是渺渺的歌声。 **付秋铃** 怎么又不说话啦?

**刘** **二** 说什么呢?

**付秋铃** 说点让人高兴的。你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有人爱过

你么? **刘** **二** 有过。

付秋铃 (感兴趣地)好!(她随手从篱笆上的瓜秧中摘下一 条黄瓜，用手帕擦着)说说，就说说那个曾经爱过你 的人吧。她是谁?我见过她吗?

刘 二 你也许见过。

付秋铃 噢，我也许见过。

刘 二 她是我童年时候的朋友。真不好意思，我没和任何 人提起过她。

〔付秋铃把黄瓜掰开，递给刘二一半，自己一半，有滋 有味地吃起来。

刘 二 那时候，我们才十二岁。我父亲在县城中学教历史， 她父亲教语文。我们两家住隔壁。父母很要好，他 们常拿我俩开心。我到她家去，她父母叫我姑爷；她 到我家来，我父母叫她媳妇。叫得我俩象真的成了 未婚夫妻。后来因为我父亲是右派，我们就被赶到

乡下来了。离别的时候，她哭得好伤心。(惨然一 笑，接着)她突然说：“二哥，让我咬你一口再分别 吧!"

付秋铃 你让她咬了么?

刘 二 让她咬了。(把耳朵伸过去)你看，咬过的疤还有呢。 付秋铃 有意思，真有意思。那后来呢?

刘 二 后来我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姐姐出嫁了。这个家

就剩我一个人了。 付秋铃 她呢?

刘 二 她考上大学了。 付秋铃 找男朋友了吗?

刘 二 嗯。在学校里找的，毕业后人家就结婚了。 **付秋铃** (遗憾地)后来你又见过她没有?

刘 二 见过。去年七月二十三。那天过午，我刚起完猪圈， 快到点了。我连脚也没来得及洗，就急忙往车站跑。 等我跑到车站，车早来了，停在道边上，爆了一只轮 胎。司机在忙着换轮胎。车上的旅客纷纷从车厢里 走出来。突然，我看见她了!尽管十多年没见，可我 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她领着她的小女孩慢慢地从车 门口走下来。好阔气哟!她戴着奇特的洋草帽，穿 着华贵的连衣裙。那天阳光特别明亮，白花花的，晃 得小女孩直用手遮眼睛。小女孩长得和她小时候一 模一样。

付秋铃 (有些妒意地)你天天往车站跑，可能接的就是她吧?

刘 二 当时，我真蒙了头啦。我以为我要接的人终于被我 接来了。我幸福得直想哭。她慢慢地朝我走过来， 一点儿都没认出我。我一身尘土一脚黑泥，她怎么

能想象我会是这个样子呢?她站在我的面前，只有 一步远。小女孩仰着小脸稀奇地望着我，可能把我 当成叫花子了。她向她打听我，孩子问她：“你们相 处过么?你是来找他的么?”

**付秋铃** 她呢?她怎么说?

刘 二 这会儿她可能认出我了，连连摆手说：“不不，小时候 一块玩过。现在都长大了。彼此早已不相干了。”说 完，转身就走，钻进汽车再也没出来，连头都没有往

外探一探。(酸楚地不语) 〔沉默。

〔渺渺的歌声。

〔一只蚊子叮在了刘二的胳膊上。刘二狠狠地把蚊 子拍死。

**付秋铃** 对不起，我不该让你讲这些，惹你伤心。

刘 二 这算什么?人家在城市，我在乡村。人家大学毕业， 我才念个乡下高中。我们中间的距离太大了。我宁 肯相信天上会飘下个仙女来，也不会相信她肯嫁给 我。

**付秋铃** 如果你们俩的位置调换一下，你会娶她么? **刘** **二** 会，肯定会。

**付秋铃** 那又是为什么呢? **刘** **二** 因为男人不值钱呗。

**付秋铃** 不对，不是男人不值钱，是女人不值钱。女人总想靠 在比自己地位高的男人身上活一辈子，这是女人的

悲哀。 〔沉默。

〔刘二定定地望着付秋铃，望着这个见识非凡的女

子。他很想贴近她，但由于等级的限制，他又不敢。 刘 二 (感叹地)唉——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人，本来就不该

分出许多等级的。

**付秋铃** 对，这是真理。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 **刘** **二** ……

**付秋铃** 一定是在黑天。

〔他们坐在板凳上，付秋铃不由自主地靠在了刘二的 背上。刘二立时紧张得变成了呆木头。她也没看 他，自顾仰头望着夜空发着感慨。

付秋铃 黑天，人就是他自己的了。白天，人都要钻进各自的 壳子里去扮演各自的角色。我是乡长，你是农民，彼 此隔着远远的距离。甚至自己跟自己都有个远远的 距离。到了黑天，人就都可以悄悄地从硬壳中爬出 来了。舒舒展展、轻轻松松，心里想怎样就怎样，多 痛快呀!(回过头，突然看见刘二那可笑的窘态)哎， 你怎么啦?

**刘** **二** 我，我好象是要抽筋儿。

**付秋铃** 我给你捶捶就好了。(说着，拳头雨点儿似地落在刘 二的背上)

**刘** **二** 好了，好了。

**付秋铃** (脸紧对着刘二的脸)人都是一样的人。说，这真理 你是不是黑天发现的?

**刘** **二** 不，我是在白天发现的。

**付秋铃** 白天?

刘 二 白天。在浴池里洗澡的时候。我发现，不管城里人 还是乡下人，也不管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一样。我 甚至为他们那一身肥肉感到害羞，为我自己这一身

腱子肉感到自豪。

**付秋铃** (惊讶地望着他)哦?你说得对，对极了。

〔强烈的歌声。付秋铃两眼火辣辣地望着刘二。歌 声弱下去。

**付秋铃** (战战兢兢地)你见过女人的裸体么? 刘 二 没，没见过。

〔 停 顿 。

**付秋铃** (遗憾地)我也没见过男人的。 〔歌声中，两人充满欲望地对视。

**付秋铃** (猛地抱住刘二的胳膊)我可以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 吗?

**刘** **二** 我没敢想。

**付秋铃** (几乎是愤怒地)为什么?我们住得这样近。你为什

么非去接千里迢迢的那一个? **刘** **二** 因为你是乡长。

**付秋铃** 你说的，人都是一样的人。 **刘** **二** 我怕你不认可。

**付秋铃** (声音颤抖地)我们结婚吧，你愿意吗? **刘** **二** 什么时候去登记?

**付秋铃** 明天。

刘 二 (惊喜地)明天?

〔强烈的歌声中两人不顾一切地抱在一起，疯狂地 吻。灯光转暗。

〔灯光复明。阳光灿烂的早晨。

〔刘二站在强烈的阳光下眯着眼睛发愣。

〔鸡鸭的叫声、狗的吠声，收音机里在联播新闻，那庄

重柔和的男女播音员的声音。

〔付秋铃猛地从床上坐起，望着大亮的天光，猛地抓 起昨晚穿过的连衣裙，象犯了罪似地恐怖。

**付秋铃** 我怎么啦?我怎么啦?我夜里干了些什么?说了些 什么?这可怎么得了哇!

〔奶奶木然地向她走去。她害怕地把连衣裙藏在褥 子底下。

奶 奶 (木然地叨叨着)中学校长，还是个副的，还有个孩 子。我们是乡长，在家呆到三十多岁，结果去填房做 后，三十多岁不是白呆了?

**付秋铃** (心烦地)奶奶!求求你，你可别说了。 **奶** **奶** 不说，不说。(向院子里走去)

〔屋里光暗。

〔院中，刘二在自己跟自己说话。奶奶端坐一边。

刘 二 今天登记去。她说的，昨晚她亲口说的。这可能吗?

乡长跟我?我是在做梦吧?可别闹出笑话来呀。 (对篱笆那面试试探探地)付奶奶!

奶 奶 哎!(端详着打扮一新的刘二)刘二，穿这么新鲜，相 媳妇去呀?

刘 二 (腼腆地)不是。我、我想问问，乡长在家没有。

奶 奶 在家。你找她有事?(又垂着眼皮继续打盹)

刘 二 (慌乱地)没事，没事。(独白)不对呀!昨晚上好象 没见着付奶奶。付奶奶干啥去了呢?梦，肯定是做 梦。(低头在大杨树下寻找着，在地上拾起黄瓜蒂 巴)是真的。昨晚吃的这个黄瓜蒂巴还在这儿呢。 这是昨晚扑蹬倒的黄瓜秧。她说的话，我说的话，都 记得真真的。怎么就不敢相信呢?混球!还站这等

啥呀?还等人家来叫你呀?咋说人家也是女人家， 得你去叫人家。去呀!这咋还迈不动步了呢!多难 得呀!这一次你要是错过了，这辈子你就甭想有女 人。迈!迈过去!篱笆不高，她那院也没有狗。怕 啥?迈过去!(刚费力地将发僵的腿抬起来，又很快 地放下了)别!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真得好好想想。 是不是昨晚上我得了梦游症啦?是， 一定是。你说 这有多玄!这要是冒冒失失地迈过去，找人家乡长 去登记，不得让人笑掉大牙么?笑?弄不好得说咱 调戏领导，派出所那副小铁镯子这回可有人戴了。 妈的，这是想媳妇想疯了。(又从兜里掏出小圆镜照 着)你瞅你这副德性，还想跟乡长?`……不对呀!不 是梦!昨晚她咬过的牙印还在这个耳朵上呢。瞧， 都咬破了。这个耳朵上这个疤是小时候让人咬的， 这个是昨晚她咬的。 一面一个，这回好，不偏坠了。 不是梦，这是千真万确的证据。(一抬头，发现夏助 理远远地走来，惊喜)看，夏助理来了。夏助理就是 专管结婚登记的。肯定是她打发人叫来的。我说 嘛，乡长登记还能象老百姓似的，到办公室，双双往 办公桌前一站。助理问：“你爱他什么?”“我爱他劳 动好。”“要钱了吗?”“没要钱。”这不是闹吗?把助理 叫到家来，填上一张结婚证就得呗。

〔夏助理上。刘二连忙迎上去。 刘 二 夏助理，你早哇?

**夏助理** (不解地)哟，刘二，穿这么新鲜，相媳妇去么? 刘 二 (不好意思地)不是相媳妇。

**夏助理** (玩笑地)不是相媳妇，是要娶媳妇吗?

刘 二 别瞎逗了。我的事不在你心里呢吗?

**夏助理** 对，接站去。早车也改点了。还有半个多小时呢。 刘 二 我知道。(抑制不住兴奋地)你干啥来啦?

**夏助理** 乡长找我呀。 刘 二 找你干啥?

**夏助理** 李秘书说，乡长要看结婚登记证存根。 **刘** **二** (兴奋地)快去吧。去了你就明白了。

**夏助理** (奇怪地)怎么啦?今儿个你这这家伙是怎么啦?好 象有点儿不正常。

**刘** **二** (旁白)正常?正常我们就得永远独身哪?

〔夏助理向付家门口走去。 **夏助理** 付奶奶，乡长……

〔付秋铃端着牙具从屋里出来。依旧是那套严肃的 干部服。刘二一见这副装扮，立刻矮了一块。

夏助理 (毕恭毕敬地)乡长，今早晨李秘书才跟我说，昨天你 找结婚登记证存根簿啦?我怕你急着要，赶忙找出 来就给你送来了。

**付秋铃** (很和蔼地，但仍不失乡长的威严)拿来吧。我想看

一看这个季度咱乡又增加多少对育龄夫妇。

**夏助理** (流利地)结婚登记一百二十八对。比上个季度减少 二十九对。

**付秋铃** (翻看着存根簿)有没有不到合法年龄提前登记的? **夏助理** 基本上没有。

**付秋铃** (指着一张存根疑问地)夏连保?夏连保也到结婚年 龄啦?

**夏助理** 二十三周岁，刚到。 **付秋铃** 哪年生人?

**夏助理** 六五年吧。

**付秋铃** 六五年?(生气地)六五年他妈还跟我 一 块念小学 呢!怎么会生儿子?

**夏助理** (害怕地)哟，这怪我，怪我太相信村里开的介绍信 了，没有对照户口。

**付秋铃** 用得着看户口吗?你叔伯侄子几岁你能不知道?

**夏助理** (狼狈不堪地)他们找的郑、郑副乡长。这是郑副乡 长特批的。

付秋铃 (火了，“叭”地把存根簿摔在地上)胡闹!他有什么 权利批准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登记结婚?我们这是一 级政府哇!谁掌管什么,就给自己亲属开什么后门， 我们还何以服众!群众在背地怎么骂我们，你们一 点儿都听不到?结婚没有?

**夏助理** 还没呢。他们想等秋后下来钱再办。

**付秋铃** 好吧，今天你什么也不要干了，马上把结婚证给我追 回来。郑乡长那儿，我去找。

**夏助理** 行行，(弯腰捡起存根簿)乡长，还有别的事吗?

**付秋铃** 没事了。你去吧。

〔夏助理灰灰地走了。

〔付秋铃生气地目送他远去。

刘 二 (隔着篱笆，鼓足了勇气)付……乡长。

〔付秋铃转身见到刘二，不由得一震，马上又变得从 容自若了。她来到刘二面前，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 发生过一样。刘二愣愣地。

付秋铃 (和蔼可亲地)有事吗?

刘 二 (结结巴巴地)昨晚，昨晚 …… (不知怎样说才恰当) 昨晚不知道是怎么的了，我好象是得了梦游症了。

付秋铃 不，你是说我犯了梦游症吧?我真的有那种病。晚 上睡睡觉就起来了，穿好了衣服走出去，在外面瞎折 腾一气，回来躺下又睡。第二天起来什么都不知道。 我若真犯了那种病，踩坏了你家的瓜秧，碰坏了你家 什么,可请你多多原谅哟。谁叫咱们是近邻了呢。 (说完便温柔地望着他)

〔刘二愣怔怔地张着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付秋铃 (望着他，既留恋又害怕，尴尬地一笑)没有事吧?

刘 二 没事，没事。(旁白)她还是乡长，我还是刘二。昨晚 可能真的是她犯了梦游症。(无可奈何地一笑)历史 书都可以说改就改，谁会对梦中说过的话负责呢? (突然想起)哎哟，好玄忘了!汽车该到站了。(匆匆 向外跑去)

奶 奶 (抬起头，冲刘二背后喊)刘二!又去接站哪?你能 接来啥呀?那不是个人胡弄个人吗?(也不管有没 有人听她说下去)正经地，打几斤酒，请几个媒人，南 北二屯给你划拉一个吧!找不着闺女，找寡妇。找 不着全枝全叶的，找有残疾的。男是人，女是家，有 男没女不成人家。好好歹歹得成个家，成个家 …… 〔《跟着感觉走》的歌声又起。付秋铃站在院里，望着 刘二走去的方向，听着奶奶的叨叨，无限酸楚地捂住

了 脸 。 〔 幕 闭 。

**——剧终**

**强盗与经理**

**姜** **诚**



**人** **物**

罗伯尔——强盗头子。

马奈吉尔——银行经理。 郝地尔——银行女职员。 加弗里——警察。

莱彼特——持摄像机强盗。 沃尔夫——持枪强盗。

曼克立——开车强盗。

坎盖尔罗——持袋强盗。 尼考士——持刀强盗。

街道行人若干人。

**时** **间：**当 代 。

**地点：某国某城。**

〔罗伯尔上。

罗伯尔 (走到台中，以洋人讲华语不大流利的腔调)我们是

骗钱来的老爷爷，过去搞的是武打，现在更好啦，经

营破烂商品，销至全世界。 〔马奈吉尔急上。

**马奈吉尔** 诸位请原谅。我这同事的华语说得不好，请听我 来翻译。(对罗伯尔)请。

**罗伯尔** (点头致歉)我们是骗钱来的老爷爷 **马奈吉尔** (清嗓)我们是聘请来的老演员。

**罗伯尔** 过去搞的是武打—— **马奈吉尔** 过去搞的是舞蹈。

**罗伯尔** 现在更好啦——

**马奈吉尔** 现在改行啦。

**罗伯尔** 经营破烂商品—— **马奈吉尔** 尽演泼辣小品。 **罗伯尔** 销至全世界——

**马奈吉尔** 摄制电视片。

**罗伯尔** (对马奈吉尔)请。

**马奈吉尔** 我们是聘请来的老演员，过去搞的是舞蹈，现在改

行啦，尽演泼辣小品，摄制电视片。 **罗伯尔** 现在上演《Robber And Manager》。 **马奈吉尔** 现在上演《强盗与经理》。

〔罗伯尔与马奈吉尔同下。 〔 幕 启 。

〔繁华的大街，行人如蚁，车辆如梭。装饰华丽的高 层大厦门口，挂着“光明街银行”招牌。右侧靠里边 处，加弗里警察正站在岗台上。强盗头子罗伯尔西 装革履、潇洒自若地来到台前，不时窥视行人。莱彼 特混在行人中，上。

**罗伯尔** (看见菜彼特)莱彼特，过来!

**莱彼特** (不情愿地过来，胆怯地)罗伯尔先生，您有事找我? **罗伯尔** 当然有事。昨天派人找你，为什么不来?

**莱彼特** 这……我是想 … … **罗伯尔** 想什么,说下去!

**莱彼特** 我想……我想洗手不干了!

**罗伯尔** 哦?前两次得手以后，我看你穷得够呛，叫弟兄们给 你多分点儿，想不到油水旺，把你腻住啦!莱彼特， 你我都是秀才出身，听我说，可不能拿弟兄们当跳 板：日子过不下去就来入伙，吃饱了就跳槽。别忘 了，弟兄们不会让你随心所欲的!

莱彼特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自从跟着你们做贼以来， 总觉得心中有愧，难以见人。在家常受老婆辱骂，出 门又怕警察追踪。想来想去，还是不干为好。

罗伯尔 哦，原来是旧的传统观念在你的头脑里作怪。莱彼 特，不要以为做贼就低人一等。你不想想，什么叫做 贼，谁不做贼?都一样是人，只是谋生的手段不同罢 了 。

**莱彼特** 可人家，光明磊落地办事，安然自在地享用；我们做 贼的，总是鬼鬼祟祟地造孽，躲躲藏藏地销赃，就算 吞下“人参大补丸”也提不起神来。

罗伯尔 不，不，你这是过时的偏见。当今的贼，并非全是躲 在暗中作祟之徒，还有许多是置身正堂谋利之列呢。 你要不信，看我今天的行动，既光明正大，又能得许 多钱，够哥们儿享用几年呢!

莱彼特 (半信半疑)哟，能发这么大的财?

**罗伯尔** 能，按我的安排去做。下午五点整，哥们儿一起出

动，就到那光明街银行去拿钱。

**莱彼特** (胆怯)这……您是说要抢银行?光天化日之下，免

不了动刀枪，会死人的，我……

**罗伯尔** 不，保险不让你碰破皮，放心干吧!

**莱彼特** 您知道，我体质不好，手无缚鸡之力，脚无逃遁之功。

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我那一小家子可就 …… **罗伯尔** 少说不吉利的话，保你没事。

**莱彼特** 您看，警察就在那边，还能没事吗?

**罗伯尔** 你不知道，我手头有张抢银行的证明，别说警察，银 行经理也得乖乖地让我抢。

莱彼特 什么?您有个抢银行的证明?我说罗伯尔先生，是 您神经错乱还是我在做梦?世道再混乱也不会有人 开证明让您去抢银行吧?

**罗伯尔** 能做出这种梦，也算你是天才了。(掏出证明)看，这 不是吗?

莱彼特 真有证明呀!我看看。(凑上前看)

罗伯尔 你看，这两个大红印章还是真的呢。我先破了点小 费，托人盖了文化局的大印，再亲自出马，找公安局 那年轻秘书，聊了半天，什么诗歌、小说吹了一通，还

约他写个电视剧本，他一乐就盖了大印。 莱彼特 这就批准抢银行?太不可信啦!

罗伯尔 理由充足，怎么能不让我抢?你看那上面写的是什

么 ?

莱彼特 (接过，念)“证明：兹有电视剧摄制组前来光明街拍 摄有关抢银行的镜头，望有关方面给予配合为盼。 特此证明。公安局、文化局。”哦，我懂啦，您这是要 假戏真做 — —

**罗伯尔** 别喊，当心叫人听见。你还得注意，千万不要猥猥琐

琐的，神气点儿。要不，露了馅就坏了大事。

**莱彼特** 行。有了这张证明，如同得了委任状，尽管放手拿 钱，还怕什么?不过，罗伯尔先生，钱到手后，要逃得 快，最好弄辆车来。

罗伯尔 我早安排好了。现在，你赶快把去年偷来的那台摄

像机扛上，充当摄像师，我当导演。 **莱彼特** 我扛着那家伙，怎么能抢钱呢?

罗伯尔 抢钱的事，不用你动手，沃尔夫和坎盖尔罗都已做好 了准备。你再去通知曼克立，五点整，把车子开到这 里来。

莱彼特 好，我听您的。说真的，我佩服您，您比东方的诸葛 孔明还聪明，比西方的如来佛更有福。今天得手后， 您再关照一下，给我多分点儿。我请人给您画个像，

把您当菩萨供奉在家里。(奉还证明) 〔加弗里漫步走到莱彼特身后。

**加弗里** (威严地)二位先生，对不起，请不要在街道上搞宗教 活动!阻碍交通是要罚款的，懂吗?

**莱彼特** (惊，避到罗伯尔身后)我……我没钱 …… **罗伯尔** 莱彼特，没你的事，去吧!

〔莱彼特下。

**罗伯尔** 警察先生，请不要凭片言只语妄加判断。什么宗教 活动，我们在商讨公务!哼，猫抓老鼠，多管闲事!

**加弗里** 什么?你敢当我的面，说我是“猫抓老鼠多管闲事”? 你……

**罗伯尔** 我说啦，怎么样?

加弗里 哼，侮辱执勤警察，要罚款的!

**罗伯尔** 我什么时候侮辱警察啦?

加弗里 本来是狗抓老鼠多管闲事，你却冲着我，故意把狗改 说成猫，猫抓老鼠还是多管闲事吗?这分明是骂我 们警察是猫，罚款五元。交!

罗伯尔 哦，你不要为这句话多心。告诉你，时代不同了，我 们已经进入知识爆炸的时代，猫抓老鼠的概念早就 炸掉了。抓老鼠，靠的是电动机械、超声波、化学气 体还有神经致幻法等等。今天的猫，不抓老鼠也不 吃老鼠——

**加弗里** 那它吃什么?

**罗伯尔** 吃高蛋白饲料。现在的猫， 一个个吃得毛色生辉，全 都呆在家里或办公室楼上，成为一种供人欣赏的摆 设。要是有只猫还去抓老鼠，谁都会说它多管闲事。

**加弗里** 行啦，不管知识怎么爆炸，我仍然认定你是有意辱骂 警察，该罚。喏，给你收据。(掏收据时，将几张钞票

带出衣袋，飘落在地上，忙弯腰拾起) 〔银行女职员郝地尔摇摇摆摆地走来。

**郝地尔** 哟，亲爱的加弗里，有这么多钱呀!我要你陪我上皇

家茶座玩个通宵，你不会拒绝我吧? **加弗里** 不，郝地尔小姐，这钱是要上缴的。 **郝地尔** 我知道，这里边有你的份。

**加弗里** 我说郝地尔小姐，别打岔，我正忙着呢!

**郝地尔** 白天忙晚上不就休息了吗?你该明白，我嫁的那老 头，从来不带我上舞厅。我想，能有你这年轻漂亮的 警察作陪，(伸手触动加弗里装钱的衣袋)该多好啊!

**罗伯尔** 你们谈吧，不打扰了。(欲趁机溜走)

**加弗里** (按住衣袋)喂，你站住，缴清了罚款才能走，五元。

(扯下一页罚款收据)

**罗伯尔** (凑近郝地尔)尊敬的小姐，您这位舞伴老盯着我要

什么罚款，您不难为情吗? **郝地尔** 哼，两手空空找我走门路?

**罗伯尔** 很遗憾，我今天上街，什么也没带。

**加弗里** 带着钱就行。快交!要不然，抗拒罚款还得加倍，十 元。(欲再撕罚款收据)

**罗伯尔** 我不象某些穷鬼那样，把 一 天的收入都带在身上。

**郝地尔** 我知道，富翁身上从不带钱，带的是支票，或者是某

种有价证券。果真如此，我就是光明街银行的职员， 愿为您效劳。有支票，马上可以支取，有价证券也可 以兑换或者抵押提现。请吧，满足我朋友的区区要 求吧!

罗伯尔 真不巧，我什么也没带。

郝地尔 没带?(打量着罗伯尔，突然伸手从罗伯尔衣袋里抽 出证明)这是什么?(展开，急念)“证明：兹有电视剧 摄制组前来光明街拍摄有关抢银行的镜头，请有关 方面给予配合为盼。特此证明。公安局、文化局。”

哟!你是来拍电视的? 罗伯尔 是的，是的。

**加弗里** (抢过证明细看)这证明是你的吗? **罗伯尔** 我担负导演职责。

**郝地尔** 您是导演?那您的演员呢?还有摄影师?

**罗伯尔** 他们快来了。预定五点整开拍，现在——(看表)哦， 还差五分钟。

**郝地尔** 哟，马上就要拍抢银行的电视了?请问导演先生，抢 的是哪家银行?

**罗伯尔** 光明街银行。

郝地尔 这太好了!请问，您尊姓大名? **罗伯尔** 我姓罗，名叫伯尔，罗伯尔。

**郝地尔** 哦，亲爱的罗伯尔导演，我叫郝地尔。刚才，我未经 您的同意，就把您的证明抽出来，实在冒昧得很，(边 说边从加弗里手中夺过证明，摺好，亲昵地放入罗伯 尔的衣袋中)请您多多原谅。

**加弗里** 对不起，怪我没看出您是电视剧导演，刚才罚款的事 就免啦，我把撕下的罚款收据转给别人就行。您请 便 吧 。

**罗伯尔** 谢谢郝地尔小姐，是您给我解了围。我还得在此等 我的同事，二位请回吧。

**郝地尔** 能有机会认识您，真是莫大的荣幸。我有句话，不知 该说不该说 ……

**罗伯尔** 什么,想要我陪您上皇家茶座?

**郝地尔** 导演先生，您听我说。我从小就想当个电影演员，只 因学习成绩不好，初中都没毕业，就靠在银行当经理 的爸爸，把我塞进银行里混饭吃，可我这颗充满艺术 细胞的心还在跳。今天遇见了您，我真想在您的电 视剧里露露身手，望您能满足我的愿望。

罗伯尔 哦，这好办。我们拍摄抢银行这场戏时，就只安排了 些强盗演员，至于在银行柜台上工作的小姐，正打算

用你们实际工作人员来演—一

加弗里 嘿!郝地尔小姐能上电视，太好啦! 郝地尔 真幸运，祝贺我吧!吻我吧!

罗伯尔 不过，我得先和您说清楚：您和您的同事，都得听我 指挥。我们强盗一来，你们该吓跑的要跑开，该昏倒

的就要装死躺下 —

**郝地尔** 我可不愿意被吓跑，也决不昏倒。我要当个英雄角 色，要跟强盗拼，那才够劲哩!

**罗伯尔** 拼?我们强盗的手脚可重呢，您受得了吗?

**加弗里** 导演先生，您关照一下，轻点打啊!要不，打伤了，舞 会就去不成了。

郝地尔 不要紧，打伤了更英雄。哦，对啦，我要去穿上结婚 时买来的英国式白礼服，表明我新婚之际还坚持上 班、跟强盗拼搏，多有意思!(冷不防给罗伯尔和加 弗里一个吻，跑下)

**加弗里** (擦着脸上的唇印)导演先生，这上电视的事，真够诱 人的，我能不能也……

**罗伯尔** 对不起，我们这部剧里，用不着警察。

**加弗里** 这……我想……这电视开头时，总得拍个银行门口 的镜头吧?就让我站在银行的那块招牌下，来个特 写镜头，然后看我走过去，你们再抢银行，这不就行 了吗?

**罗伯尔** 不行。您一露面就说明有警察在场，强盗还敢抢银 行吗?

**加弗里** 我跑，跑得远远的，怎么样? **罗伯尔** 对不起，最好您现在就跑开!

**加弗里** 哟，导演先生，您这么一说，我听出来啦，您还为那罚 款的事生我的气呢!

罗伯尔 不，我并不计较。说真的，我还有事。您看，预定的 时间过了，我还得跟银行经理打个招呼，以便组织好 内部配合。(欲下)

加弗里 (拦住罗伯尔)导演先生，我愿为您效劳。银行经理

马奈吉尔先生我认识，我去替您打招呼。您就静下 心来，考虑考虑我的要求，给我适当地安排个场面。

**罗伯尔** 您替我打招呼 …… (思忖片刻)好，(把证明递上)给

您证明，那就劳驾跑一趟吧。 〔加费里接证明，下。

〔莱彼特持摄像机，窜到罗伯尔身边。

**莱彼特** 罗伯尔先生，事情败露了吗?我真担心!

**罗伯尔** 什么败露，按计划进行。我要你通知的人呢?车呢?

**莱彼特** 早来啦，都在那边。哥们儿见警察老在盘问您，没敢 过来。

罗伯尔 这警察不是在盘问我，而是真以为我们要拍电视，想 上屏幕，缠着我非给他安排角色不可……现在，我让 他去找银行经理去了。

**莱彼特** 这太好啦!有警察帮忙，事情就好办了。

**罗伯尔** 本来嘛，警察和贼有着共存共荣的关系：世上没有 贼，警察就得裁减；贼业兴，警事旺，彼此得维持一定 的生态平衡。

莱彼特 说得对极啦!罗伯尔先生，从目前情况看，我们抢银 行，有关单位不会为难，怕的是大街上突然跳出个见 义勇为的人，捅来一刀或是打来一闷棍，谁都吃不 消。最好请这位警察从旁保护一下。

**罗伯尔** 可以，这事我来安排。我们的人呢，车呢? **莱彼特** 喏，那条街口上。

**罗伯尔** 快!(从腰间抽出一面小蓝旗一挥，旗上展出几个字 “电视剧摄制组”)

〔一辆客货两用小汽车在隆隆声中驶上。车身上贴 有“电视剧摄制组”的纸牌。

〔强盗们纷纷从车上跳下来。

**沃尔夫** (手中倒提一枝步枪)罗伯尔先生，子弹少了点，我托 了几位朋友，只弄到三十发。

**罗伯尔** 行啦，今天带枪主要是装样子，我叫你开枪时，也不 能伤人。要不，惹出麻烦就糟了。

**尼考士** (胸前挂着玩具冲锋枪，手里耍着跳刀)这么说，光这

冲锋枪就行啦，(显示跳刀)带这独眼龙，大可不必。 **罗伯尔** 带个护身武器也好，不怕一万，只怕万 一。

**坎盖尔罗** 呀!我只带了装钱用的两只麻袋，忘了带个护身 家 伙 。

**曼克立** 我只听说，要我帮着拿钱，也只带了只布袋。若有必 要，我去拿汽车摇手柄——

**罗伯尔** 不用啦。你就帮着坎盖尔罗把钱装上汽车得了。

**莱彼特** (对曼克立)你的汽车千万不能熄火，随时都要准备 开 走 。

罗伯尔 你们往口袋装钱时，细心点，不要把那些单据塞进 去。即便都是钱，也得先装大额票子。尼考士在外

围保护，沃尔夫跟着莱彼特，都听我的指挥。 〔郝地尔身穿白色结婚礼服奔上。

郝地尔 哟，你们都来了。罗伯尔先生，我有个问题。 **罗伯尔** 什么问题?

郝地尔 我们银行的柜台分有活期专柜、定期专柜、有奖储蓄 柜，还有企业储金柜，排成了一字长蛇，你们抢钱时， 重点是哪个柜台?

**莱彼特** 哪个柜台钱多，就抢哪个柜台。

**沃尔夫** 什么重点不重点，全都扫光不更好吗?

**坎盖尔罗** 你说得容易!我和曼克立忙得过来吗?

罗伯尔 我把时间定在下午五点钟，就考虑这个时间各企业 商店都把一天的经营所得成千上万地送到了企业储 金柜上。

郝地尔 我想，你们的重点戏一定在企业储金柜，而我是在定 期专柜工作的，位置不对，又离得远，我演英雄，该怎 么上场呢?

**尼考士** 企业储金柜在哪儿?有字标明没有? 郝地尔 标明了的。只是，我不在那个柜台上。 坎盖尔罗 呀，罗伯尔先生，我不识字，怎么办?

罗伯尔 喏，我们的秀才，(指菜彼特)他把摄像机对着哪个柜 台，你就往哪个柜台冲。

**莱彼特** 我成了打头阵的了，这 …… **沃尔夫** 怕什么?有我在，保你没事!

〔加弗里领着银行经理马奈吉尔上。

**加弗里** (介绍)这位是导演罗伯尔先生，这位是银行经理马 奈吉尔先生。

**马奈吉尔** (将证明交还罗伯尔，握手)欢迎欢迎! **加弗里** (欲介绍莱彼特)这位是 ……

〔莱彼特一惊。

**罗伯尔** 我们的摄像师，菜彼特。

**马奈吉尔** (与莱彼特握手)欢迎欢迎!(环视众强盗)欢迎欢 迎!哟，先生们化装得真好，朴实自然，有强盗的气 质。

**罗伯尔** 过奖啦，过奖啦!

**马奈吉尔** 哦，郝地尔，你干吗穿结婚礼服上街?

**郝地尔** 爸爸，这昂贵的礼服只在结婚时穿，太不合算啦!刚 才这位导演先生说了，让我演个英雄人物，穿起这个

才有意思呢。爸爸，您也该打扮一下，穿上前天贷款 人送的那套西装，还有菲利浦领带，该多好啊!

**马奈吉尔** 孩子，怕来不及了。导演先生，我事先不知道你们 来拍电视，所以什么也没准备。

**沃尔夫** 罗伯尔先生，请您快一些!

**尼考士** 是呀，干我们这行，不能老呆在一起。

**马奈吉尔** 先生们别忙，凡事都得研究研究。作了充分准备， 才能保证顺利完成任务。

罗伯尔 不必作什么准备了，只希望您的下属到时不要过分 激动。只要认定这是演戏，给予适当配合，让我们把 钱抢出来，装上车，戏就结束啦。

马奈吉尔 我想，大多数职员都会演好这场戏的。只是，我这 当经理的，平时觉得搞文艺没有什么经济效益，不关 心，该如何表演，心里没底，还得靠导演多指点。

罗伯尔 不必劳驾了。 一般说来，你们当官的，不管具体事

务，特别是遇上强盗这种事，都让下属人员去折腾得 了 。

马奈吉尔 不不!演戏不能和真实的一个样，要假，假得可以 乱真才好。戏中当官的人，都要身先士卒，屹立于汤 火之中。我该怎样表现出这种气质，还得请导演拿 出个方案来。

罗伯尔 这……原剧本上没有，临时又难以修改，就当您不在 现场得了——您去开会了，或者是在家养病。

马奈吉尔 不，这样很不妥当，我还是上场为好。 **莱彼特** 罗伯尔先生，您别忘了给警察安排安排。 罗伯尔 对啦，我们只需要安排警察的演出。

**加弗里** 我和郝地尔一样，很愿意，很喜欢——

罗伯尔 您先维持一下秩序，不要让围观的人靠得太近，以免

妨碍我们抢银行。

加弗里 行，这是我份内的事。

莱彼特 我看，得把话说明：警察先生，请您务必注意，围观的 人中，难免会有带着凶器的，一看我们抢银行，朝我

们打来，那怎么得了!

加弗里 放心吧，我尽力保护你们。

尼考士 哼!老鼠请猫保护，从来没听说过!

沃尔夫 (对莱彼特)看你，对哥们儿的保护不放心?

罗伯尔 别嚷!多注意点不更好吗?警察先生，关于您的表 演，我是这样安排的：当我们抢过银行开车逃走时， 您要追在车子后面，边追边喊：“闪开!闪开!别阻 拦车子!”我们就拍下您追赶强盗的镜头。

加弗里 好。只是……我应该喊“拦住，拦住车子，别让强盗 跑掉”这才对呀!

罗伯尔 是这样的，眼前需要您为车子开路，拍完电视后，我

们再按您刚才说的配音，懂吗? 加弗里 懂，我马上去维持秩序。(下)

〔众强盗笑。马奈吉尔在沉思踱步。 坎盖尔罗 罗伯尔先生，您真行啊!

郝地尔 导演，您给加弗里安排得多好啊!我呢?

罗伯尔 您心中的艺术细胞不是还在跳吗，让它发挥出来吧! 郝地尔 问题是我不在企业储金柜，怎么发挥?

罗伯尔 您跟那儿的人商量商量，暂时换个位子吧。

郝地尔 商量过啦，人家不换。我说导演，最好请您出面，就

说我是你们选中的主角，必须到企业储金柜—— 沃尔夫 罗伯尔，开始吧，别扯这些闲事啦!

**罗伯尔** 好。莱彼特。先拍个外景，预备——

**马奈吉尔** (拉住正举起摄像机的莱彼特)哎，请等一等。我

想出个好主意啦，是个抢银行的最佳方案。

**莱彼特** 什么最佳方案?

**沃尔夫** 走开!(用枪拨开马奈吉尔)菜彼特，别理他，上!

**马奈吉尔** (几乎跌倒，幸有郝地尔扶住)哎!你这就入戏了， 演得倒真象强盗。可别忙，听我说，要不，你们就抢 别的银行去——

**坎盖尔罗** ,你倒摆出官架子来啦!走开，哥们儿不是好惹 的 !

罗伯尔 停!(对众盗)戏还没有开始，不许乱来!(对马奈吉 尔)对不起，马奈吉尔先生，您有什么抢银行的最佳 方案，快说吧!

**马奈吉尔** (消消气)你们让我女儿演英雄，很好，很好。我还 有个儿子，也让他出场就更好了。

**郝地尔** 对呀!我哥哥还学过武术，功夫可好啦。让他跟你 们来一场武打，这电视剧保准精彩极了。

**沃尔夫** 什么武打?罗伯尔先生，快叫他来吧!

**莱彼特** 不不!罗伯尔，只要抢钱就够啦，不要搞什么武打。 **尼考士** 是啊，是啊!罗伯尔，不要等啦!

**郝地尔** 哦，你们大概都听说过啦，我哥哥耍的是双飞刀，百

发百中，所以你们怕他出场! **莱彼特** 双飞刀?

**沃尔夫** 我怕谁?挨上一颗花生米，谁也得躺下，什么功夫都 白 搭 。

〔传来一阵摩托车声。众强盗惊愕。

**尼考士** 罗伯尔先生，您看，是警察局的摩托车!

〔摩托车停下。

**坎盖尔罗** 咦?怎么停在那儿?

**曼克立** 罗伯尔先生，这摩托车的速度可比我们那辆破车要

快得多呢，怎么办? 〔加弗里跑上。

加弗里 导演先生，围观的人太多啦，我担心难以维持秩序。 刚好有几位同事开摩托出来兜风，我请他们来协助， 就在那儿。

**莱彼特** 这……罗伯尔，这可不好啊!

**尼考士** 请猫进门，就得有猫菜。不知今天哥儿几个该谁落

网 。

**罗伯尔** 加弗里，我看，用不着摩托车，让您的同事们都回去

吧 !

加弗里 不，用得着的。导演先生，你们不是拍抢完银行开车 逃走的戏吗?您看，街道上都挤满了人，车子无法 开，你们难逃，我也不好追呀!

**罗伯尔** 那就请您的同事们别呆在这儿，快去赶开那条街上 的人，我们一会儿要朝那个方向逃跑。

**加弗里** 好，那是太平街，我就去安排。(下去，又跑回)罗伯 尔先生，他们说不要报酬，只要吃一顿就行。

**罗伯尔** 放心吧，我不会忘记的。

〔加弗里跑下。 **沃尔夫** 干吧，莱彼特!

**莱彼特** 不要忙，等警察的摩托车过去了再说。

**罗伯尔** 马奈吉尔先生，您儿子在什么柜台工作?

**马奈吉尔** 他不在柜台，是金库保管员。 **坎盖尔罗** 金库在哪儿?

郝地尔 在后院，我带你们去。

莱彼特 不，罗伯尔先生，进后院太危险。 马奈吉尔 我并不是要你们去抢金库。

〔摩托车声远去。

**沃尔夫** 别扯闲话了，罗伯尔，赶快动手吧! **罗伯尔** 好，莱彼特，准备——

**马奈吉尔** (紧拽住菜彼特，拦住众强盗)别忙，听我安排，多 抢到些钱不是更好吗?

**坎盖尔罗** 您能安排我们多抢到些钱?

**马奈吉尔** 就是嘛。光抢企业储金柜，装不满你的口袋。让 我儿子出场，叫他把金库的钱都搬出来，比企业储金 柜多几倍，让你们抢个痛快，也让今后看这电视的观 众过足戏瘾。

**曼克立** 好，就让您儿子上场吧，我的车上不愁没地方装。 **沃尔夫** 走，我陪着您，找您儿子去。

**坎盖尔罗** 我也去，多搬些钱出来。

**尼考士** 曼克立，你就在车上守着，把口袋给我，我也帮上一 手 。

**沃尔夫** 干吧，罗伯尔，对我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不要再耽 搁了!

**马奈吉尔** 不，你们听我说—— 〔加弗里又跑上。

**加弗里** 导演，刚才来了一车武警。 **莱彼特** 一 车武警?

**加弗里** 是武警大队打靶回来，路过这里。请问，是让他们先

过去，还是等拍完电视再放行? 罗伯尔 先过先过，要快!

**加弗里** 好。(下)

**罗伯尔** 马奈吉尔先生，您有什么话，就快说!

**马奈吉尔** 听我说。我打算叫我儿子把金库的钱搬出来，放 到我女儿的柜台上，作出盘点的样子。因为钞票太 多，一时点不完，我这当经理的就假装深入基层，也 帮助清点。正忙时你们就开枪。我儿子为保护银 行，跟你们拼打起来。我呢，一看情况紧急，心脏病 暴发，当场昏倒。我女儿一边保护柜台上的钱，一边 要救护我这当经理的爸爸，但终因能力有限，你们把 钱都抢走了——

郝地尔·啊，爸爸的主意真好，太艺术啦!不过，我担心这样 做会把哥哥的账目搞乱——

马奈吉尔 嗳——(将郝地尔拉过 一 边)你不知道，你哥哥巴 不得有人将他的账目搞乱，如果能把账本全部毁掉 就更好了!

莱彼特 (凑近马奈吉尔)我说，他上了场，就只能数钞票，可 不要耍飞刀啊!

尼考士 让他耍吧，我正想跟他比试比试。我这独眼龙—— (抛起跳刀)早盼着挂挂红。

郝地尔 比试?我敢肯定，你们俩，(指尼考士和沃尔夫)只是 他的一盘小菜。

沃尔夫 哼，你小看人!到时候，我送你哥哥到阴曹，准把你 也带上。

罗伯尔 别胡说!马奈吉尔先生，不要搞武打。许多武打片 都是做些假动作，借此骗取青少年的零花钱，我们看 不上眼。

马奈吉尔 好，好，不搞武打，就来个直截了当，到时你们开

枪，把我儿子打翻就抢钱。

**郝地尔** 也朝我身上开一枪，我挣扎着倒下，再挣扎着起来， 再倒下 — —

**马奈吉尔** 给我也来一枪，这个位置。(指太阳穴)让血从侧 面流下来，不要影响正面形象。

**沃尔夫** 哼!我开了枪，你到阎王爷面前可不要怪我心狠手 辣!

**马奈吉尔** 嗳-  你吓不了我。我知道演戏用的子弹，是特 制的，没有弹头，开枪时只是声空响，枪口上冒点火， 不伤人。演员受伤流的血也是假的，红墨水。

**郝地尔** 爸爸，我们银行里没有红墨水，怎么办? **沃尔夫** 什么红墨水，我开了枪，要流真血!

**马奈吉尔** 要真血也好办，市场上有的是。不管牛血、猪血、 狗血，买一盆足够了吧?(掏钱)

郝地尔 我去买。到时也往找身上浇，弄脏了白礼服也不要 紧，只要上了电视，出了名，就可以走穴，赚的钱会更 多 。

马奈吉尔 脏了就报销，算因公损耗，我批条子你领钱。(给 钱)哦，买血也要开发票。

郝地尔 (跑去，又跑回)爸爸，你看我为了公事跑来跑去，这 鞋子的高跟都磨偏了 ……

马奈吉尔 你买什么都行，只要能开出发票来，我就给你报 销 。

**郝地尔** 我要威尼斯的超级高跟鞋。(下)

**坎盖尔罗** 罗伯尔先生，别管她买血还是走穴，快! **莱彼特** 快什么?那一车武警还没有走呢!

**沃尔夫** 我去看看，把他们赶走!

**莱彼特** 沃尔夫，你不能去!

**罗伯尔** (对沃尔夫)你留下，让曼克立和尼考士去吧。 **尼考士** (对曼克立)走吧!

**曼克立** 好事一桩，让人瞎纠缠一阵，添了多少麻烦!(与尼 考士同下)

**马奈吉尔** 嗳 — — 你这演员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什么瞎纠 缠，我还给你们提供了最佳方案呢!您说是吧，罗伯 尔先生?

**莱彼特** 罗伯尔先生，人越来越多，真有点不妙!

**马奈吉尔** 并不多嘛!喏，我女儿是柜台上的职员，是属于你 们计划内的角色，只添了我和我的儿子，都是根据需 要，不算多!

**罗伯尔** 好好，请别介意，经理先生。

**沃尔夫** 我已经有话在先，我手头只有三十发子弹，要是不够 用，保护不了哥几个，可别怪我。

**坎盖尔罗** 罗伯尔先生，我看，今天要拿大鱼可不容易，不如

让我去捞些小虾，免得我这口袋空着回去。

**莱彼特** 我也觉得今天的计划可能过大了些，要是吃了大亏，

我那一家子的生活该怎么办! **罗伯尔** 沉着点儿。

马奈吉尔 吃大亏?哦，你不要误会，刚才我跟女儿说了要报 销几笔开支，不用你们掏分文，绝不影响你们的计 划，完全可以在我们公务费里支付。罗伯尔先生，我 想好了，你们让我一家子上了电视，我也该表表心

意，从银行里拨一笔钱给你们，作为赞助— **坎盖尔罗** 赞助?你给多少钱?

**马奈吉尔** 来个五百，怎么样?(拉过罗伯尔)导演先生，我把

丑话说在先，我提供赞助并不只是图在屏幕上露个 脸，出个名，要按惯例给我点回扣，行吗?就五十。

〔尼考士跑上。

**尼考士** 罗伯尔先生，平安街来了个军用车队，本来要过去

的，因为这边人多，一时过不去，就停在那儿了。 **莱彼特** 啊，军车?

**罗伯尔** 曼克立呢，怎么没跟你回来?

**尼考士** 他正帮着加弗里警察指挥那些军车尽量靠边停放， 好给我们让路。

**莱彼特** 先前的那一车武警呢?

**尼考士** 还停在那儿。都带着枪，站在车厢上。 一个当官的 说，要看完了拍电视才回去。

**坎盖尔罗** 妈的!怎么那么爱看热闹，撵走撵走! **沃尔夫** 瞧着，要把他们撵走，只有我去才成。

**莱彼特** 不，你不能去。你一去，容易发生冲突!罗伯尔先

生，我看，今天这事玄乎，算啦，别干了! **马奈吉尔** 怎么,电视不拍啦?银行不抢啦?

**坎盖尔罗** 唉，肉到嘴边，不咬一口我不甘心!

**罗伯尔** 莱彼特，你想过没有，今天不干，以后就没指望啦。

沉着点儿!

**莱彼特** 啊嗬，算您有大将风度，沉得住气。您瞧瞧周围这阵 势，我心里直发毛。要不，让我先回去吧!

**沃尔夫** 哼，忙什么!曼克立没回来，你一走，对得起弟兄们 吗?

马奈吉尔 是啊是啊，(对莱彼特)你们来个半途而废，不但对 不起你们弟兄，对不起我这一家子，也对不起广大观 众啊!还是请各位再稍等片刻，我马上让我儿子把

钞票搬到柜台上去，让你们好抢。(欲下) 〔郝地尔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

**郝地尔** 爸爸，时间太晚了，市场上的猪……猪血、牛血全 ……全卖完了，只有一盆狗……狗血!

**马奈吉尔** 买吧!快，快!摄制组的先生们等得不耐烦啦。

快去，买，用狗血淋头也行嘛。 **郝地尔** 你给我的钱太少，不够!

**马奈吉尔** 什么?狗血还能值多少钱!

**郝地尔** 那卖狗血的知道我们急用，猛提价!

**马奈吉尔** 狗贩子趁机勒人，他才是个强盗!好啦好啦，快去 买!(又掏钱)记住开发票!

**郝地尔** 知道知道，再涨价也买，反正能报销!(接钱下)

**马奈吉尔** 导演先生、摄影师先生，你们看我女儿这么热情地 为你们服务，可千万不要半途而废伤了她的心啊!

……对我，也是一个打击。 〔曼克立跑上。

**曼克立** 罗伯尔先生，太平街一个小贩的豆腐汤被挤倒了，嚷 着要我们赔!

**坎盖尔罗** 哼!老子的口袋还空着呢，有人倒先张嘴要钱来 了!

**沃尔夫** 别理他!要钱，叫他到我枪口上来要! **莱彼特** 罗伯尔先生，曼克立回来了，撤吧!

**马奈吉尔** 撤?怎么还要撤?挤倒了豆腐汤有什么了不起 的，赔就赔吧。导演先生，不能撤，这电视剧一定要 拍下去。我再增加点赞助，来个一千元，你们该不亏 了吧?

**坎盖尔罗** 一千?你能马上付出现钱吗?

**马奈吉尔** 行。你们等一会儿，我马上去办手续，顺便把我儿 子找来。(跑下)

**莱彼特** 罗伯尔先生，我求求您，撤走吧，不能再呆下去了!

对我们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马奈吉尔又跑回来。

马奈吉尔 哦，导演先生，我忘了告诉您，按我们的规定，一千 元以上的开支，须经上级领导审批。我的上司也是 个通情达理的人。您要答应给他点好处，他会批得

痛快些的。

〔加弗里跑上。

**加弗里** 导演先生，刚才我们老局长来电话，问拍电视审批过 没有，我说我不清楚，他让你们的头儿马上去一趟。

**罗伯尔** (将小旗 一 摆)上车!

〔众强盗仓皇钻进车厢。

**马奈吉尔** (拽住罗伯尔)哟，真的不干啦?你们—一 **罗伯尔** 行啦行啦，放开我!

**马奈吉尔** 不!您叫我白操了心，浪费了时间，还有经济损 失，我要您赔偿!

**沃尔夫** (跳下车，用枪一拨，把马奈吉尔拨倒)去你的!再不

放手，给你一颗花生米!(拽罗伯尔上车) 〔盗车急驶离去。

**加弗里** (愣了片刻，拨开众人，向盗车追去)闪开，闪开!别 阻拦车子!(下)

**马奈吉尔** 加弗里警察，抓，抓住他们，我要他们赔偿我的损

失 …… (跌跌撞撞爬起，追下) 〔 稍 停 。

〔罗伯尔和马奈吉尔恢复常态，同上。

**罗伯尔** (用洋人讲华语而又不流利的腔调)我们这商品，全 是西欧的，工艺奇巧，价钱便宜。(对马奈吉尔)请。

马奈吉尔 (歉然，代译)我们这小品，全是虚构的，供您一笑， 敬请评议。

罗伯尔1 wish there was no robber beside you! **马奈吉尔** 但愿强盗不在您身边!

**罗伯尔** Good morning,goodnight。 **马奈吉尔** 早安，晚安!

〔 幕 落 。

**——剧终**

**非常麻将**

李六乙



李六乙，男，1987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现为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作品有话剧《雨过天晴》、《鲁迅》等。编 剧并执导的《非常麻将》于2000年2月26日在北京首演。

**人** **物**

老 大——男，职业年龄随意。

老 三(三儿)——男，职业年龄随意。 老 四(四儿)——男，职业年龄随意。

老 二(二儿)——男，职业年龄随意，没有出场，出 现时可能只是个影子。

时间：现代。

**地** **点：**一 幢高层塔楼的房间里— 1 9 1 1 室 。

这是一出小剧场的戏剧，四面观众。整个过程 都发生在这样一间专供打牌的房间里：木制地板，明 清家具，虽有些古朴、典雅，但也不失做作和腐朽。 这里有一张方桌，桌面上整齐的放置了一副洁白如 玉的麻将牌，上面还有两个“骰子”显眼夺目，一盏灯 悬挂空中。四把椅子各置一方。另一侧有一茶几， 上置一青铜香炉，两把椅子相对而放，好像在面对面 地交谈。有一台电视，面对躺椅，躺椅旁有一小的茶 几，上置一部电话。屋子简洁，没有多余之物，可能 是因为强烈的职业化感觉。但是，这里分明散发出 一种“怪气”……

戏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中开始。三人各置一 方，看得出他们已经等待了很久。 一个典型的三缺 一场面，看似平静，实则蕴藏着各自内心激烈的爆 发。

〔此刻不知是楼上还是是左是右传来一阵抽水马桶

的声音 …… 〔 少 顷 。

四 儿 (按捺不住地)关关雎鸠，麻海之舟。幺鸡白板，君子 好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搓麻声，输赢 知多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麻坛人物，围城四 边，人道是，幺鸡腾空，发财拍岸，卷走千元钱。(少 顷，看似轻松，有一种神秘，窒息)我他妈的真想哭，

他怎么还不来?

〔老大和三儿没有理他 …… 四 儿 (继续地)凭什么?他为什么?

〔二人依然坐在那里没有反应。

四 儿 (继续地)我他妈的再呼他。(说着拿起电话拨号)请 急呼四个零、四个陆、速回家。小姐请呼三遍，不，连 续呼十遍。谢谢。

〔四儿放下电话，三人又陷入了一阵沉默的等待之中



〔少顷，隐隐传来电梯运行的声音，三人同时好像看 到了一丝希望，盼望着有人敲门 ……。没有人来。 四儿更加有些急了……。

三 儿 (平静地)四儿，别转了，我有些眼晕，坐会儿?要不

你也去撒泡尿? 四 儿 (不解地)撒尿?

三 儿 撒尿能使你全身肌肉放松。 四 儿 我不紧张。

三 儿 他会来的。

四 儿 我心痛这时间， 一分一秒地在白白的过去，这是浪 费，就像打开的自来水哗哗地往外流，他不来，这水 就止不住地流 ……。

三 儿 (依然平静地)他会来的。(肯定中有一丝掩饰，怀疑 或是别的什么)

〔说着他无意中看了看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的老大，二 人相视不语……。

〔四儿看着二位，三人沉默相视，好像心领神会，却又 各有心思……。

〔 静 场 。

四 儿(自语)他该来电话了?公用电话到处都有，什么时 候都能打，我真该让他买那个手机。(又拿起电话听 了听，信号正常，他放了回去)

〔老大和三儿仍然静心坐在那里 ……。

四 儿 (有些烦躁地)你们说话啊?说点什么?咱们分析分 析，究竟为什么?他一不回电话，二不见人影。这不 是二哥的风格……。

〔 静 场 。

〔二位还坐在那里。

四 儿 (继续地)三哥，大哥，你们说点什么?随便说什么都

行，别这么干待着……。 三 儿 (轻声地)说什么?

〔邻里又传来了一阵抽水马桶的声音。 〔四儿好像突然找到话题和出气点。

四 儿(不满地)你就说这楼的质量吧，左邻右舍、楼上楼 下、这拉屎、撒尿抽水马桶，多影响情绪，怎么就一点

都不隔音? 三 儿 还有电梯。

四 儿 对，还有那离不开，少不了的电梯。轰隆隆，轰隆隆， 简直要把整个楼给摆倒，隔那么几间屋子都清清楚 楚。真烦。

三 儿 不 烦 。

四 儿 还 不 烦 ?

三 儿 没它你爬上19楼?

〔这时隐隐传来电梯的声音 … …。 四 儿 (顿时有些好感)会不会是二哥?

〔电梯没停，上去了 ……。

四 儿 (失望地)没戏，上去了。(突然)你们说，他今天怎么 了?

老 大 (终于开口了)很好。这就是你二哥。 四 儿 不懂。

三 儿 有时候迟到是一种地位、尊严的像征。

四 儿 什么?自从竹林四闲结义盟誓破指喝血酒那天起， 我就决定了彻底地忘掉自己，跟随三位哥哥学艺做 人。这么多年，我只懂得了做牌要做大牌；做人要做 大写的人 ……。

三 儿 你误会了，我不是指责谁，我只是想说我自己心里对 今晚这局牌的如此在意和重视。

四 儿 本来就是这样。突然一下子就要告别这么多年我们 所崇尚的一种生活；告别这144块有灵性的生命，去

面对明天你我都无知的世界 ……。 老 大 昨晚你自己是同意了的。

四 儿 大哥，我并不是后悔。事虽然是你提出来的，可我们 多少也有点感觉，换一种活法兴许更有意义。可我 现在不管明天、以后会怎么样，只考虑今晚这最后一 局牌 ……。

三 儿 (打断地)历史性的 ……。

四 儿 (打断地)对，虽说比不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差不 多吧!度过今晚快乐的一夜，完成历史性的转折。 现在，没有告别，哪来的相聚；现在，没有今晚的最后

一局，哪来明天新的开始。 老 大 今晚就真的这么重要?

四 儿 难道你不这么认为?最后一局 ……。

三 儿 (打断地)意味着我们将永远告别麻坛，意味着我们 将各奔东西；意味着我们将面对真正活生生的人

……。

老 大 这不是我们正需要的吗?

四 儿 可最后一局是永远不能少的，否则…… 老 大 否则就……。

三 儿 (打断地)竹林四闲依然笑傲江湖。 四 儿 百年修炼，麻将惟一。

〔隐隐传来电梯的声音 ……。

〔三人凝神相视，等待，倾听 ……。

*〔* *少顷。*

三 儿 18层，没上来。

四 儿 怎么还不是他?待会儿可没电梯了。 三 儿 19楼算什么?他只要来。

四 儿 他还能不来? 老 大 不会不来。

三 儿 大哥说得对。

四 兒 要不我去家找他。趁现在还有电梯?

老 大 别，道法自然，时间到了，他自然会来。自然，对我们 打牌人来讲，是很重要的。真正的高手是不吃不碰， 全在自己摸，摸什么是命中注定，因为牌是已切好， 关键看你是打什么?怎么打?

三 儿 那我们现在怎么打? **老** **大** 等。

〔三人相视。静场。

四 儿 来啦!又来啦，刚说几句话，就又不说了。 老 大 你想说什么?

四 儿 什么都行，只要说，不管悲的、喜的、闹的、武打的、言 情的、纪实的或者政论的。

**老** **大** 不说就不行?

**四** **儿** 说点什么打发时间，不然这日子实在是太难熬了。

三 儿 你是想时间快点儿?还是慢点儿? **四** **儿** 当然是慢点儿，要不马上就明天了。

**三** **儿** 那你想快点儿就说话，想慢点儿就不说话。 四 儿 这……那还是就不说吧!

老 大 你可以看电视。既可以不说话，又可以打发时间。 四 儿 (恍然)还是大哥英明。(打开电视看了起来)

〔此刻电视最好是当晚全国各电视台正在播出的节 目。观众这时与演员一起开始了较长时间的观看

……。

〔渐渐地四儿没有了兴趣，加快了换频道的速度

……。

〔这里最好根据每天晚上不同的节目，四儿有些即兴 的随意的评论……。

四 儿 没劲，真没劲。

三 儿 无聊的人做出的无聊的节目，给无聊的人看，能有劲 吗?

四 儿 那怎么办?

三 儿 怎么办?关了。

四 儿 关 了 ? 三 儿 关了。

四 儿 关了。(将电视关了)不行，得有点声，不然就更无聊

了。(又将电视打开) 〔静场 … …

〔看电视 ……

四 儿 (突然)绝对不行，这太影响我的情绪了。 老 大 谁 ?

四 儿 电视。

三 儿 那就关了。

四 儿 他就怎么不能说点好听的?让人心情舒服的? 三 儿 舒服得自己舒服，没有人能给你舒服。

四 儿 不。我坐在桌子上就舒服，我到这个房间里来就舒 服 。

老 大 你现在不是在这儿吗?

四 儿 这不是三缺一吗?看着牌不能摸，这心我能控制，就 这手痒得实在难受。

三 儿 去洗洗手，撒泡尿。 四 儿 撒尿能解决手痒? 三 儿 可能会好点。

四 儿 那撒完以后呢?不是还不舒服吗?

三 儿 这是有点严重了。你不舒服影响我不舒服；我不舒 服就肯定会逐渐影响大哥不舒服 … …。

四 儿 关键是不仅不舒服，我们明天的计划怎么实现? 老 大 要不改?(试探性地)

三 儿 改 ? 四 儿 改 ? 老 大 改 。

三 儿

(同时)不行。

四 儿

三 儿 (坚决地)这是原则。 四 儿 这是我们新的希望。

老 大 告别麻坛，立地做人。 三 儿 竹林四闲，服务社会。 四 儿 孝敬父母，为人为己。

〔邻里又传来抽水马桶的声音 ……。

四 儿 嗨，烦不烦。你说你白天喝那么多水干什么?大晚

上老起床你自己也睡不踏实。 三 儿 要不你也去影响影响他们? 四 儿 我没喝那么多的水。

三 儿 要不请大哥破例，现在把香点着，你闻着香味可能会 好受些，你可以想像着我们在你来我往，飞流直下， 碧波荡漾 ……。

四 儿 打风不做牌，做牌不打风。

三 儿 大番一和胜十小，小和不舍一返三。 四 儿 坐庄不做牌，做牌不当庄。

老 大 不行，这是规矩，最后一局牌，更得如此，要不成了业 余的了。

四 儿 那他为什么就不能做出点牺牲，来帮助我们实现一 点点人生的目标。

老 大 你怎么就肯定他不来啦? 四 儿 事实上现在他就没来嘛!

老 大 现在没来，就不等于一分钟以后他不来。 〔四儿与大哥交流对视 ……

三 儿 (好似自语)与其这样待着，还不如死。 四 儿 死?

老 大 怎么死? 三 儿 跳楼。

四 儿 对，只要走出这个窗户，全部烦恼都没有了。

三 儿 不过，窗外好多电话线，就像一张网，说不定给接着 了 。

四 儿 那也体验了一种惊险。

**老** **大** 麻桌上还不够? 四 儿 这可是真的。

老 大 难道这是假的?难怪，牌没有长劲，明天就是真的 了，明天 ……

· 三 儿 (打断地)二哥不来，哪有明天? 老 大 三儿，你怎么也怀疑……

三 儿 不是怀疑，是想像。

**老** **大** 那你刚才真想像跳楼? 三 儿 是的。

四 儿 我也有同感，人飞起来是什么感觉? 三 儿 一片空白。

老 大 最后是一块肉饼。

四 儿 可是我想成为一块肉饼，他都不让。 三 儿 二哥想法很多，牌桌很少失手。

四 儿 就是想法太多，他肯定从不看电视，真应该买台电视

送他 。

老 大 明天吧!

三 儿 现在怎么办?

老 大 现在，打电话，以我的名义。

四 儿 我来。(取电话)小姐急呼四个零、四个柒。你告诉 他这有七个大姑娘等着，请速归。小姐，请呼三遍， 不，不，请呼十遍。谢谢!

〔三人相视，又是一阵沉默 … … 。 〔少顷。

**三** **儿** **你告诉他几点?** **四** **儿** **八点。**

三 儿 为什么你定在八点?

四 儿 毛主席不是说了吗：“你们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 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明天早上八点，太阳升 起的时候，竹林四闲永远告别麻坛，金盆洗手。最后 一次在楼下喝光豆浆吃完油条，然后 …… 。今晚八 点到明早八点一个对时，一个轮回。我是有想法的。

三 儿 就是因为你想法太多。也许早点，或者晚上，他的事 就完了，也就来了。

四 儿 你们说他能有什么事?在这个城里没有亲戚朋友老 战友，不近女色，不贪杯。我看二哥是有点儿成心。

老 大 你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四 儿 告诉他的时候。

三 儿 你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四 儿 昨天。

老 大 晚上? 四 儿 对 !

三 儿 你去他那儿啦?

四 儿 没有，我呼在他机器上了。 老 大 难怪，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三 儿 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亲自去，你对自己也太不负 责了，明知道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那你就不能怪二 哥了。

老 大 咱们不是分工明确吗?时间由你安排，三哥管吃管 喝，二哥负责清洁卫生，我管买香、焚香。以前你不 是干得挺好的吗?

三 儿 关键时候抬不上桌面。

老 大 四弟，不是老哥批评你……

三 儿 也许到现在他根本不知道? 四 儿 今晚我们不是一直在呼他吗?

三 儿 万一他关机啦?万一服务台没有呼对啦?万一…… 四 儿 哪来的那么多万一，我去了 … …。

老 大 去了……?

四 儿 我……我早上去的，晚上又重呼他。 三 儿 早 上 ?

四 儿 我去的时候，他刚回来，正准备洗澡睡觉。 老 大 他打牌了?

四 儿 我也觉得奇怪。

三 儿 怎么?他在外面另有牌局了? 老 大 不应该!

三 儿 这绝不是二哥的作风。

四 儿 是啊!我正要问他，还没等我开口，他就给我讲了两 圈以后的第一把牌。据他说那真叫是惊天地，泣鬼 神。他坐南朝北 … …

老 大 (打断地)他真在外面另有人了? 四 儿 反正他打了。

三 儿 他怎么讲的?

四 儿(身临其境似的)桌面上一人还有两手牌，对家清 一 色一条龙，据他分析是条子，早已经“落听”;上手狮 子大张口，吃满了一地，手里只有一张牌，独钓麻将， 下家吃了一嘴卡伍万，不是什么大活……

三 儿 先别说，牌桌上有没有女的? 四 儿 据他后来讲，三男一女。

**三** **儿** **坐在什么位子?**

四 儿 谁 ? 三 儿 女的。 四 儿 对家。

三 儿 完了，老二肯定输了。

老 大 别急，老二手里是什么牌? 三 儿 不管他什么牌，他肯定输。 四 儿 何以见得?

三 儿 他坐南朝北，南在下，北在上。世上只有龙在上，凤 在下之理，哪有乾坤颠倒。乾为男，坤为女，相术上

……。

老 大 好啦，你那套麻学与易学之比较理论，且听下回分 解。四儿，快说老二是什么牌?

四 儿 二哥早已“落听”七小对。问题还不在是七小对，关 键是他还是“豪华七小对”,独钓“幺鸡”。

〔老大听着他的话，毫无表情开始了对四儿的观察和 自己的思虑 ……。

三 儿 (迫不急待地)他们打的多大?

四 儿 (没有回答他的提问，仍然还沉浸在牌面之中)二哥 像往常一样，轻轻地摸起一张牌。他没有看，只是轻 轻地皱了一下眉，谁也没有发现……

三 儿 二哥还是二哥，在这关键时候……快说起的什么牌? 〔老大在一旁注视着，没有说话，二人没有发现大哥 的变化……。

四 儿 条子。偏偏在这个时候上来一张边三条。 三 儿 我说了嘛，他肯定输。

〔老大依然在一旁不露声色……。

四 儿 这时，二哥的眼神无意中与对家碰了一下，就这么一 下，二哥轻松了许多，胸有成竹，继续做大，死钓“幺 鸡”。他还有两次希望“海捞”是他的。

三 儿 什么时候了?怎么还能打条子?“熟张”放“熟张”

… …o

四 儿 (打断地)二哥把三条放进了桌面，他没有放在自己 面前，也没有放在对家面前，正好不偏不倚放在了中 间 ……。

三 儿 管他放在哪?响了?肯定响了 …… 〔老大依然在一旁独自品尝 … …。

四 儿 二哥把手伸了回来，顺手拿起还是刚开始那根烟，在 鼻子上闻了闻，然后放回了原处。这时，场面上的紧 张气氛才略有缓解。三条无人问津，安然无恙。

三 儿 二哥太冒失，无论打大打小，没这么玩的。

四 儿 这就叫沉着，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 三 儿 下面怎么啦?

四 儿 下面平淡无奇，你来我往又到了二哥拿牌了。

三 儿 你就别说过程了。直奔主题，最后是不是那位中年

妇女“胡了”,肯定还就是这张牌“点的炮”?

四 儿(沉着地)错了。这时三家都等着“加倍”洗牌把各自 的牌都倒了。二哥拿起旁边的烟闻了两下，这回他 没有放回去，顺势叼在了嘴上，他看了看三位，面带 微笑地把最后一张牌轻轻请了上来，并及时用中指 感觉了一下。三位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看着。 二哥极其稳健地就用这张牌，将自己面前十三张牌 由左向右轻轻划倒，就像是弹钢琴，十三位小天使由 低音向高音，一组优美的音阶组合变化：“海捞”“幺

鸡”,二哥独钓“豪华七小对”自摸，成了……。

〔四儿在一阵兴奋和狂热中讲述……。 三 儿 好……

〔三儿最后松了口气 ……

〔少顷，老大在一旁冷静而又严肃地。 **老** **大** (他没有看二位)你编的。

〔四儿和三儿惊异地看着大哥……

**老** **大** (沉稳地)编的。对，四儿，这是你编的。 四 儿 编的?

三 儿 编的? 老 大 编的。

四 儿 编的?我怎么会编啦?明明是二哥昨天亲自告诉我 的 。

**老** **大** 你错了，老二从不做七小对。

四 儿 这不是赶在那了吗?你不是也常说，桌上桌下一切 都要顺其自然……

**老** **大** 自然?做七小对是你的“专利”,不管自然不自然，哪 怕手里只有两对隔得天远地远，你都要去做。“自提 海捞七小对”是你的理想，更不用说是“豪华”了，这 更是你梦想中的理想，你想做大牌，做梦都梦想着有 这么一把牌 ……。

四 儿 (无措地)大哥这……明明是……二哥，你说大哥这

……。

老 大 四儿，别说。你的心情，你的追求哥哥们都理解。大 哥我不是倚老卖老，打了这么多年的牌，就像人家唱 戏的有句行话：是不是当家人，只要往这台中间这么 一站，就知道你是不是这块料。打牌，一样，往桌面

一坐，只要你的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哥哥我就知道 你入不入流，够不够段，你的人品、德行、风格。何 况，咱们和你二哥打了多少年的牌。他肯定是从不 做七小对的。

四 儿 以前不做，并不等于他现在没做。

老 大 你别辩了，我只要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们，你真的去他 那儿没有?把我们的想法通知他了吗?

四 儿 去了，肯定去了。

老 大 什么时候?

四 儿 上午。

老 大 真是上午?

四 儿 如果我没去，从今以后……

老 大 (打断)没有从今以后了，今晚就是最后。

三 儿 四儿，今晚、明天是不同的，你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 ……?

四 儿 我 … …

三 儿 四儿，你年纪还小，三位哥哥都比你大，你的路比我 们长，不打牌了，你要做的事应该比我们都多，明天 没几个小时了，说着说着天就要亮了……

四 儿 我 … … 。

老 大 四儿，从盟誓喝酒打牌那天起，你就想做大牌…… 四 儿 ……

老 大 (打断)我们知道你并不是想赚我们多少钱。你只是 想尽早地证明自己已经成熟起来，经得起残酷紧张 沉闷窒息各种情境的压力。我们也看到了你心理的 成熟和变化。不过，这就像练气功，不是一天两天就 能“辟谷”“开眼”,这需要时间……“做大”不是那么

容易的。

三 儿 四儿，大哥说得对。就像中国足球，每次输球都说他 们心理素质不好，我早就想过，应该让他们多打打麻 将 。

老 大 四儿，真通知你二哥了?

四 儿 我真的去了。不过，那把牌是我编出来的，这确实是

我的理想 ……。 老 大 别说了。

四 儿 我去的时候，二哥还在睡觉，打了好长时间的门，他 才醒。我进去把我们的过去时，现在时以及将来时， 从理论到实践地阐述了一遍。总之，一句话，今晚最 后一局牌。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将是我们把自己 的聪明才智，将我们在牌桌上所感悟到的人生无常， 将我们身经百战锤炼出来的战术水平，从144张牌 中，化为大千世界形形色色活生生的真实生活，我们 去真刀真枪地拼搏，去在真正的大桌面上“做大”。

当雄鸡高歌之时，就是我们永别麻坛之际 ……。 三 儿 行啦，二哥怎么说?

四 儿 他穿着裤衩，光着膀子坐在床上，拿着一根烟在鼻子 上闻来闻去。好像陷入了痛苦的思索。我正想问他 到底怎么样?突然，外面有人敲门。

老 大 敲 门 ?

三 儿 谁会在早晨去找他?

四 儿 二哥顺手随便拿了件衣服披着就去开门。 三 儿 谁 ?

四 儿 门打开连个人影都没有。当时，我们并没有在意，以 为是谁家的客人找错了门。二哥关上门回来，从冰

箱里拿出一听可乐……

三 儿 他只喝白开水，从不喝可乐……

四 儿 他喝了口可乐放在桌上，两眼望着阳台门前挂着的 那串紫色的风铃，风吹着风铃叮当叮当地响着，他好 像有说不完的思想。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老大在一旁看似无所谓，实际在认真地听着四儿的 每一个字 ……。

三 儿 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喝可乐，多少年的习惯

……。

四 儿 今天他就想喝。这时，又有人敲门，我没等他起身，

就赶紧去开门。 三 儿 谁 ?

四 儿 没人，还是没人。 三 儿 这怎么可能?

四 儿 我也觉得奇怪，回头正要问……二哥仍然坐在那一 动不动，只有那串风铃在叮叮当当地响着，还有他的 嘴，随着风铃的节奏在轻轻地动着，好像在回味刚才 那口可口可乐的味道……

〔老大依然没有说话，手里下意识地拿出了一根香



三 儿 邪 门 … … 。

四 儿 你说这是怎么啦? 三 儿 问我，我怎么知道? 四 儿 更奇怪的事来啦。 三 儿 门又响了?

四 儿 三哥，你说得太对了。这时，你说我去开还是不去? 三 儿 当然去。开门、端茶、倒水、递烟、点火等一切杂务自

然是做弟弟的事。

四 儿 实话实说，这时我心里有点怕。 三 儿 怕?有什么好怕的?

四 儿 如果门再开，没人……你说这…… 三 儿 大白天还闹鬼啦?

四 儿 我也这么琢磨着，没等二哥起身，我就冲过去把门给

打开了……。 三 儿 谁 ?

〔静场、停顿 ……

〔三人相视不语，但彼此都心领 …… 〔 少 顷 。

四 儿 我轻轻把门关上。回头看二哥……

三 儿 他坐在那，一动不动，只有那串紫色的风铃在风中叮 当叮当地响着，风吹藤动铜铃动……得了吧你，管他

敲门的是谁，二哥究竟怎么说? 四 儿 此时此刻他真的没说什么。

三 儿 只是嘴还轻轻地动着，回味刚才那可口可乐的味道。 四 儿 三哥你……大哥……你说这 ……

老 大 (制止地)三儿 … …

三 儿 好，你说吧。嘿?你对敲门的就这么感兴趣?

四 儿 不是我对他感兴趣，是他对我们感兴趣。 老 大 四儿，接着说，后来怎么啦?

四 儿 后来，后来我就站在门口，双手扶着门把。心里话， 你丫敲，我他妈的今天就在这等着啦，看你丫到底是

公是母? 三 儿 守株待兔。

四 儿 嘿，他丫不敲了，我大气都没敢出就这样里外相持了

很长的时间……

三 儿 只有那串紫色风铃在风中叮叮当当地响着……。 四 儿 你说对啦，反正没事，今天我就在这给丫死磕了。 老 大 又过了好长时间 ……

四 儿 我越来越紧张，不知是凶是吉，可二哥还是那么平 静，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我贴着门，仔细地 听着外面的动静……什么声音也没有。

三 兒 只有风铃叮叮当当的声音 ……。 老 大 四儿 … …

四 儿 (打断)大哥，你别说，我知道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个 时候要沉着、稳健。就像在麻桌上，不管做大做小， 是吃是碰，任凭它惊涛骇浪，还是碧眼红霞，都要坐

怀不乱。稳健。 老大四儿 … …

四 儿 (继续地)大哥，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再悬，也没有 七一晚上那把牌悬，三位哥哥左一张三万，右一张三 万。我多想摸一张三万，七小对就成了，当时我…… 嗨，这算什么。我正这么想着，二哥站起来了。

〔大哥和三哥同时站了起来。 三 儿 他说什么?

四 儿 他直奔冰箱，从里面拿出一条烟来。 三 儿 他从不抽烟。 ……

四 儿 他走到我面前，把烟递给我，说：回、回去吧!我莫名 其妙!

三 儿 这时让你走?

四 儿 他说，这是朋友送的，拿去抽吧。还说，今晚八点一 定来。嗨，我差点儿把这事给忘了。

三 儿 他肯定是说啦?

四 儿 肯定。千真万确。他还在我肩上拍了两下，像似特

亲切，又有点是像往外推。 三 儿 他没说别的?

四 儿 我正想问他点儿什么,他又抢先说啦……。

三 儿 (打断地)什么? 四 儿 (冷静地)谢谢。

〔停顿、静场。 三 儿 就 这 点 儿 ?

四 儿 这时我已经站在了门外，他把门也关了一半，我看见 他的半边脸，他说：这局牌，他等了一辈子，他特高 兴。门关上了。

〔老大一直关注着二位的交流。这时他与三儿的目 光相遇了，彼此什么也没有说……。

〔此刻传来了电梯的声音 …… 〔三位注视着 ……

四 儿 (有些兴奋地)来啦……来啦……。 〔电梯继续上去没有停止 ……

**三** **儿** **2** **0** **楼** **。**

〔四儿有些失望，但他又马上回到了自己叙述的情境 中。并没有注意二位哥哥的变化。

四 儿 我正在回味二哥这一席深情、沉重的话语，突然，我

一下悟到了刚才敲门的人是谁? 三 儿 谁 ?

四 儿 肯定是二哥的小蜜，男女双方都不愿我们知道，才使 上这一招，好让我尽快离开。真没想到，二哥这样洁 身自好，视麻坛为惟一生命的人，也要偷香惜玉，金

屋藏娇。当我想到这，也自然觉得轻松了。看着手 里的烟，就往楼下走……。

三 儿 你就这么走了 ……?

四 儿 没这么简单，我刚下了 一层楼，就听到下面有上楼的 声音，这不是冤家路窄吗?碰见了多尴尬。

**老** **大** 那你怎么办?

四 儿 转身就往楼上跑啊，如果是找二哥的等进了门我再 下楼；如果不是，在楼上碰着也无所谓。

三 儿 那人是……?

四 儿 果然在敲二哥的门。 老 大 你看见了?

四 儿 我在楼上使劲往下看 ……。 三 儿 是男是女 ……。

〔老大注视着四儿 ……。

四 儿 听走路的声音像是男的；从站在门前的影子看又好 像是女的。

三 儿 你究竟看见没有?

四 儿 我正要看见的时候人家就进门了。 三 儿 你没有扒门缝听他们说点儿什么?

四 儿 麻桌上有规矩，出了门个人隐私概不过问，竹林四闲 的一条基本原则。

三 儿 对对对，没想到四儿…… 四 儿 怎么啦?

三 儿 后来呢?

〔老大一旁仍然倾听、思索……。

四 儿 后来?后来我就回家、睡觉。为了今天晚上，养精蓄 锐。一觉睡到5点，理发修面后洗了 一个桑拿，全套

净身后吃点儿甜点，按规矩提前半小时到这静心安 神。没想到 ……。

三 儿 没想到二哥那条烟出门就进了烟摊……。 四 儿(警觉地)烟摊?……什么烟 ……?

三 儿 (无所谓地)出了二哥那幢楼，过了油条铺往右一拐， 那不是有一个烟摊吗?打去那幢楼那天起，那烟摊 就一直就 … …。

四 儿 三哥……你……这……弟弟我这点儿插曲就不值得 汇报了。那条烟，我是卖给了烟摊，我……嗨，三哥， 你怎么知道的……?

〔老大有些奇怪地注视着他们 ……。

三 儿 有关你的聪明才智，就这小插曲，我还猜不出来。不 说研究易经，就打了这么多年的牌，你打什么,我还 不知道你要吃什么?你从来就不抽国烟。

四 儿 是是是，三哥，不然我怎么叫你哥哥呢，壹佰陆，卖了 壹佰陆拾元，不就是为了今晚……。

三 儿 这我不管。我是想问你真没去扒门缝看看听听

……。

四 儿 三哥，这……我真没有。 三 儿 真的?

四 儿 真 的 。 三 儿 确实。 四 儿 肯 定 。

〔老大关注着二位 ……。 三 儿 四儿……?

四 儿 … … 。

老大三儿，别逼他了。四儿，过来 ……

〔四儿好像找到救星似地来到一旁冷静的大哥面前。 大哥……?

四 老 三 四 老 三 四 老 四 老 三 四 老 四 老 四 三 四 老 三 四 三 老 三 四

儿 大 儿 儿

四儿，那人是我。

(同时惊讶地)什么?

大 是 我 。

儿 儿 大 儿 大 儿 儿 大 儿 大 儿 儿 儿 大 儿 儿 儿 大 儿 儿

是你?

别逗了……。 真的，是我。

那刚才为什么不说，拿我们开涮?几次敲门不入? 那人不是我。

(更加奇怪地)什么?

我为什么要敲几次门而不入呢? 真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这就奇怪了!那就是说…… (抢断地)一定还有一个人。

对。(恍然)大哥，你上楼的时候有没有碰见什么人 下楼?

没有。

这就悬了。

那他能去哪?这事应该报案。 对。

报什么?说什么? 也是。

那这人飞了?

老 四 老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老 三 四 老 四 老

大 儿 大 儿

儿 儿

儿 儿 儿 儿 儿 儿 儿 儿 儿 儿 大 儿

儿 大 儿 大

〔三儿注视、思索着二位 ……。 我上来的时候你去哪呢?

上楼啦，那是我不知道是你啊。 你出门，就不允许别人……

上楼 … … (恍然)对啊!这就是说他还在我的楼上? 我看你?他看我?

(看似平静地)对。应该是这个逻辑。

妈啊，真他妈的悬。当初，我怎么就没想到多上一层 啊 ?

你上?别人不也就上吗? 我应该上到顶楼。

至于，你上到顶楼能看见二哥的房间吗? 那也是。

你不是说没看见大哥吗?

是没看见。噢?三哥，我差点被你装进去! 我说什么了?

我要是看见大哥了，不就跟着进去了? 那就是你的事了。

三哥，我是那种视而不见的人吗?

你们俩别“贫”了，都怪我。 (同时)大哥……。

我不该去，这本来是四儿的事。

是我不好，打牌都这么多年了，还让你们不放心。

四儿，你误会了，不是不放心。只是觉得这件事对我 们都很重要，昨天晚上他又没来，我也想亲自听听他 的意见，还怕他误会，这么重大的事没和他商量，我

们就做主了。

三 儿 那他怎么说?

四 儿 到底来还是不来?

老 大 我们谈了很长的时间，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兄弟似的 交 流 。

四 兒 至于?好好好。大哥，这么说吧，从我的内心深处， 本希望就这样和几位哥哥多打些年的牌，在牌桌上 我可以学到许许多多无穷无尽的人生经验，更何况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就只有麻将，我是在麻桌下看着 大人们的腿和手长大的。当然，那下面什么脏的、烂

的都有，要不然现在我怎么会这样…… 三 儿 四儿，又把话扯远了。

四 儿 最后一句，既然现在决定不打了，心里难受，手生痒 痒就得忍着，但决不能像二哥那样“整个的一个旧社 会”这种状态怎么去面对明天。二哥是不是还那样?

老 大 是的。 四 儿 真的?

老 大 光着膀子，穿着裤衩。 四 儿 他怎么还那样?

老 大 有什么不对吗?

四 儿 没有……那到没有，我只是觉得……。 老 大 什么?

四 儿 他应该振作起来。

三 儿 喝可口可乐提神。 老 大 可乐已经不能喝了。 三 儿 为什么?

老 大 里边抖了烟灰，还有一个烟头。

〔老大和三儿看似随便地将目光投向四儿 ……。 〔四儿有些难堪，不知怎么解释……。

四 儿 这……是……是我抽了 一支。可乐真是二哥 … …。 三 儿 还说 … …。

老 大 四儿，我不明白，就是你喝的可乐又怎么样?

三 儿 不就是一听可乐，一根烟吗?(三儿非常有意地强调 了“一根”二字。)

四 儿 什么也别说了，既然大哥去了，看见了二哥，还聊了 那么长的时间，我倒想听听二哥怎么说?他到底来 还是不来?

三 儿 对，大哥，你还是说说。

〔老大看着二位，镇定自己的情绪和思路。

老 大 (有些沉重地)过去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高手，在麻

桌上见多识广，对人一眼望穿，水落石出……。 三 儿 (不解地)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 大 (好似感慨地)这么多年白活了。枉自在麻桌上摸爬 滚打这些年，自以为是，傲视一切，殊不知山外有山， 楼外有楼。丢人啊!

三 儿 (困惑而有疑虑)大哥 ……。

四 儿 这二哥怎么啦?他不来就不来，也不能……。 老 大 谁告诉你他不来了?肯定来，他一定能来。

四 儿 要来，为什么现在还不来?他有学问，有思想，麻坛 高手，也不能拿我们当羊肉涮啊!

三 儿 要不遇到了什么事?意外的?突然的?一时半会儿 脱不了身的?

四 儿 那也应该来个电话说一声，这不，有电话，打啊!打 啊!他怎么就不打啊?(在一阵急躁中四儿将电话

线拔了。将电话摔了。) 〔 静 场 。

〔老大冷静地拾起电话，慢慢缠着越来越长的电话线

……。

*〔* *少顷* *。*

三 儿 (试探地)他……他不会真出什么事吧? 老 大 (肯定地)不，不可能。(警惕地)

四 儿 (有些犹豫地)大哥说得对。 三 儿 (机敏地)我想……也是 ……。

四 儿 原谅我，我不该发火。大哥接着说吧。 老 大 我说?说什么?

三 儿 反正现在没事，讲讲二哥，他都说了些什么?

四 儿 (极不情愿地)二哥，二哥，又是二哥，咱们能不能不 提他?

三 儿 不说他，说谁?要是等你，肯定就是说你。 四 儿 一个不守信誉，没有牌风的人。

三 儿 这不是三缺一吗?好，不说他，那说什么? 四 儿 说点兴奋的，刺激的，让人高兴的。

三 儿 现在你已经够兴奋了。

四 儿 我都要被逼死了、闷死了。开开窗户行吗? 老 大 不行。

四 儿 那我下楼去走走。

三 儿 去吧，19楼，38个弯，342级台阶。一上一下76个

弯。684级台阶。 四 儿 我坐电梯。

三 儿 是啊，有电梯，你还可以自己开，想到几层就到几层， 一切全部自己决定。

**四** **儿** **是的。**

三 儿 别忘了晚上开的是旁边那个小的。千万注意，门开 了要先看看电梯上来没有，不然一足踏下去，万丈深

渊，我们找人都找不着。 四 儿 你这不是咒我?

三 儿 去，自己玩去吧，自己决定自己到几层，是上天堂还 是入地狱。

四 儿 我要去，我就准备去。电梯里的空气不管怎么总比 这好。我还可以打开门。

三 儿 你还可以在里面睡觉，就像是坐飞机。

四 儿 我还可以到大街上去，那儿的空气更好。

三 儿 大街上就只有你一个人，就像这座城市就是你一个 人的。

四 儿 是的。我在马路中间撒尿，边走边撒，就像你说的， 让全身肌肉松驰。

三 儿 那是洒水车，清洁美化这座城市。

四 儿 你说对了。我们不就是为了能做点对社会有意义的 事，才决定不打牌的吗?

三 儿 那你就是环卫工，白天喝水，喝一整天，晚上就去上 班，在马路中间撒尿，去打扫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去冲啊，去洗啊……。

四 儿 还有那些广告牌，什么专治阳痿，跌打损伤，疑难怪 症……

老 大 (终于按捺不住)够了，你们有完没完?

三 儿 他要当环卫工，他要自己开电梯，就让他去啊。

四 儿 去，我是要去。我去了你们就高兴了，即使是一会儿 二哥来了，我走了，你们还是三缺一，这才是你们希

望的，明天晚上好接着到这儿来等我，你们并不想离 开这个屋子，你们迷恋这个房间，你们喜欢那个香 味；你们更不想天亮以后干点什么,你们怕 ……。

老 大 我们有什么好怕的。

四 儿 你们怕与活人打交道，你们怕看见那些表情丰富、奇 怪庄严的面孔，你们怕与那些活蹦乱跳、张牙舞爪的 活人打交道。你们只喜欢品尝一切都在自己想像中 的生活，13张牌就像13个人在你们面前站着、摆着， 你们喜欢把它摆来摆去，拼装组合，以满足你们自己 的欲望和占有。所以你们知道自己根本就不属于这 个城市。

三 儿 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得挺好吗?

四 儿 因为有麻将。是麻将满足了你们异想的欲望还有那 种自由。三哥，你是从农村、从革命老区走出来的； 还有你，大哥，你还没有懂事就去插队了，一待就是 十几年。

三 儿 这和麻将有什么关系。

四 儿 因为过去，你们没有希望、没有幻想，直接的结果就 是使你们成为了麻将人，成为了这座城市的陌生人。

三 儿 这么说，你就真成了这儿的人?

四 儿 是的。我没有插过队，没有上过学；我连这座城都没 出过。我是在胡同里长大的。胡同?你们知道吗? 胡同意味着什么?胡同就是这个城市，胡同就是这 个国家。

**老** **大** 那你一定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喽?!

四 儿 我决不是上你们的当，我不离开这个屋子，什么自己 开电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什么环卫工美化师?

撒尿洗马路。我就在这等二哥，我哪儿也不去。我

要在这实现我的理想。打了最后一局牌。 三 儿 他要是今晚真不能来了呢?

四 儿 不，他一定能来，我给他说好了。不然，他一定会打 电话通知我的。

三 兒 万一，他有什么……误了呢?

四 儿 那还有明天，明天晚上他一定能来。不，今晚，今晚 他也一定能来。二哥不近女色，不谈生意，麻将是他 生命的惟一。告别生命虽然痛苦，他是一个意志坚 强的人，大哥，你快给三哥说说，你们是怎么说的?

他不是给你说了，他一定来，他一定能来。 老 大 是的，他说了，一定会来。

〔隐隐传来电梯运行的声音 …… 〔三人凝神倾听，注视 ……

四 儿 (有些兴奋地)怎么样?这不，来啦， 一定是二哥来 啦 。

〔隐隐的电梯声继续往上行驶，没有停下。三人失望 地 ……

老 大 ( 安慰地)四儿，相信他，会来的。

四 儿 (有些悲伤地)大哥，他都还说了些什么?

老 大 (继续)说了你，说了我，还说了他(指三儿)。 三 儿 说我们什么?

老 大 更主要是还说了麻将。 四 儿 这个时候谈什么麻将。

老 大 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更清醒，更自觉地认识，才能

真正更好地去面对明天。 三 儿 有道理。

老 大 过去我们常说，麻坛如人生。究竟这里的奥妙是什 么?过去我们都是一知半解、幼稚 ……。

四 儿 这么说，今晚我不仅是最后一局牌，还是重要的最后 一课。

**老** **大** 对于我们都是如此。 三 儿 那就听听。

四 儿 大哥喝水。(端了杯水给大哥)

老 大 (沉着地)首先，他破译了一个所有打麻将的人几十 年，甚至是几百年有麻将以来人们的误读，我们都知 道“胡了”是什么意思，在中国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方 言有不同的叫法，有的叫“和了”;有的叫“割了”;还 有的叫“了了”。这些统统错了，这不是区域语言文 化带来的误读，而是对麻将本身理解、感受的错误。

三 儿 (神秘地)怎么讲?

老 大 (继续地)麻将有144张牌，144张牌张张可成“将” 144张牌张张可成“佛”,所以真正准确地应该是叫 “佛了”。13张牌，必须有“将”才能“佛”,换句话说， 要想成“佛”,你手里即心里必须要有“将”,无“将”钓 “将”方成“佛”。就是说无“将”不成“佛”,成“佛”必 有“将”。佛家语：佛无处不在，我佛即我身，我心即 我佛，犹如大千世界人人可成佛。麻将亦是如此， 144张牌张张可成“佛”。

四 儿 (惊讶地)经典、绝妙，空前绝后……。 三 儿 二哥……。

老 大 你我要想成“佛”可谓天方夜谭。混入芸芸众生，又

觉今生枉然 ……。 四 儿 那我们该怎么办?

老 大 (继续地)13张牌就在我们手上，就像我们的身体每 一个器官，长在我们自己身上。要想成“佛”必须有 “将”。“将”是什么?“将”就是“明天”。“明天”就是 “将”,关键是明天、明天，天亮以后我们干什么?是 自摸还是单钓?或者是一炮三响。

〔三人相视无语。 〔静场。停顿。

〔此刻又传来邻居抽水马桶的声音 … …。 四 儿(突然地)干什么?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老 大 该干什么?

〔四儿无言以对 … … 。

**老** **大** (突然)说啊?你能干什么? 四 儿 我 … … ?

老 大 (继续地)还有你……(指三儿) 三 儿 我……?

老 大 (继续地)你 … …。

〔静场。

四 儿(突然地)我他妈的下海，做生意。别的不会，坑蒙拐 骗还不会，这不用学。

老 大 这我信，就你那张嘴，骗吃骗喝绝没有问题，不过我 更相信，最终你还是要吃上政府的“铁饭碗”管吃管 住。

三 儿 铁窗下的行骗者。

老 大 这不离“佛”更远了吗?

四 儿 就算是可能会这样，但是，我也可以正正经经地做生 意。办个照，租两间房，雇俩小姐。依法扑腾，按章 纳税。

老 大 你扑腾什么?是军火?还是石油?是服装鞋袜，还 是儿童玩具，娃哈哈……?

四 儿 不管做什么?不是今晚咱们想好，明天就可以做的， 这需要调查，了解市场。

老 大 这话不假，可是你懂吗?什么叫期货?什么叫中关 村电子一条街?什么叫不动产按揭?什么叫网络占 线?这不是从大兴买了西瓜到城里来卖。

四 儿 大哥，真没想到跟你这么些年，你就这么看我。无论 怎么说，在麻桌上我也感受到了些人生的酸甜苦辣。 好，就算这些我都不行，我租个小门脸，开个油条铺， 就像楼下那样，卖豆浆、油条总可以吧。再不行，就 照你说的卖西瓜。夏天卖西瓜，冬天卖大白菜。现

在大白菜赚不了钱，我他妈的还可以卖炸羊肉串 ……。

三 儿 四儿，大哥不是这意思，你……。

四 儿 三哥，你别说了，就算明天以后我不能干什么,我无 能，无知，无趣，那你想好了吗?你说说也好给弟弟

我一点儿启发。 三儿我 … … 。

四 儿 三哥，弟弟绝没有抢饭碗的意思。 三 儿 笑话。

四 儿 那听听三哥的宏伟蓝图。 〔 停 顿 。

三 儿 (深沉地)不瞒二位，昨天晚上回家以后，还真的好好 想了想，这不打牌了，我还能干什么?

四 儿 说说。 三 儿 说说?

老 大 三儿，说说。

三 儿 (迟疑地)首先，还是得说说这麻将，这么多年，风里 来，雨里去，没白天，没黑夜，身体是吃了不少苦头， 可就是这玩意儿，麻将，它让我心静，让我与世无争， 让我脱俗。不受外面花花绿绿物欲的诱惑。什么吃 啊、穿啊、车啊、女人啊……都没有我坐在麻桌上舒

服 …… 。 四 儿 三哥……

老 大 四儿，你不插嘴是不是就觉得自己不聪明?

三 儿 四弟，麻桌上有句常话：人算不如天算。这就是麻 将。这些年我总有一种预感，今晚这个情境好像在 我的眼前出现过。没想到真的，还来得这么快。实 句实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他妈的根本就没有准备 好 。

老 大 三弟，冷静点。

三 儿 昨天晚上翻来覆去，我想像着我们的开牌；我们的收 局；大哥的焚香渐渐地灭了，我们一起走出这间房 子，依然是大哥请客，吃了楼下的油条、豆浆，然后就 各奔东西，迎着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看着那 些匆匆忙忙、川流不息、不认不识的人，想到这儿我 的心酸酸的，不知怎么还流出了几滴马尿 ……。

四 儿 三哥，别太难过。虽然咱们不打牌了，可永远还是兄 弟，患难与共的生死兄弟。

三 儿 这不假，我永远相信。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们都 出去扑腾吧，我喜欢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我喜欢关着 所有的窗户，开着所有的灯。心如镜，月如水。这就 是麻将带给我的。

四 儿 三哥，那你想干什么?总不能就这样长年累月关着 自 己 ?

三儿我会其乐无穷的。研究麻学，研究易学。虽然没有 实战时那种“沙漠风暴”,没有狗日的美国佬轰炸我 驻南使馆那种残酷和悲壮。我可以摆摆“牌谱”,看 看先人们是怎么创造、发明那一幕幕千古绝唱的。 麻将，多好听的名字，麻将，我好像就是为它而生，我 必须和它在一起，你们说我要离开它，我……我还能 干什么……干什么 ……?

**老** **大** (有些难过地)三儿，别这样，我知你心里不好受，你 千万别怪大哥，我们必须这样，我们……我们别无选 择 。

三 儿 (大叫)我能干什么?你们说我能干什么?

**老** **大** 三儿……三儿…… **四** **儿** 三哥……三哥 … …

老 大 三儿，今晚不是还有一局吗?别忘了，这个时候你还 是一个打牌的人。真正打牌的人会是你这样?你的 稳健哪里去了?你的城府哪里去了 ……?

〔二人对大哥的突然发火有些惊讶、羞愧。渐渐地二 人安静了。

老 大 我理解你们。要说心情，要说对这桌面的感情，我比 你们更深厚、更难过。因为我们已经做出了这样的 选择，因为我们都觉得明天会更美好。麻桌虽小，学 问却很深。但是，在这一米见方的桌面上，耗去我们 的时间，耗去我们的精力，我们的青春确实太多、太 多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去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我 们的才华，表演我们的绝技，哪怕是杂技走走钢丝也

好。再这样下去，我相信，你我肯定不知道明天太阳 是红的还是黑的。

四 儿 大哥，那你说说明天，明天第一锅炸油条你请我们吃

完以后，你打算干什么? 老 大 (毫不犹豫地)离婚。

三 儿 离婚?

老 大 离婚。和你嫂子分手。因为她我爱上了麻将；因为 麻将我们结婚。今天，我要永远离开麻将。我必须 首先和她离婚。

四 儿 大哥，没有那么严重吧?

老 大 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必须这样。否则，总有一天

你们还会在麻桌上看见我。 三 儿 嫂子是很好的。

老 大 是的。除了打牌。她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女人。

四 儿 大哥，你不觉得这样太残酷了吗?嫂子会怎么想，这 么多年了。

老 大 是啊!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和她打牌，那是一个 冬天，北京那年的雪下得特别的早。她的右手总是

托着下巴。用左手打牌。 四 儿 嫂子很漂亮。她 ……

老 大 她那双手才叫真正的手，就像是专门为打牌而生。 又细、又长、又白。手指甲修剪得非常得体、自然。 随着改革开放，她手指甲的颜色也在不断地变化。 每次重要的牌局，她的手指甲颜色都不一样。刚开 始真还有些不习惯，后来越看越觉得非常好看。白 色的牌面里，总晃动着一点颜色，是黑的、是紫的、是 蓝的……还真有那么一点诗意。

三 儿 大哥，你应该留住她。

老 大 留住。就是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当时一洗三。天 亮了，我们走出楼道，外面已经是茫茫一片洁白，一 晚上，我们都不知道外面下雪了。早晨太阳照得地 面一片金黄。这时，她下楼了，简单地打了个招呼， 她先走了，望着她远去的背影，留下的只是“咔吱”的 踏雪的声音，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她摸牌的那

只左手，就像这雪一样……。 四 儿 大哥，真美……。

老 大 (继续地)我不由自主地伸出了手，接着天上飘落的 雪花，晶莹闪亮的雪花在我的手里溶化，越来越多， 我的手冻僵了。就在这时，我发誓要娶她，牌桌上我 赢不了她，但我一定要娶她，就这样，她成了你们的 嫂子。我也和麻将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要和她离 婚，我现在想起她那只手，我就恶心，我必须离开她， 我必须离开麻将。

四 儿 那……那你和嫂子分手后，准备干什么?

老 大 离开这个城市。 三 儿 走……?

老大 这儿已经不属于我，就像四儿刚才说的，从打牌那天 起，命中注定，这里便不是我能待的地方，我确实不 是这儿的人。

四 儿 那你去哪?南边?还是西边?或者中俄边境黑河? 老 大 我哪边也不去。

三 儿 那你这是 ……

老 大 带好自己的身份证，走到哪，吃到哪，走到哪，住到哪



。

四 儿 云游江湖，现代侠客?

老 大 侠客?没有那一身功夫。

四 儿 那就叫现代和尚? 老 大 更没有那慧根。

三 儿 你这是出走，逃避?

**老** **大** 可以这么说。可我太需要见见阳光了。我都不知道 紫外线照射是什么感觉了。这么多年都是在电灯光 下度过，都是在香烟缭绕中生活。我真是应该去品 尝品尝大自然的空气是什么味道了。

四 儿 那……那咱们不是说好，明天开始真正做点实实在

在的事，做点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事吗? 老 大 是啊，有用，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

四儿这 … … 。

三 儿 你已经决定了?

四 儿 大哥，你就真忍心抛弃三位弟弟，一个人去浪迹天 涯，风餐露宿?

老 大 别无选择。这座城市已经离我太远。我就好像是陌 生人，虽然天天朝夕相处，可彼此并不了解，更谈不

上去触摸，去相爱……。 三 儿 二哥怎么说?

四 儿 对，二哥什么意见?你刚才还说二哥最有头脑，最有 见识，他同意你的想法吗?

**老** **大** 我们虽然谈了，他坚决反对。 四 儿 我也这么想，二哥决不糊涂。 三 儿 他怎么说?

老 大 他……他让我回农村。

三 四 老 四 三 老 四 老 三 四 老 三 老 三 四 三

儿 儿 大 儿

儿

大

儿

大 儿 儿 大 儿 大 儿 儿 儿

(同时)农村?

我以前插队那个穷山沟。

什么?就是那个毁了你的青春、灭了你的初恋、打垮 了你的自尊、击碎了你的身体的山沟沟?二哥有没 有搞错，那可是你的身心遭受“毁灭打击”十几年的

所在地，不是红军八年抗战的根据地。 四 儿 … …

他说那才是我真正的家。

家?还真正的家?我看二哥的脑子 一 定是出了毛 病 。

他说十几岁的记忆是模糊的，你不是也这么看吗? 真正的生活是从那里开始。他说，我和所有的那些 插队的人一样，什么血啊，泪啊，汗啊，还有什么忠 啊、孝啊、情啊、义啊，都是在那里落地生根，是那儿 的土地培养了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德行。所以，这个 城市对于我们永远是陌生的，我就像是外星人。

有道理。

没这么悬吧?

他还说我回到那去，肯定感觉自在、舒服，牌顺、手 壮。在这永远水土不服。“相公”。

现在那怎么样?

山肯定还是那样的山，水还是要绕好几圈才绕得进 去 。

我是说现在那儿的人?

穷，肯定还是穷。白板臭庄。 那去那儿干什么?

老 **三** **四** **老** **三** **老** 四 **老** 四 三 四 三 四 老 四 三

大

**儿**

**儿** **大** **儿** **大**

儿

**大**

儿

儿 儿

儿 儿

大

几

儿

坐庄当地主。 (同时)地主?

现代地主。 怎 么 说 ?

几百块钱承包一百亩、二百亩荒山，只要愿意还可以 更多。五十年，七十年，开山造林、引水挖渠。

停停停。大哥，二哥肯定说的不是你! 是 我 。

不，他一定说的是雷锋。不对，他一定说的是愚公， 幺鸡。

四儿，又乱来了?

这不是明摆着吗?愚公移山，祖祖辈辈挖山不止。

一路“小屁”直奔胜利，所有小学生都知道。 我看有创意。

创意?我看是创伤，重新揭开历史的创伤 ……。杠 也开了，炮也点了。

他说，一来可以满足我的要求，远离城市，接受阳光， 呼吸新鲜空气，种点果树。三、五年后还有经济收 入；二来，也是我们不打牌的关键一点：做点有益于 人民的事：绿化荒山、造福子孙。清一色一条龙纯正 九莲宝灯。

我看关键是想当地主。旧社会没赶上，现在有机会 了，主要还是实现他们家几代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而他又不想去实现，所以，努力动员大哥去帮助他实 现自己的愿望。

这和二哥的理想没有关系，主要看大哥自己怎么看?

四 儿 对，大哥，你是怎么决定的?

**老** **大** 这张牌对于我是一张要命的牌，是打“黄”,还是坚持 “自提”。本来我只对自己的身份证负责就行了，如 果一定要去“佛”,后面可是几百亩大山和几万棵树 木，是些有灵性的生命，与身份证相比就责任重大 了，身份证丢了，还可以补……。

三 儿 (自语)我喜欢待在屋里，关着窗，开着灯，就是因为 这是家。我向往家的感觉。大哥，那沟里是你的家 吗?

四 儿 来啦，来啦……。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家的问题，而 是明天，明天天亮以后我们将要干什么的问题，是 “自摸”还是“点炮”。

三 儿 不管干什么,都是为了有一个家。

老 大 是的，当初结婚是为了要有一个家，现在仍然…… 四 儿 难道这不是咱们的家?

三 儿 不错，这永远是咱们的家，多少次风吹浪打，多少次 闲庭信步，这屋子是最好的见证。

四儿 既然这样，这个屋子就当永远保留， 一桌一椅原封不 动，宝塔圣地……

老 大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子女到这来看看当年他 们的父亲，曾在这里吞云吐雾，焚香净身，激战长夜，

超渡本身，那真还是有些味道。 四 儿 大哥，你怎么也……。

老 大 人是需要回忆的，没有回忆就没有激情，好啦，关于

我的问题就到此为止。 四 儿 那我们现在 ……

老 大 现在来继续说说你。

四 儿 说我?

老 大 你不想知道二哥是怎么给你“切牌班风”的。 四 儿 给我?

老 大 还有你(指三儿)。

三 儿 二哥也给我批了一卦? 老 大 不错。

四 儿 先说说我，二哥是给我打了几个点? 〔隐隐传来电梯的声音 ……

〔少顷。三人没有太多的注意 ……。

老 大 (打破沉默)你二哥说 …… 四 儿 什么?

老 大 你应该去当兵。

四 儿 当兵?

三 儿 入伍?

四 儿 二、五点。

老 大 当战士。准确地说是当 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兵 战 士 。

四 儿 妈啊，这二哥是怎么啦? 三 儿 这是为什么?

老 大 首先，你需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摸爬滚打，练就 一身顽强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

四 儿 麻桌上还不够吗?这需要多大的定力，那是外功，这 可是内功。表面上风平浪静，下面不知有多少险滩 暗礁。

老 大 其二，从小你没有离开过父母，更没有离开这座城 市，要想在事业上“做大”必须得吃苦，过生活关。在 这一天没有肉，两天没有色，三天不见虾和酒，这日

子你能过下去?

四 儿 这对。虽然打牌经常饥一顿，寒一顿总归出了门要 找补回来。

**老** **大** 其三 … …

**四** **儿** (打断地)我知道了，是不是女色的问题?部队里必 须是坚持“素食”。白板。

**老** **大** 错了。最后一条也是最主要的一条。 **四** **儿** 什么?

**老** **大** 你必须忘掉自己，你现在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思想太

 多，当你穿上绿色的军装你就已经不是你了，你已经 代表了这个国家，一切都必须为了这里的人民。

四 儿 忘掉自我，这对我并不难。打牌时我们已经做到，这 是与自然溶为一体；那是与国家化为一炉。虽然只 是虚实之分，但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一致的。 人的一生只有彻底地忘掉了自己以后，与自己所从

事的事业溶为一体，这就是最高目标。 三 儿 没想到 … …

四 儿 四弟也有这样的悟性。“海捞豪七”。这就是二哥给

我打的点? **老** **大** 是的。

四 儿 三、五年以后我转业了，又干什么?

**老** **大** 到时你自然就知道，如果那时你还不知道，也有安置

办，转业军人安置办公室。

四 儿 也就是说还是让人家来安排?

老 大 谁让你不知道呢?不过那时你可干的就多了：银行、 饭店经警；工厂、学校保安；街道、社区治保；交通铁 路联防……总之，你的工作维系着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的安全。稍有闪失，就一炮三响。 四 儿 责任太重大了。我要是不转业呢?

**老** **大** 这才是二哥真正希望的。一路“屁和”。(念“胡”) **四** **儿** 为什么?

老 大 八年、十年或者更长，二十年以后，你还不会成为一 位将军啊?

四 儿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名好士兵。对啊!我可以 把麻桌上学到的运筹帷幄之思想运用于现代化的军 事管理；想和自摸叫生张；双碰不如一嵌；平和先打 风，做牌先打空……

老 大 到那时，站在你面前的是成千上万的一个个顽强的 男人，绝不只是13张洁白如玉的麻将。那些活生生 的人，他们的目光紧紧地追寻着你……。

四 儿 (好像自己在检阅士兵)同志们好……十三不靠。 老 大 (满足似的)首长好 … …

四 儿 (继续地)同志们辛苦了……十三么。 老 大 (继续地)为人民服务……

四 儿 多好的感觉。 老 大 理想的选择。

四 儿 海捞豪七，13张牌任我取舍。老少配，姊妹花。 老 大 三句话不离本行。

四 儿 这就是麻将给我的，你们给我的。

〔三儿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他们…… 三 儿 那我呢?

四 儿

(同时)你 … …

老 大

三 儿 二哥是怎么批的?

四 儿 对，三哥的卦如何?

老 大 (有些犹豫地)我虽然不太同意他的看法，但我必须

真实地告诉你。

三 儿 没关系，我能承受。 四 儿 这么严重?

老 大 他说……你……应该回去。 四 儿 回去?

三 儿 回去。

老 大 回到农村，回到革命老区。你从小偷着离开父母，应

该……

三 儿 叶落归根。

四 儿 那……回去能干什么?

老 大 到“希望工程小学”或者不管是什么学校，只要是学 校就行，去当一名乡村民办小学教师。

四 儿 为什么非得要民办?

三 儿 因为我没有学历。白板。

老 大 你的知识，你的阅历足足有余。 四 儿 二哥也真能想!

三 儿 我猜到了。这可能真的还适合我，茅舍、小林、小径。 朗朗读书声，悠悠回荡，古老的铜钟声渊远流长…… 光着足，踏着泥，闻着土香，吃着粗粮……一年保证 一个孩子考上中学；五年保证一个孩子考上大学，等

我老了的时候，兴许桃李满天下。同花顺。 老 大 二弟还是有思想的。

四 儿 (突然地)不对，这里有问题? 老 大 (警惕地)什么问题?

四 儿 他把我们都弄到老山边去了，你看，你去穷山沟当地

主，三哥回革命老区当民办教师，我去边疆野战部队 当志愿兵，那他干什么?

老 大 开公司。一路屁和。 四 儿 在这?在这个城市?

老 大 是的，开一个“形像顾问”公司。

〔三儿在一旁冷静观察、思索……。 四 儿 形像顾问?

老 大 就是为那些已经成为了明星、歌星；或者努力想成为 名人的男人、女人们作形像设计。就是教他们吃什 么,穿什么?什么时候背什么格言，什么时候说什么 警句，该崇拜谁?不该喜欢谁?什么时候什么颜色 代表什么感情，什么季节什么药增胖减肥；什么时候 制造花边新闻；什么时候收山出山；什么时候走穴什 么时候献血；……总之，完成一个新形像的塑造。最 后就是出一本书，哪怕是一本小册子找人代写也要

搞得轰轰烈烈，签名售书。 四 儿 这还不简单。

老 大 简单?这需要学问，需要关系。首先基本的一点就 是要对大众心理需求的了解和引导；其次需要海陆 空三军立体轰炸。

〔在老大的陈词过程中，三儿细心品尝观察。 四 儿 什么意思?

老 大 报纸刊物和电视，外加散布小道消息，只有这样，才 能使男人成为名人，使女人成为强人。

四 儿 别人我不管，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都去了老山边， 他在这城里吃香喝辣，美女如云……

老 大 大器晚成。要想做得人上人，先得吃尽苦中苦。你

的理想不就是海捞豪七吗?

〔三儿仍然在一旁没有言语 ……。

四 儿 大哥，刚才你怎么说，最后那些名人的终结就是出一 本书?如果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真做出点成绩了 也可以出本书?

老 大 关键看你自己了，二哥是以甜来包装他们；是以苦来 点化我们。

四 儿 这个有本质的不同，关键我们干的都是对人民有益 的事，这也正好是我们坚决告别麻坛的宗旨，如果真

能实现，出本书也总是有意义的? 老 大 只要你有这个雄心壮志!

〔此刻四儿陷入了思绪之中 ……

〔此刻正好又传来抽水马桶的声音 ……

四 儿 (自语地)如果真是这样，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成了 学者型的人。大哥你的书名叫《新型庄园主》,副标 题是老三届重返大自然；清一色一条龙纯正九莲宝 灯。二哥的书名叫《从孤独走向生活》,副标题是重 塑社会新形像； 一路小屁也奔胜利；三哥的书名叫 《乡村男教师》,副标题是记从城市到革命老区的优 秀灵魂工程师；同花顺杠上花国士无双；我的书名叫 《从奴隶到将军》,不，不对，应该是《从士兵到将军》,

副标题是记未来战争的军事指挥员。海捞豪七。 老 大 四儿，你“佛了”。

四 儿 我想是的。到了那一天，我们在相聚之时，肯定是在 王府井大书店签名售书之际。届时，再回首。今天， 我们的决定，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将”……如果再能 摆上一桌，意义远远超过历史。

老 大 真有那一天，摆上一桌性质绝非从前。不过规矩不 能变。理发、修面、净身、焚香。

四 儿 牌一定是新制的，全像牙的。由金石家专门雕刻而 成，那触觉、嗅觉、味觉，手感、质感、灵感一定滚滚而 来……。

〔三儿在一旁依然沉默…… 老 大 选址应该在什么地方?

四 儿 五星饭店包一套总统套房。

老 大 俗。那是影视圈名人们干的事。见吃见碰。 四 儿 (思想着)在天坛。

老 大 那是神坛，皇帝祭天的地方。天佛、地佛、人佛。 四 儿(继续地)……在天安门城楼上。

老 大 不行，那是检阅的地方。城楼下车水马龙，太吵太 闹。炸佛。

四 儿 (苦想着)在长城上。对，长城上面修长城，这个创意 一定有意思。

老 大 不能，长城是人为的，一个砖头一个砖头修起来的。 打牌，切忌人为，必须自然。风顺气稳。

四 儿 那 … …(顿悟)有了，咱们去西藏。 老 大 到长江的源头……五、七浪。

四 儿 与真正的大自然溶为一体……

老 大 在长江的发源地、雪山下，绿草中……。清、混、对。

四 儿 我们的精、气、神随着滚滚而下的长江水，穿越时空， 穿越祖国的大好河山，途经多少省市州县，最终归入 大海 ……

老 大 大气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明，通过纯净的长江 水与世界接轨。那才是真正最后的一局牌。庄家天

佛 。

四 儿 如果当时中央台能直播。肯定比柯受良飞黄河有收 视率。对啦，光有长江不行，还应该有黄河，要不然， 咱们在黄河的源头再摆一局，这才叫真正的圆满。

老 大 对，长江、黄河蕴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21世 纪的文明又将从这里开始。中发白，三元会。

四 儿 (突然地)有问题。黄河，黄河已经断流，每年黄河都 要断流。如果正赶上那个时候，我们的精、气、神不 也就断了吗?

老 大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植树造林，十年、二十年以 后所有的荒山将变成一片绿洲。我就是为了最后这 一局牌豁出命，也要让黄河的水清澈见底，滚滚东 流，清一色一条龙，纯正九莲宝灯……。

四 儿 2 1世纪的文明…… 老 大 我们“佛了”自提。

四 儿 1 4 4张牌张张可成将。 老 大 1 4 4张牌张张可成佛。

**四** **儿**

(合)无将不成佛，成佛必有将。无将钓将方成佛。

**老** **大**

〔二人兴奋，狂欢拥抱 ……

〔三儿随之一阵狂笑后，突然痛哭起来 …… 〔二人茫然，不解……安慰……

〔三儿渐渐安静下来。

〔隐隐传来电梯的声音……消失 ……

〔静场。少顷。

三 儿 我去二哥那儿啦。

四 老 三 四 三 老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老 三 **四** **老** 三 四 老 三

儿 大 儿 儿 儿 大 儿 儿 儿 儿 儿 儿 儿 儿 儿 大 儿

**儿** **大**

儿

儿 大 儿

(同时)什么……?你 ……

我去了。

什么时候?

大哥走了以后。 你看见我去了?

我看见了你在可乐里的白色烟头。 我二哥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是说他……?

光着膀子，穿着裤衩。 他怎么还这样?

不这样?他又能怎么样?这样不是很好吗? 光着身子走来走去?

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 什么意思?

这得请教哥哥和弟弟! (同时)问我?

〔 静 场 。

〔三儿严肃地等待着 ……

*〔少顷。*

(严肃地)你们撒谎，你们刚才说的全都是自己编的， 到了这个时候，你们还骗我?

我们 ……? 我们 ……? 你们 ……。

〔三人相视而立 ……

〔三儿终于无法忍耐，爆发了 ……

三 儿 (冷静地)你们杀了他。他死了。他永远也不会来了

……(三儿不能控制) **老** **大** 你疯了。

**三** **儿** 你们才疯了，你们杀了他，刽子手，他死了。 四 儿 人命关天……我们……怎么可能……

三 儿 你们还不承认?你们撒谎，你们杀人，你们骗我，你

们骗你们自己……。 〔四儿沉默了 ……

老 大 三弟，冷静些，我们的心情和你一样，谁不希望他早 点来?谁不盼着他现在就在面前，他洗手、我焚香。

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生活就是这 样，麻将更是如此，常常事与愿违。我们没有办法， 只有等，等待是惟一。我相信他，你也该相信他，他 一定会来。关键你要相信自己，你必须对自己要有 信 心 。

三 儿 我对自己深信不疑，我相信我的眼睛，我相信我的触 觉，他躺在那儿，躺在那张又大又软的床上，光着身 体盖着一层薄薄的丝绒被子。看起来暖融融的，可 他的身体已经冰冷冰凉。他没有了呼吸。虽然脸上 没有死亡的恐惧和痛苦的挣扎，只有安祥和宁静，可 他的生命却是实实在在地永远地消失了。是你们抢 走了他的才华，麻桌上的睿智和果断，还有那只又细 又长的右手……。

老 大 三弟，你爱二哥，你欣赏他，崇拜他，这和我们一样。 二弟的确是一个平凡而又不同凡响的人。不过现在

你需要的是休息。要不，我把香点燃，清清的香味， 兴许会让你好受些，冷静些……

三儿 不，我不要，我只要你们诚实地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老 大 三儿，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是你的臆想，让你的神 经紧张、错乱，是你的恐惧和阴暗的心理，说出了些 不该说的话，我们并不怪你……

三 儿 不，这不是真的。四儿，你为什么不说了，钢嘴铁牙 为什么也沉默了，你们不敢承认，不敢面对，撒谎、撒 谎 ……。

老 大 可怕的等待，漫长的等待让你产生了恐惧的幻觉，是 幻觉，这是幻觉使你看到了二哥无数悲惨死去的情 境。因为你的善良和崇敬，使你选择了他安祥地离 去 ……

三 儿 不，绝不是这样的。

老 大 这并不奇怪。确实因为他没来，我们的脑子里也曾 幻想过，出现过各式各样悲惨的遭遇，可能有的比你 的还难以想像，更加残酷。理智告诉我们，这些都决 不会是事实。这只是一个影，脑子里胡思乱想的影

… 。

三 儿 · 这怎么可能?真是我肮脏的心理 ……

〔三儿被老大一阵强烈的心理攻击，必须自己对自己 有所怀疑……

〔四儿依然紧张，沉默……

老大(继续地)不，正好相反，是你无限的爱，是你平静的 心对他的牵挂。我相信，你还曾想过用自己的身体 去温暖他 ……

三 儿 是的，我是努力用我的身体去唤醒他，很长很长的时 间，我失败了……

老 大 相信我，这就是你的幻觉，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 的。记得吗?你还看到了许多血淋淋的场面：他横 过马路，被突然高速行驶的汽车撞上了天空，360度 转体砰然落地，被摔成了烂西瓜；建筑工地前，从天 而降的混凝土板落在了他的头上，立即成了“京东肉 饼”;加油站前起火爆炸，他被烧成了“羊肉串”;还有 许许多多这样悲惨的故事，可你都放弃了，你选择了 你心中理想的离去情境，相信我，忘掉这些。你的幻 觉，你的假使，你飞舞的思绪，你异常的想像……。

三 儿 (逐渐开始了对自己的怀疑)真是这样?是我的幻 觉?是我的想像?

老 大 一切全都是一个影，无形的，没有思想、没有感觉、没 有光亮，就将消失……

三 儿 我……? 老 大 三弟 ……

三 儿 可我在楼上确实看见了四弟，听到你上楼的脚步，还 有他没喝完的可乐；还有你白色的烟头；还有撒满一 地、破碎的风铃……这一切可都是真的……

老 大 这些并不能说明什么。你现在应该放松。屋里空气 太闷，要不开开窗，或者焚香，让屋里的空气干净些， 好闻些 ……

〔三儿继续追忆着自己的思绪 …… 〔四儿沉默，等待……

老 大 四儿，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香点燃。 〔四儿在惊慌和恐惧中惊醒，急忙取香。

老 大 三弟，别急。当你闻到这清新淡雅的飘香时，你就会 觉得轻松和舒服。缕缕青烟，飘然而起，随着一阵轻 风，徐徐而来，它消失了，留下的是无形的甜润和超 越……(老大在努力唤起三儿的幻觉，转身对慌乱中

的四儿),四儿，你就不能快点吗? 〔四儿忙中出错 ……

〔三儿渐渐失去自我 ……。

老 大 (继续地)三弟，我知道你已经感到了空中弥漫的芬 香，这是一种净化，整个空间的一次次洗礼，当然，它 更是我们心灵的一次次燃烧……它是一种禁忌，祛 除心中的浮躁和私欲；它是一种升华，让我们更加的 脱俗超凡 …… (转身对四儿)快……快 …… (四儿依 然不能打着手中的打火机……)

老 大 (继续地)三弟，你看，你已经随着青烟飞舞而起，你 已经看到了吧，在你的脚下是无边的大海；是莽莽的 草原；是浩瀚的森林；是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在奔 波，他们在忙碌，在繁衍，在做爱……而我们平心静 气，无为平常，虽然曾搏杀于方寸之中，决胜于瞬息

之间，那是为了精神的自由 …… 四 儿 (突然大声地)着……。

〔四儿手里的火点燃了，高高窜起的火苗，四儿正要 点香 … …。

〔三儿看着四儿如梦惊醒。 三 儿 (大叫地)不许点!

〔老大和四儿惊呆了 ……

三 儿 (继续地)不许焚香，二哥还没来 ……。 四 儿 三哥 … … 。

三 儿 不许焚香，香一点燃；就意味着二哥已经来了，我们 就将开始告别过去……事实上，他已经不能来了，他 再也不能来了，你们杀死了他，你们抢走了我的希望



四儿(不能忍受了)够了，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杀死了二哥， 有什么证据?

三 儿 我亲眼看见他躺在那儿 …… 四 儿 那也不能说明是我们杀的。 三 儿 你们都去了他那儿。

四 儿 最后一个去他那儿的应该是你? 三 儿 什 么 ?

四 儿 你是最后一个离开他的。 三 儿 你在说什么?

四 兒 按逻辑，很自然应该是你，是你杀死了二哥，如果真

的二哥离开了我们，那一定就是你…… 三 儿 胡说!

四 儿 你没有理由说是我们干的。 三 儿 那为什么都在撒谎?

四 儿 撒谎?

三 儿 什么“豪华七小对”;什么紫色风铃；什么乡村教师? 什么现代地主；你还梦想着当将军?这些都是谎话， 骗自己、骗我。

四 儿 你不是也同样在骗自己吗?为什么三次敲门而不 入?为什么要跟踪我们?正大光明?我们在的时候 为什么不进来?偏偏等我们走了你才去?你去干什

么?你想干什么? 三儿(哑然) … … 。

〔隐隐传来电梯运行的声音 …… 〔他们在等待着消失 ……

〔 静 场 。

老 大 (冷静地)都说完了。(停顿)我告诉你们，老二是不 能来了，他永远也不能来了。他确实死了，躺在暖融

融的被子里。是我，是我杀死了他。 〔三儿和四儿正要说什么,被他制止。

老 大 (继续地)还有你……还有你……。真没想到，我们 仨，都想到了要杀死他，并且都这么轻松地做到了。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本来这应该就是我一人做的

事，你们…… 四 儿 大哥 ……

老 大 (打断地)你还年轻，你不应该想到这些。麻桌上的 故事就真的让你放心不下?我是已经深入骨髓永远 离不开了。每当夜幕降临我就得听到他的声音，像 大海的波浪……我渴望黑夜，我喜欢桌上的窒息，以 致对白昼都丧失了兴趣，我害怕阳光，我诅咒太阳， 它那金光四射的七彩线条让我双眼昏花漆黑，眼前 跳动的无形色块，就像是桌上翻腾的铜条万，清一 色，同花顺；还有在这里舞蹈的那点变化无常的颜 色，那双细细的长手……。

四 儿 大哥 ……

老 大 (继续地)你不要承认这事是你干的，你也不用承担 这事，与你有关，要“佛”只有我一个人，一炮点三响 的事是不可能的。无形的影子，色彩斑斓；一块块的 倒下，人群渐渐安静，越来越少，大街上只有我一个 人。“佛了”,“佛了”,我“佛了” ……。

三 儿 (平静地)我也“佛了”。 四 儿 (平静地)我也“佛了”。

老 大 你们……? 三 儿 我们。

四 儿 我们，都“佛了”。

〔 静 场 。

三 儿 我把药放在了他的水杯里。

四 儿 我拿可乐时，给他倒了杯冰的水，那时，我把药放了 进去。

老 大 我一个人放的药就足以使他的灵魂飞上九天，何况

我们 … …。 〔 静 场 。

三 儿 我们现在怎么办? 四 儿 现在?

老 大 怎么办? 三 儿 怎么办?

四 儿 现在……现在牌是打不了啦……那明天? 老 大 明天。

三 儿 明天。

四 儿 明天八、九点钟的太阳将不属于我们。 老 大 我们干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

三 儿 我们做了一件将永远等待的事。 四 儿 我们彻底地告别了明天。

〔 静 场 。

〔突然传来电话声，三人顿时惊恐万分，面面相觑

.

四 儿(紧张地慢慢拿起电话)……。电话局电脑值班，催

缴电话费。

〔三人差点垮掉……。 〔又是一阵沉默……

老 大 (自语地)我去的时候，他给开门，说明四儿给他的水 没喝，三儿去的时候，他又开门，同样，我给的水没

喝；三儿，你走的时候，看见他喝水了吗? 三 儿 没有。

老 大 这就对了。就是说他没有喝那杯水。

四 儿 走之前没喝，并不能证明走以后他没喝。 老 大 你也不能肯定说他喝了。

四 儿 现在还没来就是证明。 三 儿 万一他有什么事?

四 儿 你们都这样认为?

老 大 总之，是生，是……都不能肯定。

四 儿 那我再呼他。(拿起话筒)请速呼四个零、四个柒。

速回家。请呼十遍。 〔 静 场 。

〔三人在寂静地等待中 ……。

三 儿 我有一种感觉，他没有那么傻，他肯定不会喝水。 四 儿 为什么?

三 儿 为什么我们三人不约前后相继出现在他面前…… 老 大 这能说明什么?

三 儿 凭着他多年在麻桌上的经验；还有我们谁能保证在 他面前没有露出一点破绽，被他感觉 … …

四 儿 你是想说他已经知道了，我们要…… 三 儿 你说呢?(随后注视老大) ……。

老 大 反正我没有。



四 儿 我也没有。

三 儿 即使这样，那他也对咱们迷恋麻桌的精神一清二楚。 老 大 这又能说明什么?

三 儿 怀疑我们去的真实性。

老 大 这点毋庸置疑。我们是绝对真实的，诚恳的。

四 儿 就算他怀疑我们的真诚，那他也不会和我们要对他 ……联系起来。

三 儿 真这么想?

四 儿 其他想法不真实啊! 三 儿 你仍然坚信他喝了水?

四 儿 也倒未必……不过有一种可能也不能排除，当他清 楚地知道我们坚定的决心时，他决定先我们而走，上 街买药回家，就用那杯水给吃了。

三 儿 你是说他自己……自杀。那还有一种可能，他怀疑 我们，他把那杯水拿去化验了，现在正对着那杯水哭 泣，出神，发呆……

老 大 兴许他现在正高兴，为自己发现了这杯水而欢欣鼓

舞。

四 儿 为什么?

老 大 我们其中一位给他放了药。 三 儿 事实上我们都给他放了。

老 大 他并不知道是谁!他可以分析，你给我、我给他、他 又给你。而我们都不知道，实际上现在三人都正在

黄泉路上赶呢，他正在品尝咱们的灵魂。 四 儿 这也倒是……

三 儿 我还是觉得他没有喝。 老 大 这张牌怎么打?

四 儿 我是杠还是碰?

三 儿 “海底”究竟是什么? 老 大 五、五开。

四 儿 希望和失望同在。 三 儿 今天和明天同在。 老 大 生和死同在。

〔 静 场 。

三 儿 (好像听到了什么)你们听……

**老** **大**

(同时)什么?(停顿) 四 儿

〔 静 场 。

四 儿 什么也没有。 三 儿 别说话。

〔隐隐传来有人上楼的声音 … … 四 上楼?

老 大 这么晚了?还有谁? 三 儿 谁 ?

四 儿 二哥，除了他还能有谁? 老 大 等等，别急。

〔 静 场 。

〔三人凝神倾听 ……

〔少顷，果然，有敲门声传来 …… 四 儿 二哥……?

老 大 是他?

三 儿 我说嘛，肯定没喝。 四 儿 真是。

老 大 奇迹 … …

·267 ·

三 儿 快去开门。 老 大 谁去?

四 儿 我……我去。

〔老大和三儿错乱地等待着 …… 〔四儿一人回来了……

〔三人奇怪相对 …… 老 大 人呢?

四 儿 (紧张地)没……没人。

三 儿 怎么会? 四 儿 就是没人。

**老** **大** 我们是不是听错了? 三 儿 没有啊!

〔此刻又有敲门声 …… 三 儿 怎么样?清清楚楚。

老 大 四儿，快去。

〔四儿有些胆怯，还是去了 …… 〔老大、三儿等待着 ……

〔四儿依然一人回来了。 三 儿 人呢?

四 儿 没 人 。 老 大 见 鬼 。

四 儿 真是没人。 三 儿 不可能。

四 儿 你去开。

〔少顷，又有敲门声 …… 〔三人有些害怕了 ……

〔平静而有节奏的敲门声 ……

四 儿 二位哥哥……你……你们 …… 〔三儿看着二位，自己去了 …… 〔老大和四儿等待着 ……

〔三儿一人回来了 …… 三 儿 (正要说什么)……

老 大 (制止住)别……什么也别说 ……。 〔 静 场 。

〔三人倾听，等待…… 〔又敲门声。

〔三人恐惧，相视 ……

〔敲门声继续，平静正常而有节奏 …… 〔 少 顷 。

老 大 (果断地)焚香……四儿，快焚香。

〔三人匆忙点香，神圣地将香插入香炉 …… 〔敲门继续 ……

〔老大开门去了 ……

〔三儿和四儿等待着 ……

〔老大一人轻轻悄然回来 ……

〔三人相视而立 ……

〔 静 场 。

〔无形的影子好像也悄然进来，在他们中间。 老 大 开始。

〔四儿和三儿不解。 老 大 四儿，快，快“班风”。

〔四儿在桌上取牌动作，随后三位各置一风各置一

*方。窒息，严峻，神秘。*

〔 少 顷 。

四 儿 (承受不了地)不，不，这牌没法打 … …

老 大 (制止地)谁让你打牌了。这是华山论剑、峨嵋抚琴、 昆仑炼丹、泰山作道……这是一把默牌 … …

三 儿 真正的……

四 儿 最后一局……

老 大 明天是一个吉祥的日子。 三 儿 明天会更美好。

四 儿 明天，二哥你真棒。

老 大 理发修面除臭洁身自好。

三 儿 三缺一岁月漫长实在难熬。 四 儿 喝豆浆吃油条大哥请客。

老 大 焚香驱邪默默保驾护航。 三 儿 迎太阳八九点任重道远。 四 儿 寄希望托幸福告别麻坛。 老 大 雨无影风无形平仄仄平。 四 儿 四个人四条腿倒海翻江。 老 大 植树造林，八万。

三 儿 教书育人，二饼。 四 儿 军事训练，幺鸡。 老 大 现代地主，红中。 三 儿 民办教师，发财。 四 儿 三星上将，白板。 老 大 混一色。

三 儿 花带幺。 四 儿 清一色。 老 大 一条龙。

三 儿 无字平缺断幺将。

四 儿 豪华七对超豪华。 老 大 杠上自提海中日。 三 儿 东西南北中发白。 老 大 无形无影无平仄。

〔一阵急促的抽水马桶声…… 四 儿 二哥，我们等你……

〔 静 场 。

四 儿 我他妈的真想哭啊 ……

〔突然电视自动开启，一阵雪花闪动。 〔隐隐传来抽水马桶的声音 ……

〔 静 场 。 〔 剧 终 。